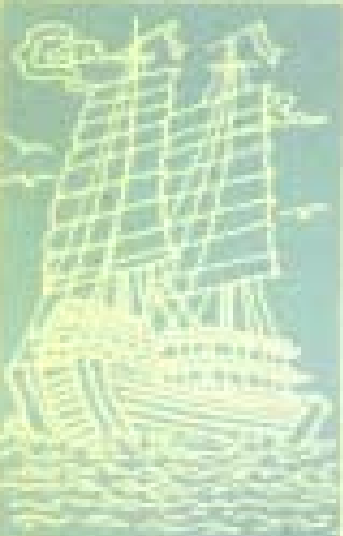


#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三冊



7

293



2 028 0496 5

#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三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GDA 100118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三册

张星烺编注

朱杰勤校订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 1/4。印张 162千字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8·729 定价, 0.80元

# 目 录

## 第四编 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第一章	元代以前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7
一	亚美尼亚史家记中国事情	7
二	中国人移居亚美尼亚	8
三	中国与亚美尼亚政治上之联系	9
四	唐代亚美尼亚人记中国事情	10
第二章	元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11
一	元初亚美尼亚降于蒙古	11
二	海敦王来聘蒙古	13
三	海敦纪行	15
四	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契丹国记》	28

## 第五编 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

第一章	外国文献之记载	35
第二章	中国文献之记载	37
一	朮忽	38
二	斡脱	38
第三章	明清两代开封之犹太人	52
第四章	犹太教传入中国之石刻文字	54

一	《重建清真寺记》	54
二	《尊崇道经寺记》	58
三	《重建清真寺记》	61

## 第六编 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第一章	汉魏时代中国与安息	71
一	前汉时之安息	71
二	后汉时之安息	75
三	三国时之安息	77
第二章	安息人传布佛教于中国	79
一	安清	79
二	安玄 昙帝	84
三	释吉藏	84
第三章	北朝时代中国与波斯	89
一	北魏与波斯	89
二	安息人后裔人仕于北魏	95
三	安息人后裔入仕于北齐	98
四	北周与波斯之交通	98
第四章	隋唐与波斯之交通	102
一	隋与波斯之交通	102
二	《旧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104
三	《新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110
四	唐代波斯与中国之通使	112
五	陀拔萨憐国等之通使	116

六	玄奘记波斯国 .....	120
七	慧超记波斯国 .....	122
八	杜佑记波斯国 .....	123
九	段成式记波斯国 .....	123
十	波罗球戏传入中国 .....	124
<b>第五章 波斯人入仕于唐及五代 .....</b>		<b>126</b>
一	阿罗曷 .....	126
二	李元谅 .....	128
三	安附国 .....	133
四	石处温 .....	137
五	李珣 李珣 李舜弦 .....	138
<b>第六章 波斯人传教于中国 .....</b>		<b>140</b>
一	景教 .....	140
二	祆教 .....	141
三	摩尼教 .....	149
<b>第七章 中国古籍关于波斯之矿石及动植物 之记载 .....</b>		<b>167</b>
一	矿石 .....	167
二	植物 .....	172
三	动物 .....	189
附	驳劳费尔伊兰波斯与马来波斯说 .....	189
<b>第八章 波斯人所知之中国矿石动植物及其他 ...</b>		<b>195</b>
一	矿石 .....	195

二	动植物 .....	196
三	波斯文中之汉语 .....	201
第九章	辽宋元代中国与波斯之交通 .....	202
一	辽与波斯之通使 .....	202
二	宋人所记之波斯国 .....	202
三	蒙古入侵波斯 .....	203
四	波斯与元朝之通使 .....	209
五	《元史》所记波斯地名 .....	212
六	元朝波斯籍军在泉州 .....	213
七	元代波斯天文仪器之输入中国 .....	221
第十章	波斯人记中国事情 .....	224
一	志费尼及其著作 .....	224
二	拉施特及其著作 .....	231
三	拉施特《史记·契丹国传》 .....	237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波斯各地之交通 .....	266
一	明与哈烈之交通 .....	266
二	《使西域记》记哈烈国 .....	278
三	《明一统志·哈烈国记》 .....	281
四	《殊域周咨录》记哈烈 .....	282
五	沙哈鲁之遣使中国 .....	288
六	明与失刺思之交通 .....	308
七	明与亦思弗罕及乞力麻儿之交通 .....	310
八	明与讨来思之交通 .....	313
九	明与忽鲁谟斯之交通 .....	314

## 第 四 编

# 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 第一章 元代以前中国与 亚美尼亚之交通

## 一 亚美尼亚史家记中国事情

亚美尼亚人之知有中国，为期甚早。公元四四〇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后不久，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记》著成。其书中记中国事情一节，颇有兴味也。摩西之取材，或自更早之著作家也。书中称中国为哲那斯坦国（Jenasdan = Chinistan），国境皆为平原，位于西提亚（Scythia）之东，为世界最东之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Friends of peace），而实亦为“生命之友”（Friends of life）也。其国产丝甚旺。自上至下，视丝衣为寻常；而在亚美尼亚则至稀罕，且极珍贵。又产麝香、红花、棉花、孔雀。境内有二十九国，文明程度，不能齐等。有一国则有嗜食人肉之恶习。王之称号为“任拍古尔”（Jenpagur），驻修尔夏城（Siurhia），邻近无名地（Terra Incognita）。秦尼国（Sinae）与哲那斯坦接壤（一），其境内有七国，川河山岳甚多，疆壤亦至无名地而止。

（一）亨利玉尔谓摩西史之哲那斯坦，或指后魏。修尔夏城，或指洛阳也。唐德宗时，景教僧人树立西安《大秦

景教流行中国碑》，其叙利亚文中，有撒拉哈城（Saragh）。考证家之意见，大抵皆谓为洛阳。修尔夏与撒拉哈音颇相近，秦尼国或指东晋也。

## 二 中国人移居亚美尼亚

摩西又记亚美尼亚国王梯格伦斯六世（Tigranes VI, A. D. 142—178）在位时（汉顺帝汉安元年至灵帝光和元年），有外国移民数队来奔，内有中国人。王使居曲儿忒亚美尼亚（Kurdish Armenia）省境内，俾保障边疆。

亚美尼亚之世家大族中，考其先世，颇有来自中国者。有奥配亮家族（Orpeliars）者，卓支亚人称之为“任拍古利亚尼”（Jenpakuriani）。其先世可能为“任拍古尔”（一）（Jen-pakur），即中国之皇帝也。又有马密哥尼家族（Mamigonians）者，在亚美尼亚历史上，演重要职位。摩西《史记》中，尝详载之。谓马氏之来至亚美尼亚约早于其生时二百年，即第三世纪之初半也（即东汉之末，三国之初）。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an Dynasty）太祖，阿尔戴细尔（二）（Ardeshir）之末年，中国国王阿尔博克（Arpog）有子名马姆康（Mamkon）者，犯法当坐，逃至波斯避之。中国人追至，因波斯保护罪人，以宣战相恫吓。马姆康不得已，乃西至亚美尼亚。国王梯力代梯斯（三）（Tiridates）优待之，封以大龙（Daron）省，使马姆康及所率领之人居焉。马姆康即世家马密哥尼之祖先，其来自中国，亚美尼亚各史家皆有详记。

(一) 任拍古尔之称号, 不知来由。法国圣马丹 (St. Martin) 谓拍古尔 (Pakur) 与阿拉伯作家之发克富尔 (Faghfur) 同源, 为天子之译义, 中国皇帝之称号也。亨利玉尔考卓支亚历代各王之称号, 皆有拍古尔 (Pakur) 三字在其后也。

(二) 波斯王阿尔戴细尔卒于公元二四〇年, 即三国曹魏废帝正始元年, 蜀汉后主延熙三年也。马姆康皇子犯法西奔之事, 不见中国正史, 可见其非汉室或曹魏之裔也。东汉之末, 三国之初, 中国本土, 分崩离析, 群雄割据, 自王一方。马姆康或为甘凉边陲土豪之裔也。虽不见中国史书, 而亚美尼亚各史家皆详言之。其为真确事实, 可无庸疑。

(三) 梯力代梯斯王少时, 为罗马人所掳, 至公元二八四年 (晋武帝太康五年), 罗马皇帝大俄克雷湘 (Diocletian) 之初年, 始放归, 萨珊王朝太祖阿尔戴细尔死后四十四年, 始即位。摩西《史记》此节, 年代显然有误也。

### 三 中国与亚美尼亚政治上之联系

第四世纪初叶, 叙利亚人蔡奴伯 (Zenob) 用亚美尼亚文著成《中国史》一书。摩西又据蔡奴伯之书, 而有下方之记载: “波斯阿尔戴细尔王在位时, 尝与亚美尼亚王柯斯鲁一世 (Khosru I) 齟齬。中国皇帝愿为调停”云。又“亚美尼亚王圣格利高雷 (St. Gregory) 之弟色伦 (Suren) 逃难至中国”(一)云。蔡奴伯

之书，乃复取材于古代爱代沙地方人巴尔塔 (Parta or Barta of Edessa) 之希腊文《中国史》也。

(一) 此二事，亦不见中国正史。波斯王阿尔戴细尔即位于公元二二四年，即曹魏文帝黄初五年，死于二四〇年，即魏废帝正始元年也。是时中国本土分为三国，在西域势力，久已不振矣。此事之可信与否，甚难言也。惟此等记载，足以证明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波斯等国，已有来往交通及政治上之联系也。

#### 四 唐代亚美尼亚人记中国事情

摩西以后，亚美尼亚之著作家记载中国者，仍不绝也。唐代，中国疆宇远至里海之东岸。吾人推想中国人之声望，亦必远播也。法国圣马丹考唐时，亚美尼亚人称里海北之突厥可萨部人 (Khazars) 及其他部族，皆为中国人云。阿拉伯人依宾霍克尔 (Ibn Haukal) 引亚美尼亚某著作家，谓秦国 (Sin) 之边界，至马瓦拉痕那尔 (一) (Ma-wara-n-Nahr) 云。(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0 页)

(一) 阿拉伯人称阿母河北岸以此名。

## 第二章 元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

### 一 元初亚美尼亚降于蒙古

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一世(Hayton I, Hethum)时,蒙古兵力已至边境。卓支亚等地,皆被征服。海敦一世料蒙古势力之不可抗拒,大兵临境时,即投降。一二四六年(宋理宗淳和六年),贵由大汗(Kuyuk Khan)登位时,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Sempad = Sinibald)赴蒙古和琳贺之,兼以连络感情。仙拍德离国四年始归。当在撒马儿罕城时,仙拍德尝致书于锡拍罗斯岛(Cyprus)王及后等,为其兄辩护投诚蒙古之故。盖当时西方各国君主,颇有不直海敦,以崇奉基督教之王降于蒙古也。其书今仍存在。吾特节译于下,备知当时东方基督教状况焉。书中引印度某王亦崇奉基督教而降于蒙古,盖即取以匹喻其兄也。仙拍德致锡拍罗斯岛王及后书:

……当今大汗之父,窝阔台崩已五载矣。鞑靼诸王及武将,散处四方,相距甚远。有在印度者,有在契丹(Chata)者,又有在可失哈耳(Caschar)及唐古忒(Tanchat)者,须时五年之久,方能使之合聚一处也。唐古忒国昔有三王(一),往伯脱莱海姆(Bethlem)瞻拜圣人耶稣之诞生地。三王深信基督之权力,故其国人

民亦多信基督教也。契丹全境，皆仰慕三王之为人。余尝亲入其教堂，访观情形，见壁上绘有基督圣像。像前，三王恭立，一献黄金，一献乳香，一献没药。由此三王之感化，故其地人民皆信基督也<sup>(一)</sup>。大汗及其臣民，今亦皆为基督教徒。大汗宫门前，有教堂多所。礼圣时，钟磬响震。钟磬之外，复击木焉<sup>(二)</sup>。……东方各地，皆有基督教徒。教堂皆高大华丽，建筑甚古，工程优美。惜皆已为突厥人所毁。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既即位后，宽待基督教徒，任其自由信仰，禁止他人有骚扰之者。回教徒在昔尝虐待基督教徒，今又自受两倍之虐待。……其地基督教徒之导师，以余意观之，皆人格低下，当受谴责<sup>(四)</sup>。在昔圣多默(St.Thomas)尝布教印度。其地有某国王，崇奉基督大教。四邻诸国之王，则悉回教信徒，时与基督教王互相攻伐。被迫太甚，故当鞑靼人抵境时，基督教王先降，与鞑靼人联军，共攻回教诸国。大胜之，掳掠人口，不可胜数，贩卖他方。东方诸国，所过皆得见印度俘虏与奴隶也。余尝亲见此王掠卖于东方者逾五万人。(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62、262—263页)

(一) 仙拍德似将波斯三王礼圣之事，移作唐古忒之事也。参观《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三章及附注二。

(二) 仙拍德函中言唐古忒境内有基督教徒甚众。可与《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章、四十三章、四十四章、五十七章、五十八章互相参观。又《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徒。河西、西夏、唐兀三名，皆见《元史》，即唐古忒也。

(三) 仙拍德函中，又言东方基督教徒礼拜时，钟磬之外，复击木焉。余初时颇不解。复疑所谓之木，或即佛教徒之木鱼也。后查得此为聂思脱里派特异之礼。《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即此之谓也。击木、东礼诸仪节，何时起始，已不可考，然谅必甚早也。其所击之木，为木板两块，每块长约四五寸，宽一寸。礼拜时，各手持一，合击之。今代西国教堂则不击木，而代以风琴也。

(四) 仙拍德函中，又言东方基督教徒导师，皆人格低下，当受谴罚，其言恐不确实。聂思脱里派教徒，自宋文帝元嘉八年，爱佛速斯(Ephesus)地方会议，与罗马天主教分裂，在东方盛行。元时，西欧人士来东方者，如马哥孛罗、卢白鲁克、约翰孟德高维奴、仙拍德、海敦等，皆攻击聂思脱里派，吾人仅可以党同伐异视之也。

## 二 海敦王来聘蒙古

蒙哥大汗即位，海敦王复亲来蒙古和琳贺之，兼欲取得保



护证书及某种权利也。有《纪行》书遗留后世。书为随员吉洛廓斯刚德赛克齐(Kirakos Gandsaketsi)所作。刚德赛克齐亦亚美尼亚人也。原书为亚美尼亚文。有一六一六年写本藏于卓支亚南部沙纳兴寺(Sanahin Monastery)内。亚美尼亚亲王阿尔古丁斯吉(Argutinsky)译成俄文，登刊于一八二二年《西伯利亚杂志》(Sibirsky Westnik)。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由俄文译成法文。一八七〇年，白洛赛脱(M. Brosset)将刚德赛克齐所有著作，悉译成法文。海敦王《纪行》亦其一也。一八七四年，俄国拍脱康诺甫(Patkanoff)复将其著作译成俄文。俄国白菜脱胥乃窠将《海敦纪行》节译成英文登之于其所著《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吾今复由英文译成汉文，录之于后，作考究中世纪之历史地理学者一臂之助焉。

海敦一世又名海图姆(Hethum)，即位于一二二四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甲申岁)，至一二六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让位于其子理恩第三(Leon III)而出家修道，卒于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其《纪行书》名曰《亚美尼亚人之忠王海图姆于亚美尼亚纪元七〇三年及七〇四年即公元一二五四年及一二五五年入朝拔都及蒙哥二汗纪行》(Journey of Hethum,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enians, to Batu and Mangu khans, in 703 and 704 of the Armenian era, A.D. 1254-1255.)译文如下：

### 三 海敦纪行

基督忠友，亚美尼亚王海图姆居西力细亚(Cilicia)之锡斯城(Sis)。昔尝遣其弟军马大元帅仙拍德携礼物，往贺贵由汗(Giug Khan=Kuyuk)。仙拍德受大汗优待，持其玺书而还(一)。

(一) 据法国白洛赛脱之考证，仙拍德于一二四八年(蒙古定宗三年宋理宗淳和八年)离本国，一二五〇年(蒙古定宗五年宋理宗淳和十年)与鲁迷国(Rum)苏丹盖耶脱爱丁(Gaiat-eddin)之子同归国。

蒙哥大汗即位之后，蒙古上将拔都大王来书，谕令海图姆至其廷幕，并往蒙哥大汗之廷焉。拔都廷幕在北方爱的尔(一)(Ethil)大河之畔。河流入里海也。海图姆畏拔都之威，不敢不奉命。乃秘密微服启行，盖路途必经鲁迷国苏丹所辖突厥人之境内也。海图姆尝借鞑靼兵，抗拒突厥人。故其人恨海图姆，时有报复之志也。苏丹名阿格丁(二)(Aghadin)。海图姆急过其境，行十二日至喀斯城(三)(Kars)。拜谒其地鞑靼驻军都元帅巴珠诺延(四)(Bachu Noyan)。复访诸要人，皆受其礼遇。过此，复前行，至阿拉格座顿(五)(Aragatsotn)邑阿莱伊山(Mount Arai)瓦代尼斯村(Vardenis)，而

至曲儿忒(Kurd)王之府。王亦亚美尼亚人，与其二子瓦彻(Vache)及哈散(Hassan)皆崇奉基督教。王妃柯利夏(Khorishah)为马次邦(Marzpan)之女，阿斯兰贝克(Aslanbek)与格利高雷(Gregory)二人之姊妹，马密哥尼族(六)也。

(一) 亚洲突厥民族诸国皆称窝尔加河(Volga)为爱的尔(Etil, EteI, Edzil)也。

(二) 此节之阿格丁苏丹，拍脱康诺甫之译本作阿拉爱丁(Ala-eddin)。笔记人或指伊斯爱丁(Yzz-eddin)及罗克爱丁(Rokn-eddin)而言。二人皆盖耶脱爱丁(Ghiath-eddin)之子，当时争鲁迷国之王位者也。二人有幼弟名阿拉爱丁，奉使大汗廷，卒于途间。

(三) 在亚美尼亚境内。

(四) 巴珠诺延，征服波斯西境者也。一二四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宋理宗淳和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Friar Anselm)持手书往聘之。

(五) 克拉拍罗德考谓近阿拉腊山(Mt. Ararat)，与名寺爱乞迷津(Echmiadzin)相邻。

(六) 马密哥尼族已见上文。此族自汉末至元初，延绵千余年，尚占势力。

海图姆留此多时，以待其父孔士旦丁(Constance)及二子李俄(Leo)与拖罗斯(Thorose)将进贡礼物，遣人送至。孔士旦丁年已耄矣，二子居国留守。海

图姆王妃柴伯耳 (Zabel) 亦名额理沙白 (Elizabeth), 为人忠信, 慈爱宽仁, 大度好施, 贫穷者无不周济之。为万民欣戴, 惜已死矣。妃之名, 上帝祭日之义, 果于是日殒天, 亦天意矣。妃为大王雷万 (Levan) 之女, 而王又为第一代加冕之王也。

教务大总管 (patriarch) 孔士旦丁 (另一人) 闻王安过突厥境, 抵大亚美尼亚, 乃遣其副使雅各 (Jacob) 来慰问, 订交友之约。雅各为人, 明敏善辨, 昔尝奉使小亚细亚希腊王约翰之廷者也。贵爵兼主教塞斯德芬 (Ter-Stephen) 与其副使斯凯甫拉 (Skevra) 大寺方丈密吉他 (Mikhitar) 亦来慰问。僧人巴锡尔 (Basil) 与拖罗斯 (Thorose) 皆自拔都廷幕来迎。王宫内正僧喀拉拍特 (Karapet) 为人谦让多识, 此时亦来会。以上诸人及各亲王, 皆来扈从, 经过阿戈万<sup>(一)</sup> (Aghovans) 国打耳班 (Derbend) 关<sup>(二)</sup> 等地。打耳班亦名柯尔 (Chor) 寨。既见拔都及其子撒里答<sup>(三)</sup> (Sartakh), 受无上礼遇。王及从人皆大喜过望, 撒里答亦基督教徒也。拔都父子既乃遣之往蒙哥汗廷幕, 绕道里海之北, 经极长之途乃至。

(一) 俄国拍脱康诺甫谓阿戈万国境即古代拖雷美 (Ptolemy) 与斯脱拉波 (Strabo) 二人《地理书》中之阿尔班尼亚 (Albania)。其地为今之失儿湾 (Shirvan)。

(二) 打耳班关，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章注。

(三) 撒里答之名，见于《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朮赤太子位下。又见于卷一一七《朮赤传》，皆误以为拔都之弟者也。拔都死于一二五五年（蒙古宪宗五年）。撒里答东往和琳觐见蒙哥汗，领取钦察封国证书，卒于途间。法国卢白鲁克(Friar William Rubruck)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抵黑海，谒见撒里答及拔都，又至蒙古和琳，见蒙哥大汗。一二五五年六月底，归抵叙利亚之安都城(Antioch)。卢白鲁克之谒见撒里答稍早于海敦。其《纪行书》中，亦曾谓将离撒里答时，蒙古武官某君谓之曰：“请勿言主人撒里答为基督教徒。彼非基督教徒，彼乃蒙古人也。”海敦谓为基督教徒，恐有误会。成吉思汗子孙，散居四方，对于宗教，皆至为冷淡，然亦皆绝不反对也。拔都部下将士，或多基督教徒。基督礼祭时，拔都撒里答为取悦其臣民之故，亦参预之，因而远方误听，以为其信基督教也。犹之元世祖崇佛之心，甚于他教，然亦有谓信基督教者，汉人史书，又谓其崇尚儒术也。

一二五四年(蒙古宪宗四年，宋理宗宝祐二年)五月十三日，离拔都廷幕，渡阿叶黑河(一)(Ayekh)，抵俄儿城(二)(Or)。其城在拔都与蒙哥大汗廷幕之中央。次又至也里的石河(Ertich)，入乃蛮国(Naiman)境。又次至哈喇契丹国(三)(Khara Khetai)。

(一) 阿叶黑河又名札伊克河 (Jaic), 今之乌拉尔河也。

(二) 俄儿城据俄国白菜脱胥乃窠之意, 或即卢白鲁克《纪行书》中之俄儿干奴姆 (Organum) 城。查俄儿干那 (Organa) 为哈刺旭烈兀 (Kara Hulagu) 之后, 哈刺旭烈兀为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之孙。哈刺旭烈兀死甚早, 俄儿干那摄政八年, 由一二五二年 (蒙古宪宗二年) 起, 至一二六〇年 (元世祖中统元年) 乃死。英国亨利玉尔谓卢白鲁克于一二五四年所遇之俄儿干奴姆城, 盖由误会后名而致然也。其地在今伊犁境内。

(三) 哈喇契丹国即西辽, 又名黑契丹。

九月十三日, 海图姆抵鞑靼里斯坦 (Tartaristan)。十四日, 为十字架祭日, 觐见蒙哥大汗 (一)。大汗乃世界最威严光荣之主也。海图姆献上贡物。大汗命依其爵位之礼待之, 留于大汗之鄂尔多五十日。蒙哥汗乃给以保护证书, 书中有玺印, 禁止军民人等, 有骚扰海图姆或其国者。又颁给证书, 俾其国境内教堂, 皆享受公民权利 (二)。

(一) 蒙哥大汗是时驻蹕和琳也。

(二) 卢白鲁克《纪行书》谓一二五四年由蒙古归回时, 距喀喇和琳已二十日程, 得遇撒里答率领妻孥牛羊, 东行觐见蒙哥汗, 又闻亚美尼亚王已先行, 于八月杪过其地云。

戈台国 (Ghotai) 人悉崇拜偶像。像为泥所塑成，名曰夏开摩尼亚 (Shakemonia)。相传此人为神，受香火礼拜者，已三千四十年矣。将来统治世界，尚有三十五万年之福运也。此后失其神位，别有他神，名马德里 (Madri) 者，代之治理世界。而此未来之神，亦有伟大塑像。过戈台国有女人国，女子治理一切，而男子则皆身生长丛毛如犬(一)。

(一)《海敦纪行》俄文原译甚多。白菜脱胥乃删除，仅留其有关于中世纪地理者。此节乃自玉尔氏著之《古代中国闻见录》补入者。所言之戈台国即契丹之转音。夏开摩尼亚即释迦牟尼 (Sakya-muni) 之转音。马德里即弥勒 (Maitreya = Maidri) 之转音，佛教中未来之佛也。女人国及男子身有丛毛之说，勃拉奴喀劈尼 (Plano Carpi ni)《纪行书》中亦载之，不知其说之何自来也。

十一月朔日，海图姆王离大汗廷幕，西行三十日，至古麻古尔 (Gumagur)，亦名古姆斯古尔 (Gumsgur)。次至贝尔八里 (Berbaligh)，次至别失八里(一) (Beshbaligh)。过此，渡沙碛。碛中有裸体野人，头发与马鬃无异。妇女胸腹，大而凸出。寡言语(二)。地产黄黑野马。又野骡成群，黑白皆有，较之普通马驴，高而且大。又有野驼，背有二峰，所至皆可见之。

(一) 小亚美尼亚海敦王西归路途，似与耶律楚材

《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所记者相同。古麻古尔及贝尔八里二地，皆不知所在。别失八里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鳖思马大城，唐时北庭都护府也。

(二) 准噶尔部(Dsungaria)沙漠中关于野人寓言，中世纪时必甚流行，故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中亦载之。

由别失八里至阿尔雷克(Arlekh)、库鲁克(Kuluk)、英喀哈(Enkakh)、彰八里(一)(Djambalekh)、古塔巴(二)(Khutapai)、仰吉八里(三)(Ankibalekh)，而入土耳其斯坦境内。抵叶可拍腊(Yekoprak)，又至丁喀巴里(Dinkabalekh)、普刺(四)(Pulad)。过色脱阔尔海(Sutkol)，译言乳海也(五)。又至阿罗阿里(六)(Aloalekh)，次至亦刺八里(七)(Ilan balekh)，次渡伊犁苏(八)(Ilansu)。又越拖罗斯(Thoros)大岭之分脉(九)，而至怛逻斯城(一〇)(Talas)，得见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Hulaga)于其处。旭烈兀封地在东方(一一)。

(一) 此节所记各地名甚多，皆难以考证为今何地也。彰八里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长春真人西游记》作昌八刺城。

(二) 古塔巴之名，亦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并《经世大典·西北地图》。

(三) 仰吉八里名见《元史·地理志》并《经世大典·



西北地图》。

(四) 普刺名见《元史·地理志》，又见耶律楚材《西游录》作不刺，刘郁《西使记》作孛罗城。

(五) 色脱阔尔海(Sutkol)乃乞儿吉思人(Kirghiz)之语，乳海也。为今之赛兰湖(Sairam)，蒙古人称之为赛里木淖尔(Sairim Nor)，(Sairam)又名察罕赛里姆淖尔(Chagan Sairim Nor)，白净湖之义也。其地在今新疆伊宁北之山中。

(六) 阿罗阿里恐为阿力麻里(Almalik)之误。其地在今伊宁，察合台汗国之都城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阿里马。

(七) 亦刺八里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城在伊犁河畔，由伊犁往塔什干城必经其地也。

(八) 伊犁苏即伊犁河。蒙古语谓河为苏(Su)也。

(九) 拖罗斯大山分脉，今之阿拉涛山也(Alatau)。在亦息渴儿(Issikul)之北，由东至西之大岭也。由伊犁往塔什干必经阿拉涛山喀斯泰克关(Kastek Pass)。

(一〇) 怛逻斯城之名，见《新唐书·西域传·康国传》后。刘郁《西使记》作塔刺寺。《长春真人西游记》有答刺速河，为今之奥里阿他(Aulieta)地方。

(一一) 《海敦纪行》言旭烈兀封地在东方，乃指亚美尼亚之东方也。旭烈兀封地为亚洲西南部。旭烈兀于一二五四年至一二五五年留于土耳其斯坦境内，整理大

军，预备进击没里奚及波斯二国也。

次乃西北行，经库图克乞汗 (Khutukhchikhan)、贝尔羌特 (Berkiand)、色古尔汗 (Sugulkhan)、乌鲁沙干 (Urusogan)、开羌特 (Kaikiand)、库柴克 (Khu-zak) 亦名喀莫资 (Kamots)、肯达库尔 (Khendakhuir) 等地，而至赛格纳克<sup>(一)</sup> (Segnakh)。其地有喀尔楚克<sup>(二)</sup> (Kharchuk) 大山，赛尔柱克突厥种人 (Seldjuks) 之发源地也。山由拖罗斯岭<sup>(三)</sup> 蜿蜒而至巴耳赤邗<sup>(四)</sup> (Parchin) 乃止。海图姆及其从人，乃折道以会晤拔都之子撒里答。撒里答适东行觐见蒙哥汗也<sup>(五)</sup>。既晤，乃至圣格喀<sup>(六)</sup> (Sengakh)，次至赛兰<sup>(七)</sup> (Sauran)，境内大城也。次又经哈喇楚克 (Kharachuk)、阿森<sup>(八)</sup> (Ason)、琐里 (Sori)，亦名萨甫里 (Savri)，兀提刺耳<sup>(九)</sup> (Otrar)、楚尔奴克<sup>(一〇)</sup> (Zurnukh) 等城，而抵的柴克<sup>(一一)</sup> (Dizak)。

(一) 此节所记各地名，多半不能考证。赛格纳克之名，见于波斯拉施特《史记》。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成吉思汗既抵兀提刺耳(《元史·太祖本纪》十五年，作斡脱罗儿)城，分诸军为四队。长子朮赤领一队，由细浑河(Sihun)上流，下行，最先陷赛格纳克(Signac)。据刘枢(Lerch)之考证，此城遗迹，在蜀雷克炮台(Fort Djulek)东南四十二俄里，距蜀雷克河十八俄里。至今其

地名速纳克可干(Sunak-Kurgan)。

(二) 喀尔楚克山，今怛罗斯河及锡尔河(Syr-Daria)间山系也。近代地图，称之为喀拉涛山(Karatau)。

(三) 《海敦纪行》书中之拖罗斯岭，即今之亚历山大山系(Alexander's Chain)。

(四) 巴尔赤邗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太祖本纪》十六年，作八儿真城。勃拉奴喀劈尼《纪行书》作Barchin。

(五) 卢白鲁克《纪行书》亦称于途间遇撒里答，其地距喀喇和琳二十日程，唯早于海敦六月，二书颇有不符也。

(六) 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谓圣格喀(Sengakh)即赛格纳克(Seignakh)之误写。海敦由赛格纳克折道以晤撒里达，乃再回赛格纳克也。

(七) 赛兰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刘郁《西使记》作赛兰城。《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赛蓝城。一八六七年时，刘枢尝至古代赛兰城遗址，今名扫兰(Sauram)，又名萨白兰(Sabran)，在土耳其斯坦城西北五十俄里也。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及雅库脱二人书中，皆得见萨白兰城之名。帖木儿时代，史家记载，亦有其名。

(八) 据刘枢之意，阿森城即雅西城(Yassi)也。今土耳其斯坦城在十四十六世纪时，名为雅西城。帖木儿时史家亦多言之。米尔康特(Mirkhond)书亦记之。歇里甫爱丁(Sherif-eddin)及阿伯赛拉柴克(Abd-er-Razzak)

二人书中，皆记雅西及萨伯兰二城间，有地名哈喇楚克(Kharachuk)。此与《海敦纪行》相合也。今地图，土耳其斯坦城西，有河名哈喇乞克(Karachik)，流入锡耳河。

(九) 兀提刺耳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又见《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太祖本纪》作讹答刺，又作斡脱维儿。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讹答刺。刘枢尝至其地访古。其遗迹在锡耳河支流阿里斯(Arys)河口东北六英里，扫兰城东南五十英里。

(一〇) 楚尔奴克之名，见中世纪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既陷讹答刺城后，围楚尔奴克城，克之，乃进军至蒲华城(Bokhara)。雅库脱之书，谓在俱战提城(Khodjend)之西云。然其确实所在，至今尚无定说也。

(一一) 的柴克城即今之基萨克城(Djisak)，在撒马儿汗大城东北六十六英里。

由的柴克城行三十日，抵撒马儿罕(一) (Samarkand)，又次至撒里铺(二) (Saripul)、(三) 起儿漫(kerman)、不花刺(四) (Bokara)。复前行，渡纪浑河(五)。又次至墨耳姆(六) (Mermn)、昔刺思(七) (Saraskh)、途思(八) (Tus) 诸城，皆尚未至呼罗珊(Khorassan)省以前之地也。呼罗珊又名罗格斯坦(Rogastan)。过此乃抵马察代兰(Mazanderan)境内。经贝斯坦城(Bestan)而至没里奚国(九) (Mulhed) 边境之爱拉克(一〇) 省(Erak)。又至达母干(Damgan)，又至莱夷(Rei)(一一)

大城。

(一) 撒马儿罕名见《明史·外国传》，《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邪米思干城，《辽史·天祚本纪》作寻思干，《元史·太祖本纪》十五年亦作寻思干，刘郁《西使记》作罽思干城。皆邪米思干(Semiscant)之转音也。的柴克城距撒马儿罕仅六十六英里，而《海敦纪行》乃言须行三十日，恐记载有误也。

(二) 俄国柏脱康纳甫谓撒里铺在柴拉夫香河(Zarafshan)上。

(三) 起儿漫之名，见于《辽史·天祚本纪》，耶律大石驻军寻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今其地名起儿米内(Kermineh)，在撒马儿汗与不花刺之间，往来必经之地也。

(四) 不花刺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太祖本纪》十五年，作蒲华城。十六年，又作卜哈儿。《唐书》作布豁，又曰捕喝，即安国也。

(五) 纪浑河即《元史》之阿母河(Amu daria)，《唐书》之乌浒水也。

(六) 墨耳姆城即今之墨耳甫沙章城(Merv-Shahdjan)。

(七) 昔刺思城之名，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Tului)克马鲁察叶可(Maruchak)，马鲁(Maru=Merv)，昔刺思(Seraks)等城。

(八) 途思城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昔

刺思与途思二城，皆呼罗珊境内大城也。

(九) 没里奚国(Mulahida)名见《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二年秋七月，命乞都不花(Kitibuka)征没里奚，卷一四九《郭侃传》作木乃奚，刘郁《西使记》亦作木乃奚。《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皆作Mulehet，音与没里奚最相近也。

(一〇) 爱拉克省又称 Irak Adjemi，波斯之一省也。

(一一) 莱夷(Rei)大城之名，见于耶稣教《圣经》，马期顿亚历山大大王尝至其地。其遗迹今仍可见，在今德黑兰(Teheran)之南，约五英里。

次至可疾云(Khazvin)、阿八哈耳(Avkher)、赞章(Zanghian)、密亚那(Miana)等城(一)。由密亚那行十二日，乃抵塔甫雷斯(Tavrej)，再行二十六日，渡爱拉斯克河(Eraskh = Araxes)抵锡湘城(Sisian)，巴珠诺延(Bachu Noyen)之鞑靼兵马都元帅府驻扎地也。巴珠诺延遣海图姆至科耶诺延(Khoja noyen)之驻地。盖巴珠诺延(二)是时率其所部兵士东行，会合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Hulavu)之东来大军，而留科耶诺延代其职务也。

(一) 可疾云城之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阿八哈耳(Abhar)与赞章(Zendjan)二城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以上三城，与密亚那(Mia-

ne)、塔甫雷斯(Tavris)二地,皆伊兰北境大城也。

(二)巴珠诺延之名,已见上文。一二四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等多人,持国书往聘之。于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抵西甸斯城(Sitiens)。巴珠诺延军垒在其郊外。据俄国白莱脱胥乃窆之意,西甸斯或即《海敦纪行》之锡湘城也。拍脱康诺甫指出,在科克察湖(Gokcha)与阿莱格塞斯河(Araxes)之间。然详查年代,甚为不符。海敦西归,乃在蒙古宪宗五年,即一二五五年。定宗时,旭烈兀无西征之举,巴珠诺延亦必无率军东行之役也。或者定宗时,巴珠先驻西甸斯,后乃移驻喀斯城(Kars)。至宪宗五年又东回至西甸斯也。

经长途跋涉,终乃安抵瓦代尼斯村(Vardenis)之曲儿忒王府。以前海图姆王留其随从武官及行李等于此,而自独身前行也。留于王府,休息多日,遣僧人巴锡尔(Basil)往拔都廷幕,告以蒙哥大汗之书信命令,并求拔都依其旨意,下令保护,禁止骚扰焉。

离蒙哥大汗之廷,西行八月,海图姆乃复入亚美尼亚国境。时为一二五五年(蒙古宪宗五年)七月杪也。

#### 四 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契丹国记》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敦入朝蒙古宪宗后五十余年,其族人果利葛斯亲王(Prince of Gorigos)海敦,著有《东方诸国风土

记》(*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一书。书中有《契丹国记》一节,至有兴味也。契丹国即中国。中世纪时,亚洲西部及欧洲之人,称中国以是名也。果利葛斯亲王海敦身历东方战争及政治甚久,一三〇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自小亚美尼亚被流至锡拍罗斯岛,充拉拍斯(Lapais)寺僧人。一三〇六年之末,抵法国,居泡亦梯寺(Poitiers)。受克莱孟五世(Clement V)之命,口授东方诸国历史地理于佛尔康(Nicholas Faulcon),用法文记之,书成名曰 *Merveilles des XIII Royaumes d'Aise*,佛尔康以后复译之为拉丁文,题名曰《东方史》(*Historia Orientalis*)。全书有六十章,记载亚洲地理、蒙古诸汗传记、圣地及东方基督教徒情况。前十五章,皆记亚洲诸国。下方译文,即其契丹国之章也。其书为古代记载亚洲诸国地理之佳作。契丹国章所记事情,或得自以前之国王海敦及其随员也。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五月六日,海敦归至锡拍罗斯岛。后又归其本国,被任为警察长官。卒于一三一四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法国巴克尔(L. de Backer)著《中世纪极东诸国记》(*Extreme Orient au moyen-age*),竟将前国王海敦与亲王海敦混作一人。吾愿读吾书者,特别注意焉。(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68—169页,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165页注50)

《契丹国记》(*Du Roiaume de Cathay*,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口述)

契丹国者,地面最大国也。幅员之广,莫与伦比。



人口众多，财富无穷。国滨大洋海。海中岛屿，星罗棋布，无人能确知其数究为若干。盖无人能见所有群岛也。其为人所得知者，皆藏珍宝，难以数计。

其国最昂贵之物，即橄榄油也。有自外国运往其境者，国王及贵族皆以重价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

契丹国奇异物品极多，皆为世界他国所罕见。其国人聪慧敏巧，远过他人。轻视他国之工艺、美术、科学。其人尝自夸，谓世界人种，惟契丹人观物以两目，拉丁人以一目，而其余诸国之人，则皆盲者。由此语，吾人可以推测其国人之心理，视世界各国皆为不开化，不能与其人相比。然其国亦实多奇异物品，贩运四方，制工优雅，精美过人。诸国之人，亦诚不能及之也。

国境之内，所有人民，皆称契丹人。然亦有依其地方之名，而异其称号者，各地人民，男女皆甚秀美。而大抵皆目小，无须。契丹国人文字书法，皆为美观。可与拉丁文字并驾齐驱也。国内宗教派别甚多，不可以数计。有拜金铸偶像者，有因牛耕田，生产五谷水果，供给人食，而拜牛者，有拜各种大树木者，有研究天文而拜天者，有拜日者，有拜月者。又有人民，一无信仰，又无法律，生活如野兽。物质上，或有形诸学，其人皆极灵巧，驾于他人之上。然对于精神上，或无形之学，

全国境内，不得一人有任何知识或概念也。

其国人民无勇，比合格之军人为畏死。然其人多谨慎灵巧，故常能于海陆之上，战胜他人。其国兵器，种类甚多，悉为他国所无。

其国流通钱币，皆纸所制成。楮币为四方形，上有国王玺印。依纸上所载数目大小，而定价值高低。有陈腐破烂者，物主可持至官府，更换新钞。其国不用金银。有之，则惟以制杯盆及各种装饰器而已。

相传契丹国为世界极东之国，过此则无他国矣。其西境为达尔赛国<sup>(一)</sup> (Tarse)，北邻比利时沙漠<sup>(二)</sup> (Desert of Belgian)，南为群岛海，吾前已言之矣。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58—26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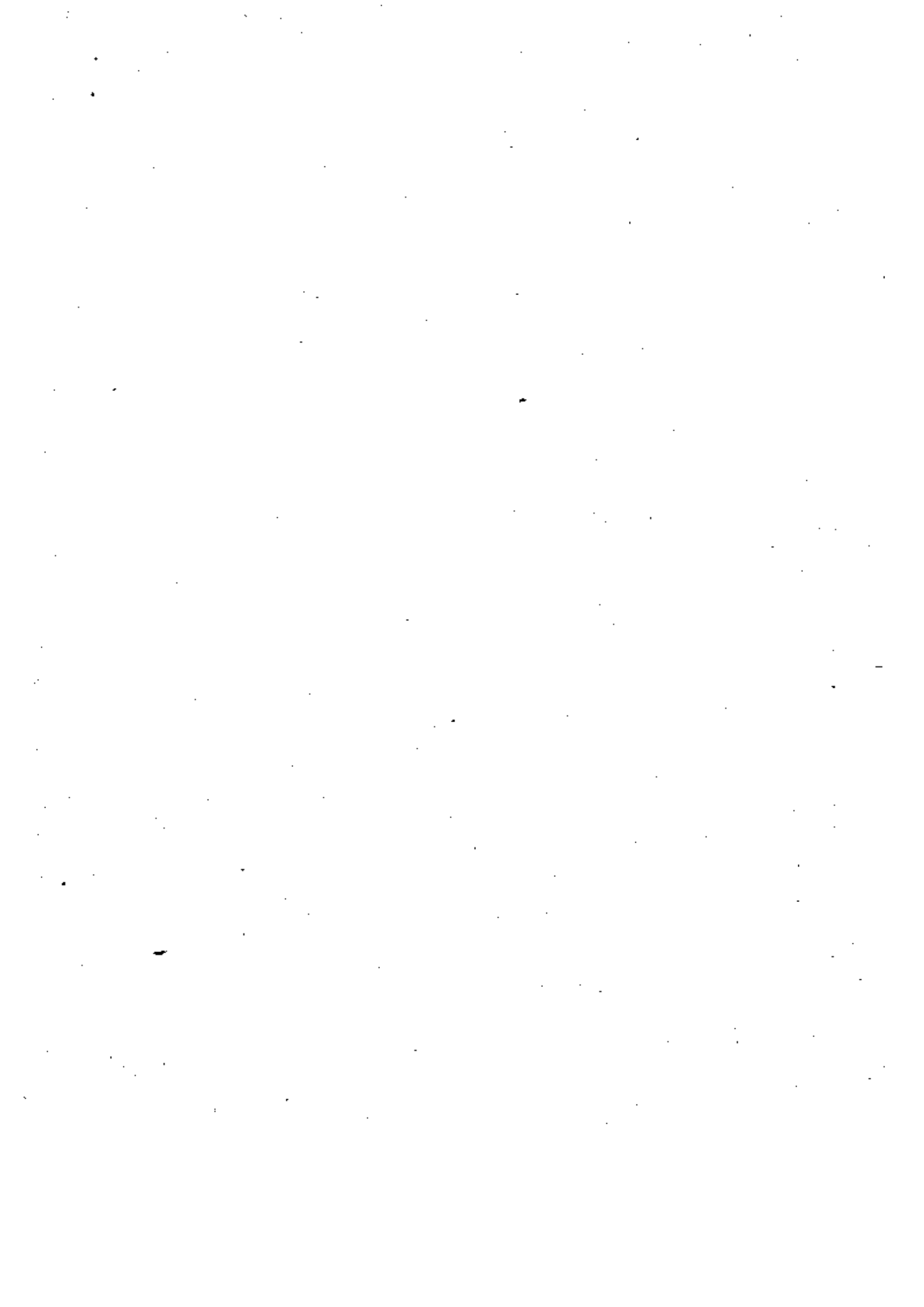
(一) 即畏吾儿国。

(二) 比利时沙漠之名，不知何所取义。



## 第五编

# 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



## 第一章 外国文献之记载

元以前中国与犹太之交通，中国文字中虽无记载，而希伯来文之耶稣教《圣经旧约·以赛亚书》(Book of Isaiah)，有“试观其人，来自远方，来自北与来自西，又来自西尼姆国(Sinin)”。西国考古家大抵皆以西尼姆国即以后希腊罗马著作家之秦尼国转音，而秦尼则又为秦之转音也。秦之名，能达亚洲极西部地中海滨之犹太，则上古时代，两地之有交通，已可证明矣。

叙利亚有德鲁塞种人(Druse)者，自言其祖先来自中国乐土。德鲁塞人生时修行良善者，死后将还魂汉土也。(见《英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262—263页，格雷厄姆的论文，Cyril Graham in Journal of Royal Geog. Soc. vol. XXV ii, P. 262-3.)

唐末，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记黄巢破广府(Khanfou)时，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及拜火教者甚多。(见莱奴德《第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国纪程》第一卷第64页)唐时，亚洲西部民族来中国者之众，可以知矣。当时海上交通之繁，亦可明矣。

元时，西欧人士来中国者，如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马黎诺里及依宾拔都他等，皆尝记中国有犹太人也。《马哥孛

罗游记》卷二第五章，言“大汗击败乃颜后，萨拉森人、拜偶像者以及犹太人与不信上帝者，皆嘲笑基督教徒。盖乃颜军旗为十字架徽章也。其人皆笑谓基督教徒曰：‘乃颜亦基督教徒，且崇拜十字者。然汝等上帝之十字架果有裨益于乃颜乎？’讥嘲无所不至。”又卷二第六章，言“忽必烈大汗留居汗八里至三月，时乃基督复活节也。大汗召所有基督教徒至宫，命各携带《四福音书》，焚香礼拜。大汗持圣经，以口亲之。并命大臣，皆如是行之。基督圣诞日及复活日，大汗皆亲临行礼。然萨拉森人、犹太人及拜偶像者之祭日，大汗亦亲临行礼也。有问之者。大汗则曰：‘世界圣人有四，皆为人所崇拜。基督教徒以耶稣基督为圣人。萨拉森人以摩诃末为圣人。犹太人以摩西为圣人。偶像教徒以释迦牟尼为圣人。四者余皆尊奉之。四人之中，必有最圣者。其在天之灵，或可助余也。’然大汗心中，实最信仰基督圣教。盖所教者，无一言不善不圣也。惟基督教徒出行时，则不许以十字架为前导。盖圣人基督既钉死十字架，而其徒携之为前导，大汗以为慢圣也。”约翰孟德高维奴遗札中，尝道及之。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载彼在汗八里时尝与犹太人辩论。依宾拔都他记杭州有犹太人居住也。

## 第二章 中国文献之记载

中国与犹太交通，西方文字中，甚早已有记载。而中国史书直至元时，始得见之也。元时有两名，同时输入中国。一为朮忽。据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教长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之考证，朮忽乃阿拉伯文 Djuhud 之译音，即犹太人也。《天方正学》卷七《至圣穆罕默德墓志》云：“天方有两异端，一曰诸乎得，一曰忒尔萨。诸乎得以母萨之教而讹传之者。忒尔萨以尔萨之教而讹传之者。”诸乎得即朮忽之别译。母萨今人译作摩西。忒尔萨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迭屑。尔萨即耶稣之别译。元时，朮忽之名，盖得自回教徒者也。

朮忽之外，又有斡脱，亦元时犹太人之称谓也。希腊人称犹太人曰亦俄代（Ioudaios, Ioudaia）。拉丁人称之曰犹地斯（Judaesus）。今代德国人及俄国人皆称犹太人曰裕对（Jude）。斡脱之名，即亦俄代或裕对之别译，盖得自欧罗巴人者也。蒙古人侵入钦察、俄国、波兰，兵锋及于德国、匈牙利、奥国，自诸地掳获犹太人必众。其自欧洲迁来中国者，必仍曰裕对，或亦俄代，由是而讹作斡脱也。兹将元时各书关于朮忽及斡脱之记载，摘录于下，备考证焉。



## 一 朮忽

天历二年三月，僧、道、也里可温、朮忽、答（原作合，兹改正）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元史》卷三三《文宗本纪》）

至正十四年五月，募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复发秃卜军万人，命太傅阿剌吉领之。（《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

## 二 斡脱

至元四年冬十二月，立诸位斡脱总管府（一）。（《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一）《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普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其人众，故设专司。斡脱人亦必众，故另立总管府也。

至元九年八月丁酉，立斡脱所。（《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年五月己卯，立斡脱总管府。（《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

元贞元年二月壬午，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

仍以其钱赏首告者。(《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

中统四年,谕中书省于东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犹言不论)回回通事、斡脱(一)并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匹。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奏,诸衙门官吏、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和买。十四日,兵部承奉尚书省札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斡脱等户,但有四岁以上驢马、曳刺马、小马,尽数赴官中纳,当面给付价钞。(《经世大典》卷二九《马政篇》转录自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九《元世各教名考》)

(一) 洪钧云:《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教。审定字音,当云攸特。首字今译为胜,次字《大典》译音为胜。或称如德亚,则言其地,如德亦攸特也。斡脱辄与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并举,其为一种宗教无疑。证以斡脱字之原来及事迹,其为犹太人实毫无疑义也。

[止贡献]庚申年四月初六日,诏书内一款节该: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祿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吏,视此为例。(《元典

章>二<圣政>一)(一)

(一) 本条及以下《元典章》所引诸条，均为陈垣由《元典章》中录出示余。原书斡脱多误刊斡脱，今改正。

[铺马分例]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为诸王附马各枝儿勾当，在各路里干办公事，铺马分例等事。大德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奏过事内一件：大都省官人每奏将来，在前诸王附马各枝儿差使臣来呵，勾当完备了不回去，骑小铺马，吃著在应住几个月，也有到一年的，推调着不去有么道。因那里题说的上头，俺商量著，大勾当呵与七日，小勾当与三日者，除那的外余剩不交与呵，怎生么道奏了，各处行了文书来。在后廉访司官人每题说将来的上头，台官每说，这般与呵窄的一般有，再交省官人每商量呵，怎生么道奏了，俺根底与文书。如今京兆省官每也与将文书来，诸王骑马每的使臣有军情勾当呵，行省里为钱粮的勾当，并其余管民官一处相关的勾当有呵，比及他每的勾当完备，依在前与来的体例，铺马祇应与呵，中也么道题说将来呵。大都里伴当每说将来，委实有那般勾当呵，依在前体例与者；勾当既了，推事故不回去呵，铺马祇应不交与。除那的外，他每的投下催趁斡脱钱、地土、造作勾当等，与管民官无相关的勾当呵，依在前已了的圣旨交与呵，怎生说将来。俺这里商量来，不立限次

呵，不宜也者，宽了的一般有。军情勾当与管民官有相关的勾当呵，与半月限，提调的省官、路官每不拣该那个投下呵，他每的勾当不交误了，即便完备与者。与管民官无相关的勾当呵，有大勾当的与八日，小勾当与三日，铺马祇应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元典章》一六）

〔行用至元钞法。至元二十四年三月，共十四款。〕一，系官并诸投下营运斡脱公私钱债，关借中统宝钞，若还至元宝钞，以一折五。愿还中统宝钞者，祇贯归还。出放斡脱钱债人员，即便收受，毋得阻滞。（《元典章》二〇《户部·钞法》）

〔申明盐课条画。延祐五年三月十六日。共十六款〕一，诸王公驸马位下行运斡脱人等及官豪势要之家，今后办课买引，赴仓支盐，不得欺凌仓官，搀越资次。如到发卖去处，亦不得恃势，搀夺行市。若有违犯之人，依条断罪。仍具姓名呈省。（《元典章》二二《户部·盐课》）

〔斡脱每货物纳税钱〕大德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江浙行省咨、杭州税课提举司申，马合谋行泉府司折到降真象牙等香货官物，付价三千定，该纳税钞一百定，本人贡擎圣旨，不该纳税咨请定夺事。准此。于大德元年五月初七日，奏过事内一件。也速答儿等

江浙省官人每说将来有，阿老瓦丁、马合谋、亦速福(一)等斡脱每做买卖呵，休与税钱么道，执把着圣旨行有来，怎生么道说将来有。赛典赤等奏将来，拔赤拔的儿哈是税钱，防送回回田地里的体例，到回回田地里呵，依圣旨体例休与者，这里做买卖呵，依着这里体例里教纳税钱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元典章》二二《户部·杂课》)

(一)阿老瓦丁(Ala-eddin)、马合谋(Mahmud)、亦速福(Yussuf)皆回教徒人名。而下又标明为斡脱。此必犹太人而奉回教者也。

[弓手户免差税]中统五年八月，钦奉圣旨内一款节该：随处州府驿路，设置巡马及马步弓手，于本路不以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人户计内，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著差发。其当差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若有失盗，勒令当该弓手，立定三限盘捉。钦此。(《元典章》二四《户部》)

[行运斡脱钱事]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呈中书省咨撒里蛮、爱薛两个省里，传奉圣旨，斡脱每的勾当，为您的言语是上么道交罢了行来。如今寻思呵，这斡脱每的言语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时分至今行有来。如今若他每底圣旨拘收了呵却与著。未曾拘

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交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说者。钦此。（《元典章》二七《户部·钱债》）

〔为追斡脱钱事〕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泉府司呈，七月二十四日，本司少卿赵奉直赍擎御宝圣旨前来，赴中书省开读，节该：如今过得的每明有显迹斡脱每，若有呵与者。别个失散了的、无保人的每休要者。做头口与来的斡脱每，真个被不拜户要了呵，委实穷暴无气力呵，休赔者。要了钱的斡脱每，委实穷暴生受呵休要者。富的本钱休要交纳利者。穷的若有呵，他的本钱交纳者。又秃儿减磨丝里儿青鼠等，依著斡脱每的体例里，但得的利息纳者道来。钦此。（《元典章》二七《户部》）

〔斡脱钱为民者倚阁〕大德二年八月二十日，江西行省近有蒙古文字译呵，吉只大王令旨，蛮子田地里属俺的斡脱钱本钱利钱不纳有。这贍速丁、马合谋为头使臣、女孩儿、小厮、用著的物，俺根底出来的时分，驼驮斟酌著铺马，他每根底与著交出的。您省官每识者么道。您根底委付将去也。敬此。照得先钦奉圣旨节该：诸王驸马并投下奏告随路官员人等欠少钱债。照得先帝圣旨，如有为民借了，虽写作梯己文契，仰照勘端的为差发支使，有备细文凭，亦在倚阁之数。仰诸王投下取索钱债人员，须管于宣抚司与欠债人当面照得，

委是己身钱债，另无异词，依一本一利归还，毋得径直于州县将欠债官民人等，一面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骚扰不安。如违定行治罪。又先钦奉圣旨节该：江南平定之后，悉为吾民，今十有八年，尚闻营利之徒，以人为货。今后南北往来贩人客旅，并行禁止。钦此。已经札付合属去处，钦奉圣旨事意，毋得纵令收买良民。违错欠少斡脱钱债人等，依例施行外，据转送孩儿媳妇一节，即系以人为货事理，移准都省咨该请钦依圣旨事意施行。（《元典章》二七《户部》）

〔斡脱每休约当〕大德五年六月，钦奉圣旨，泉府司官人每奏，斡脱每里多有勾当里行的营运钱的人每，行运圣旨交各处买卖里去呵，各路官人每圣旨里他每的名字不是么道约当，眼生受有么道奏来。如今那般齎擎圣旨行的斡脱每的官人每处显验的文书将著行呵，将他每的人等根底休约当者么道来。既是这般宣谕了呵，约当的路官不怕那。斡脱每根底也首会者，不干自己人每根底休夹带者，夹带的斡脱每有罪过者。圣旨俺的。（《元典章》二七《户部》）

〔追斡脱钱扰民〕大德六年十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二道有札忽儿真妃子念朮烈大王位下，差来使臣晏只哥歹等，钦齎圣旨追徵斡脱钱物。本省照得晏只哥歹等追徵本位下钱物不曾经由中书省，亦无坐到元借

斡脫錢人戶花名錢數，止坐到元借斡脫錢人不魯罕丁、法合魯丁、孟林三名，信从各人轉指諸人借欠錢數，展轉攀指一百四十餘戶追徵，因而擾民不便。除已行下杭州路行移使臣晏只哥歹等著落元借斡脫錢人不魯罕丁追徵外，若不移咨本官系位下差來人員，誠恐回還異詞妄說。今後凡有投下追徵斡脫官錢，開坐欠少戶計、村莊、姓名、數目，具呈都省，轉咨行省行下拘該官同徵理，官民兩便。請希咨回示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照依元坐取斡脫錢各人姓名，依理追徵，毋致信从勾擾違錯。（《元典章》二七《戶部》）

〔禁斷軍器弓箭〕至元十六年，御史台札付，奉中書省札付，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闍里帖木兒說有，民戶每、莊家每在先休教拿弓箭者道來，如今帶著弓箭射兔子野雞行有，說謊做賊因此生么道說有。俺與省家官人每一同商議的，漢兒人里头拿著弓箭的嚴行治罪的文書行么道商量來，除側近有的武衛軍外，另個漢軍每出軍把軍器者，回來將軍器每置庫納者，奧魯里來有的軍器休教拿，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仰欽依施行。又奉中書省札付，樞密院呈，與都省商量定，本院官奏，如今各路打捕戶每問將來，俺弓箭合把那不合把。如今明白與文字，交依中統四年行來時聖旨，達達、畏吾兒、回回、斡脫、達魯花赤、打捕的、巡馬司手監



弓手每，交把弓箭呵，怎生奉圣旨，依著先圣旨行文书交把弓箭者。钦此。（《元典章》三五《兵部·军器》）

[禁买卖人军器]皇帝圣旨，汴梁湖广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军官每、市舶司官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根底，但是海岛里有的各处外国里做买卖去的斡脱每根里，做买卖每根底，众百姓根底，宣谕的圣旨。众官人每、斡脱每、做买卖的每，做自己的面皮待交买卖行海里入去的时分，从这里马匹弓箭每箭干竹子等别军器也眼将去，到那壁呵变换了象隻，将著做上位使将来么道，那里忻都每的头目每根底说谎与有。今后除咱每赐与将去的之外，说谎与自己的财物从这里马匹军器，不拣谁休将去者，用别财物买要了象隻，那壁忻都每根底休将去者，道了这般宣谕了呵，海里马匹象隻不拣甚么军器将去的人，他的财物要了罪过断没者。圣旨俺的。鼠儿年七月十二日，上都有时分写来。（《元典章》三五《兵部·军器》）

[设置巡防弓手]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奉圣旨道与中书省，在先遇有失盗，其各管府司为无罪赏，并不严行根缉，三月不获，便令本处人赔偿，这般体例今后革罢再休行者。仰照依立定罪赏，设置巡捕弓手，防禁捕捉盗贼条格，遍行诸路，一体施行。内一款随州府驿路置巡马及马步弓手，（验民户多寡定立额数）除本

管头目外，本处长官兼充提控官。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者，（有公事急速丧病孕育不在此限）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州县城子相离窰远去处，其间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以上者，设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须备足，令本县长官提控。若不及二十户者，依数差补。若无村店去处，或五七十里创立聚落店舍，亦须要及二十户数，其巡军另设，不在户数之内。关津渡口必当设置店舍、弓手，去处不在五七十里之限。（若沿边州县及相去地理窰远去处从行省就便定夺）于本路不以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人等内，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著差发，其当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若有失盗，勒令当该弓手立定三限收捕。每限一月。如限内不获，其捕盗官，强盗停俸两月，窃盗一月。外弓手如一月不获，强盗的决一十七下，窃盗七下。两月不获，强盗再决二十七下，窃盗一十七下。三月不获者，强盗再决三十七下，窃盗二十七下。如限内获贼数及一半，全免本罪。又中书省札付该先钦奉圣旨节文，州府驿路设置巡防弓手，不以是何户计、诸色人等，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其本户合当差发，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钦此。已经遍下外，今来讲究

得，随路户数多寡不同，兼军站等户不该差发，似难均摊。今斟酌京府州县合用人数，止用本处当包银丝绵并正纳色银户计，每一百户内，选差中户一名当役。据本户合该差发税银，却令九十九户包纳，似为长便。外中都巡军，拟于侍卫亲军内摘差四百人，与元设巡军一处应役。至元三年□月十三日闻奏过，奉圣旨依著您商量酌行者。钦此。（《元典章》五一《刑部·防盗》）

〔路人验引放行〕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诸斡脱商贾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若公引限满，其公事未毕，依所在倒给。如管民管军官并其余诸投下人员，若无上司文面勾唤，欲往他处勾当，亦听以次人于本处官司告给文引，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每上下半月。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元典章》五一《刑部·防盗》）

〔商贾于店止宿〕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往来客旅、斡脱商贾，及赏擎财物之人，必须于村店设立巡防弓手去处，止宿其间。若有失盗，勒令本处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如不获者，依上断罪。若客旅、斡脱商贾人等，却于村店无巡防弓手去处止宿，

如值失盗，并不在追捕之限。（《元典章》五一《刑部·防盗》）

〔河道船只〕至大元年五月十三日，钦奉圣旨，中书省奏，会通河根脚里为行船底上头，薛禅皇帝用意动国家气力，交闲挑修理来，如今往来行的使臣每、下番去的使臣每、各枝儿斡脱每、权豪势要人等到问根底呵，不等候开放的时分，使气力行拷看闸的人每歹频频开闸。又运官报的船只，水浅了呵，河内起筑土坝堰的水深行船的上头，坏了闸的缘故，是这的有，将那的每禁治施行圣旨么道奏来。今后诸王公驸马各枝儿往来行的使臣每、斡脱每、权豪势要每、下番去的使臣人等，又运官粮船只，到闸根底呵，依著在先立定来的体例，开闸的时分交行者。道来这般宣谕了。似前不待水则使气力打拷看闸人等交开闸，河内用土筑坝坏了闸的人，每有呵，要罪过者。这般看闸的人每，倚著这般宣谕了也么道，合开闸的时分不开，将船里行的使臣每、客旅每交生受，要肚皮行呵，他每不怕那，监察廉访司官人每常加体察者。圣旨钦此。（《元典章》五九《工部·船只》）

〔使臣冒骑铺马罪例〕御史台，延祐六年六月初三日，本台官答刺罕大夫、亦怜真经历等奏过事内一件，大都乞塔中丞等台官人每备著陕西行台官人每文书里说将来，碾门、黎雅万户府达鲁花赤黑的立宣政院官人每差往西番地面里拘收牌面追征斡脱等钱，七个铺马

里去来。他到河州，除这里去的铺马之外，他的言语里交添了四个铺马，买卖的人每根底要了钱物，夹带著去了。更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根底取要了金子毛子哈丹缎匹等物，回来又问买卖的人每要了钱物，添了三十四匹铺马，又夹带的回来上头，陕西廉访司官副使众家奴他根前问呵，与了明白招伏，赃也纳了，西台官人每，依著刘明山的例，合断一百七下，除名不叙，更合追夺他的元受圣旨宣命牌面么道定拟将来有。更猪狗、别帖木儿小名的两个脱脱禾孙，黑的立冒骑铺马的不拦当，要了肚皮，他每合该的罪过一处定拟将来有。又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无体例，黑的立根底他每与了铺马的罪过，宣政院里与文书去交他每问了要罪过么道说将来有。俺商量来，宣政院官人每差人不当的上头，交这般歹人多骑铺马呵，交百姓生受，扰害了站赤有，如今俺行与宣政院文书，交问了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要了他每罪过。今后差使呵选拣好人去，更依著廉访司定拟将来的人每罪名行的上位识者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除外咨请钦依施行。（《元典章》新集《兵部·铺马》）

斡脱人员铺马。大德元年六月中书省奏：斡脱每自己寻利息，骑者铺马做买卖呵无体例有，将他的铺马圣旨拘收了。今后做买卖呵，常行马里行者。奏了行

圣旨来。如今诸王驸马斡脱产这般行呵，站赤不宜也者。奉圣旨是也拘收者。钦此。（《永乐大典·站赤》引《成宪纲要·驿站》）

按：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于其所著《中国之犹太人》（The Jews in China）书中第130页，引法国伯希和之说，谓斡脱为蒙古文之 ortoq 之译音。此名大概用称“回回人之各种商业组织”，伯希和更解释谓蒙古人自己不经营商业，皆将钱委托回回人投资各种事业。伯说虽是如此，但就余上方所摘录关于斡脱之各条记载观之，斡脱不能为商业组织。例如上方《经世大典》卷二九《马政篇》斡脱与回回通事及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等教徒并列，可见其为一种教门人。蒙古人 R 字母音读之非常之长亮，汉文无不译出者。例如朮赤大王之长子 Orda，《元史》译作斡儿达，用儿字代替 R，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 erkem, or arkaim,《元史》译作也里可温，用里字代 R。Urghendj,《元史》译作玉龙杰赤，用龙字代替 R，他例甚多。若 Ortoq 果为斡脱之原字，则汉文应译作斡儿脱或斡里脱方为准确，不应略去 R 字母音也。故余对伯希和之说不足深信也。

又《站赤》此条证明斡脱为一种奔走利息之人，并不若柯绍忒《新元史》卷七三《食货志》斡脱税条谓斡脱为一种钱也。

### 第三章 明清两代开封之犹太人

明代中期，天主教士利玛竇(Matteo Ricci)来华。在北京尝遇开封挑筋教徒艾孝廉计偕及张孝廉。利子示以如德亚文(即犹太文)《天主经典大全》。艾君诵读其文，深喜而拜。利子又示以所佩十字架，张君一见，不禁泪下。利子乃遣从游黄明涉驰访其实。西人自是始知开封有犹太人矣。公元一六一三年，耶稣会士艾儒略(Aleni)，一七〇四年，戈柴尼(Gozani)皆尝至开封访之。一七二一年，宋君荣(Gaubil)及多孟胥(Domenge)二人，尝亲访开封犹太教堂，绘有堂图二幅，携归碑文拓本。一八五〇年，伦敦犹太人布教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遣委员至开封调查，所得结果，香港斯密司(G. Smith)主教曾于一八五一年，在上海刊布。同年，在开封犹太教堂所得之经典，亦在上海刊印。一七六〇年，伦敦犹太商人尝用希伯来文致书问候开封之本国人。一八六七年，奥国维也纳京城之犹太商人李伯曼(J. L. Liebermann)尝至开封访之。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军队至开封，犹太人逃亡。同治六年，美人丁韪良(W. P. Martin)亦至其地，访犹太教之遗迹。见寺已倾圮，片木无存，只见二碑矗立而已。与其人讲弥施诃降生之事，咸蒙然罔觉云。西人研究开封犹太教，如是之早而且详，而我国之文人学

士，向不注意此事。至清宣统二年，家父尝游开封，乘便一访之。当时著有《大梁访碑记》，登刊于《地学杂志》。中国人士注意是教者，以此为嚆矢。民国元年，其寺遗址，为加拿大圣公会所购，拟筑医院。今开封犹太人妇孺，共计尚有一百二十余人，成丁者约三十人。民国九年，新会陈垣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之作，为汉文中专考在华之犹太教者第一书也。余今据《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转录三碑文于下。此三碑名驰全球，不亚于西安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碑文略序该教历史、礼节及教中人物也。其至中国年代，三碑所记各不同。弘治二年碑，谓在宋代。正德七年碑，谓在汉时。康熙二年碑，谓周时始传于中州。三说以弘治碑为较可信也。至若其人，究由陆道或海道而来，则不可考矣。

开封人称其教为挑筋教，盖以每食牛羊肉，必须拔筋故也。据康熙碑，挑筋教徒有赵映乘者，尝著有《四竹堂纪异》二百四十卷，惜乎今已不传矣。映乘以顺治七年，由刑部郎中出为福建漳南道按察司佥事。后以丁内艰旋里，倡复本教寺。康熙初，转湖广江防道，卒于官。映乘弟映斗，顺治间拔贡，知云南宜良县。（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第四章 犹太教传入中国之石刻文字

### 一 《重建清真寺记》

(碑三十六行,行五十六字,今存。)

夫一賜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像,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祐,邪术无益。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观其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飞潜动植,荣悴开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师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实求正教,参赞真天。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也掇(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乃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再传而至正教祖师藹子刺(以斯拉),系出祖师,道承祖

统。敬天礼拜之道，足以阐祖道之蕴奥。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人于日用之间，不可顷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礼拜，乃真实天道之理。祖贤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进于道经之前。道无形像，俨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礼拜纲领而陈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静而存养，默赞，敬道，不忘之天也。动而省察，鸣赞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后，敬道，后也。进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于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于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尔也。终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维牛维羊，荐其时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际四日斋。斋乃入道之门，积善之基。今日积一善，明日积一善，善始积累。至斋，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七日善终，週而复始。是《易》有云，吉人为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时七日戒。众祖苦难，祀先报本，亡绝饮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过失，迁今日之新善也。是《易》圣人于益之大象有曰，风雷益，君

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其斯之谓欤？

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列微（利末）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开国，初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端、李贵、李节、李升、李纲、艾敬、周安、李荣、李良、李智、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喇。其教道相传，至今衣冠礼乐，遵行时制。语言动静，循由旧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亲者，皆其力也。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永乐二十一年，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授锦衣卫指挥，升浙江都指挥僉事。正统十年，李荣、李良自备资财，重建前殿三间。至天顺五年，河水淹没，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割付等因至元年古刹清真寺准此。李荣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妆成，焕然一新。成化年，高

鉴、高锐、高铨，自备资财，增建后殿三间。明金五彩妆成。安置道经三部。外作穿廊，接连前殿。乃为永远之计。此盖寺前后来历也。天顺年，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取宁波本教道经一部。宁波赵应捧经一部，赍至汴梁归寺。高年由贡士任徽州歙县知县，艾俊由举人任德府长史。宁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胜任金吾前卫千兵。瑄置买供桌铜炉瓶烛台。乃弟瑛，弘治二年，舍资财置寺地一段。瑛与钟托、赵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启其端。李荣、高铨建造成其事，有功于寺。诸氏舍公帑经龕经楼经桌连笼栏杆供桌付檐诸物器皿，亦为妆彩画饰周围之用，壮丽一方。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共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礼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古今相传，不可诬也。虽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笃，岂徒求福田利益计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祝颂大明皇上，德迈禹汤，圣并尧舜，聪明睿智，同日月之照临，慈爱宽仁，配乾坤之广大，国祚绵长，祝圣寿于万年。皇

图巩固，愿天长于(照原碑)地久。风调雨顺，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传永久云。

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金钟撰。祥符县儒学廩膳生员曹佐书。开封府儒学廩膳生员傅儒篆。

弘治二年，岁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后人宁夏金瑛、祥符金礼并立。瓦匠吴亮、吴遵。(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二 《尊崇道经寺记》

(碑二十八行，行四十四字，今存。)

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参议，江都左唐撰文。赐进士出身，征士郎，户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洵书丹。赐进士出身，征士郎，前吏科给事中，维杨徐昂篆额。

尝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谈而窈冥行矣。故圣贤之道，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及千万世矣。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道经四部五十

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无罗汉，为之教祖。于是也摄传经，为之师法。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

然教(照原碑)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共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夫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生育万物，动容周旋之际，一本乎诚敬也。至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者，莫不调恤赈给，俾不至于失所。贫而娶妻不得娶，与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极力相助。凡婚资丧具，无不举焉。及至居丧，禁忌荤酒。殡殓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于邪术。下至权度斗斛，轻重长短，一无所敢欺于人。

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

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伦，遵五常，敬祖风，孝父母，恭长上，和乡里，亲师友，教子孙，务本业，积阴德，忍小忿，戒饬劝勉之意，皆寓于斯焉。呜呼！是经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义礼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则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于经者，其知所本欤？

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媧(挪亚)。女媧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截(以撒)。哈截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乜摄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束窝(约书亚)。束窝传之藹子刺。于是祖师之教，灿焉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斋戒节日，饮食可匡于经，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则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称，家家遂俯育之乐。如此则庶于祖教之意无所负，而尊崇之礼无少忒矣。刻石于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后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柒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

维扬金溥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金钟修撰碑亭。镌字张鸾、张玺。（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三 《重建清真寺记》

（碑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今存。）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媧，继之阿无罗汉。罗汉（为盘古氏十九世孙句应在此）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心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弘治正德碑作乜撮）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食，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圣祖斋戒竭诚，默通帝心。从形声俱泯之中，独会精微之原。遂著经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简，可知可能。教人为善，戒人为恶。孝弟忠信本之心，仁义礼智原于性。天地万物，纲常伦纪，经之大纲也。动静作息，日用饮食，经之条目也。

其大者礼与祭。礼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礼以复于



礼者也。礼拜之先，必斋戒沐浴，淡嗜欲，静天君，正衣冠，尊瞻视，然后朝天礼拜。盖以天无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礼拜。正以人见天之时，致其明畏。敬道敬德，尽其虔诚。日新又新，《诗》云：“陟降厥土，日监在兹。”其斯之谓欤？其礼拜时所诵之经文，高赞之，敬道在显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进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后者，忽然在后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无敢厌黷，无敢怠荒。必慎其独，以畏明且。《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谓欤？而其行于进反升降跪拜间者，一惟循乎礼。不交言，不回视。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礼》曰：“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道之在礼拜者，如此也。（以上礼拜）

祭者，尽物尽诚，以敬答其覆载之恩者也。春月万物生发，祭用芹藻，报生物之义也。仲秋万物荐熟，祭用果实，报成物之义也。凡物之可以荐者，莫不咸在。不加调和，即所云大羹不调者也。而总以尽其诚信。《礼》曰：“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之谓也。冬夏各取时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时以礼自持。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犹以其余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以上祭）

小者如斋。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专致其精

明之德也。斋之日，不火食。欲人静察动省，存诚去伪，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易》曰：“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犹惧人杂于私欲，浅于理道，故于秋末闭户清修一日。饮食俱绝，以培养其天真。士辍诵读，农罢耕芸，商贾止于市，行旅止于涂，情忘识泯，存心养性，以修复于善。庶人静而天完，欲消而理长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谓欤？（以上斋）

冠婚死葬，一如夏礼。孤独鳏寡，莫不周赈。经之纲领条目，难以备述。而圣祖制经之义，无非此刚健中正，纯粹无私之理。斯道遂灿然明备，如皓日悬空。无一人不可见道，则无一人不知尊经矣。其中文字，虽古篆音异，而于六经之理，未尝不相同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斁。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喇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依弘治正德碑作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铉、高锐，于明天顺五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以上寺）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陨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

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反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禎、嘴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以上经）

然而教众虽安居于垣，终以汴寺之湮没为歉。时大梁道中军守备，教人赵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桥梁，招人复业。惧寺废，而教众遂涣散莫复也。且不忍以祖宗数百年创守之业，而忽废于一旦也。遣士卒昼夜巡逻以卫之。乃弟映斗，应试入汴，相与从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复业者日益繁。承基因数请教众复业，而李禎、赵允中遂负遗经旋汴。时已为顺治癸巳年矣（顺治十年）。公议捐资修寺，众皆乐输。估工起建，尔时贡士高选等，生员高维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门请示，按照古刹清真寺准复修理。赵承基等首捐俸资，李禎、赵允中等极力鳩工，出前殿于黄沙，由是前殿始立。

进士赵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艰旋里，捐俸资独建后殿三间。至圣祖殿三间，教祖殿三间，北讲堂三间，南讲堂三间，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厨房三间，牌坊一座，行殿九间，殿中立皇清万万岁龙楼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处，丹堊黝漆，壮丽辉煌。或出自教众之醮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规模，于是乎成。较昔更为完备矣。见者莫不肃然起敬。（以上再言寺）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咸宗之。今奉入尊经龕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记变》，乃弟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以上再言经）

计自沧桑之后，赵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启其端，赵映乘、高登魁等捐资起建以成其事，有功于寺。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至于寺之牌扁对联，皆各衙门宦游河南者之所书也。赵

承基任陕西固原西路游击，旋里览其胜概，因叹曰：“数百年创制之隆，于今得复睹其盛矣。则后人之视今日，不犹今日之视昔人耶？”犹恐其久而不传，欲勒诸石以垂不朽，而请记于予。予汴人，素知一赐乐业之教，且与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为莫逆交。巖末颇能道其详，因据其旧记而增补之。俾人知其道之由来，且以见今日经寺之修，其教中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为记。

特进光祿大夫，侍经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书，今予告工部尚书，刘昌撰文。钦差，进士，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书丹。钦差，进士，提督，学政，广东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额。大清康熙二年，岁次癸卯，仲夏，上浣，穀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镌石。

### 碑阴题名

清真寺之修，始于宋孝隆兴元年，迄今已数百年于兹矣（由南宋隆兴元年，至清康熙二年，其间适五百年）。虽数经变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沧桑之后，寺基圯坏。见者莫不凄然。至我朝顺治十年癸巳，教众旋汴复业。公议捐资重修，而李、赵、艾、张、高、金、石等七姓，各输囊金，重建前殿三间、教祖殿三间（教祖阿无罗汉）。其后殿三间、尊经龕

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进士赵映乘丁艰旋里，出俸资而独成之者也。至于圣祖殿三间（圣祖七摄）、大门三间、二门三间、铜炉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诵经堂三间，系艾姓同修。南讲堂三间（南讲堂即南诵经堂），赵允中、允成、映衰，率侄元鉴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凤立殿中皇清万岁龙楼一座。赵允中、允成，复修行殿九间，及殿中栏杆地屏、烛台供棹、殿前至大门内甬路、南经堂甬路。艾应奎率子丛生、永胤、显生、达生、复生等修石栏井一眼、石狮一对、凤灯一座、竹帘五挂、花扁七面。李辉置铜炉三副。艾世德置铜莲花灯二座，修殿前月台石栏及北经堂甬路。艾惟一修厨房三间。赵允中、高登科、赵元鉴修周围大墙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门外花墙月台。其焚修住宅及棹橙炉鼎，一切树木，应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规模于是成，犹然昔日之盛。其粉饰黝垩，较昔更为壮观。附勒碑阴，以志其盛云。（以上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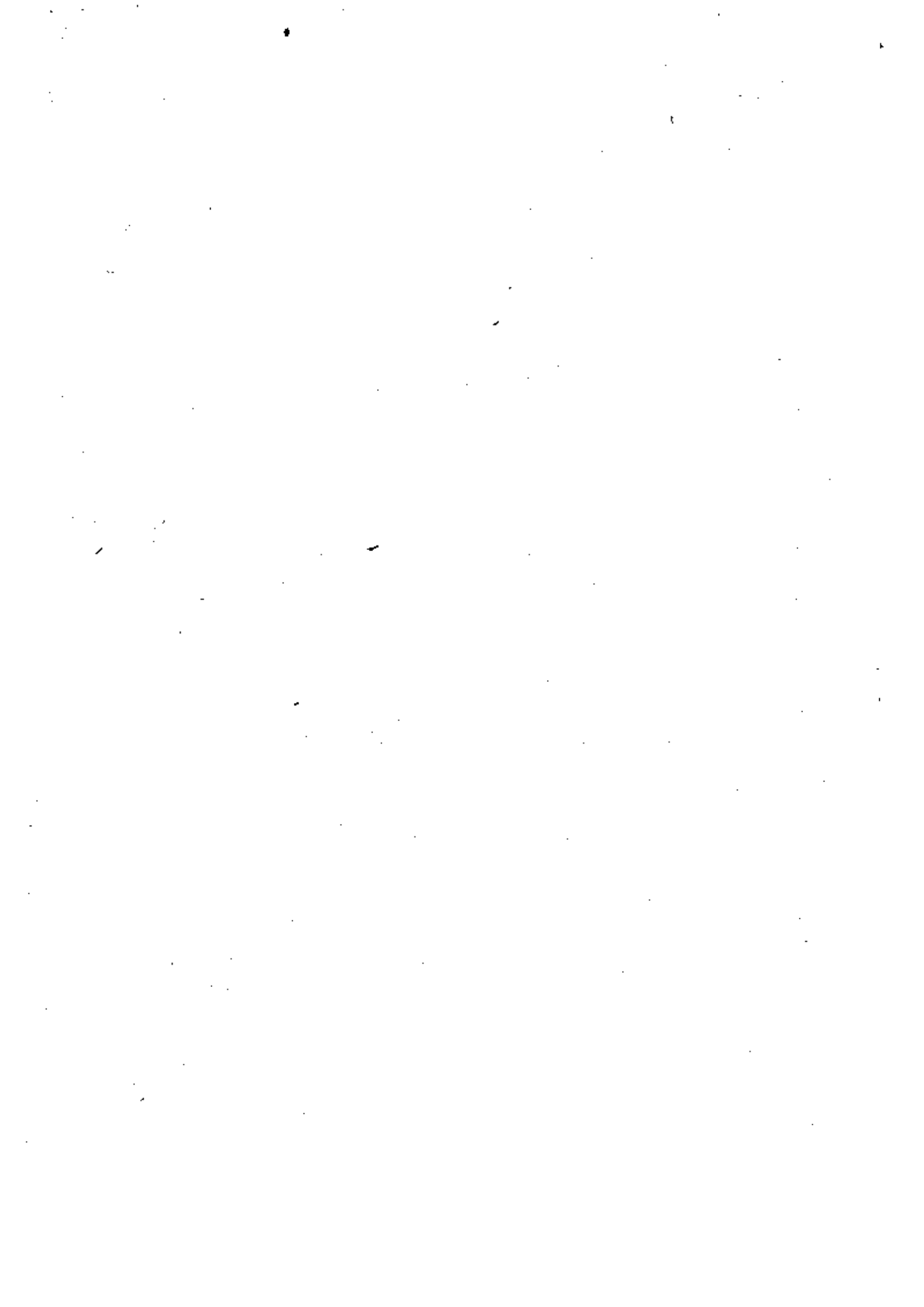
殿中旧藏《道经》十三部。壬午，胥沦于水。贡生高选捞获七部。教人李承俊捞获三部，赉至河北，聘请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坏，参互考订，止纂成全经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旧经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喇嘛李承先重修之。其余十部，乃渐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与同族公修一

部;赵允思修一部,金应选与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赵映乘修一部,唵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辉同侄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唵喇张文瑞与同族修一部,唵喇艾达生同兄弟子侄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焕然一新,诵者易晓,观者悦服。要皆掌教唵喇之所手著,而教众之所勸成。谨勒于石,俾后人知经寺之修,其有由也夫。(以上经)(见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第 六 编

# 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 第一章 汉魏时代中国与安息

## 一 前汉时之安息

安息(一)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二)。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而安息役属之。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罽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

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sup>(三)</sup>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sup>(四)</sup>、大益<sup>(五)</sup>、宛东姑师、扞罕、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令外国客徧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sup>(六)</sup>。其人皆深眼，多须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史记·大宛传》条枝条，关于安息亦有记载。安息二字即阿萨喀（Arsaka）朝之译音。汉使以朝代名为国名也。按印度斯河以西，梯格里斯河以东，阿母河以南迄于海，其间高原即伊兰（Iran）也。最早为波斯帝国。公元前二五〇年，阿萨开斯（Arsakes）称王，波斯人称此为阿萨喀朝，即汉时称之安息也。

（二）妣水即阿母河，《唐书·西域传》作乌浒水。《大唐西域记》作缚葛河。亨利玉尔谓乌浒及缚葛二名，其原音皆为瓦克胥（Wakhsh）。今仍为阿母河之重要支流。玉尔更谓即今名鄂克速斯（Oxus）亦由瓦克胥转音而来。瓦克胥古代为全河之名，今仅一支流而已。《史记》、《汉书》之妣水必“瓦克”二字之促音也。

（三）据《史记》上下文观之，安息王遣使观光汉土，

当在汉武帝元封五六年，即公元前一〇五一六年间也。考之波斯史，此时波斯王在位者，为安息朝密脱拉达铁斯二世 (Mithradates II) 也。王在位六十年，即位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卒于汉昭帝元凤五年，与武帝同时，亦雄才大略之主也。安息朝兵威甚盛。而《史记》谓“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者，皆张骞之诬报也。

(四) 丁谦谓驩潜即康居小王中奥键，一名火寻。其说似确也。惟余欲指出布哈拉附近之索格德河 (Soghdh) 又名驩河 (Kuan)。玄奘《西域记》卷一喝捍国，西人注云即驩国也。

(五) 丁谦《汉书西域传考证》谓大益指阿拉伯人。西里亚人 (Syrian) 称之曰大抑。大抑即大益，此《唐书》大食国 (Tajik) 之名称所由来也。丁氏之说，恐未必然。《汉书》上条枝为唐代大食故土，在安息之西。此处之大益，在大宛之西。余意以为巴达克山之大笈 (Tajiks) 民族也。(见亨利玉尔注《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卷第 155 页) 英文大笈与大食同一拼法，惟所居地域大不相同，两族不知有无关系。据玉尔氏，马哥孛罗时代，巴达克山之大笈族尚未全奉回教也。

(六) 大宛为今之费尔干那 (Farghana)。自大宛以西，皆伊兰人种，故大同俗，相知言，音略有差异而已。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一)，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

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妣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二)行为书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安息东则大月氏。(《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一) 番兜为古代波斯文 Parthava 之译音。希腊史家海罗都多斯(Herodotus)之 Partoi, 其源出此。今代英文 Parthia (帕提亚) 亦源于此。希腊人称其国都城曰海克桐皮罗斯(Hekatompylos)。此为希腊文，犹言“百门之城”也。地当要冲，四方交通路线皆汇聚于此。故有是名也。依中国《汉书》此段之记载，番兜或即其原名也。《后汉书》之和椽城亦为此城。(见夏德《中国与东罗马》第139—141页)

(二) 古代波斯文字，借自阿拉马人(Aramäer 叙利亚北部族名)，亦旁行，书用牛羊皮革。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黎轩、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

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 二 后汉时之安息

安息国居和犊城（一），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二），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

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三)。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一) 西史安息都城在海克桐皮罗斯 (Hekatompylos)。其真确地址，有谓距里海东南角担寒山 (Damghan) 不远者，又有谓在今哲即姆 (Jah Jirm) 附近者。和椽城必即首三字海克桐之讹音。皮罗斯，土语门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89页)

(二) 木鹿城之名，又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呼罗珊木鹿人”。《元史》作马鲁或麻里兀，皆 Maru 之译音也。

(三) 关于安息以西诸国名考，丁谦《后汉书西域传考证》安息条后诸语，余不能从也。阿蛮，丁意以为即阿米尼亚。余意以为即阿拉伯半岛东北之瓮蛮省 (Oman)。所谓“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者，不必自国之西边起行，自其国之东界西行，在中国文句法上，未尝不可曰“自安息西行”也。斯宾，丁谓为西里亚(即叙利亚)。余意亦不以为然。叙利亚在东汉时代，从未隶安息，读音亦迥不相同。余意斯宾者，必为克泰锡封 (Ktesiphon) 末尾“锡封”二字之讹音也。罗马与安息是时以美索不达米亚为界。幼发

拉底河东为安息，河西为罗马。脱拉真(Trajan)皇帝时，(即位于公元九十八年，即和帝永元十年，卒于一一七年，即安帝元初四年)罗马疆界且过河而东。然帝卒后，哈德良(Hadrian)即位，又弃河东，仍守幼发拉底河。所谓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者，必由波斯湾或沿岸西北行也。于罗国即希拉城(Hira)。古代罗字读如今代拉字。其城在克泰锡封西南，幼发拉底河西岸。再西，即罗马境。所谓“安息西界极矣”即指此。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者，泝河下行，经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再入红海，抵埃及大秦境矣。

《东观汉记》曰：永元十三年(一)，安息王献条支大雀。(《艺文类聚》鸟部卷九二)

(一)永元十三年即公元一〇一年也。永元，和帝之年号也。

### 三 三国时之安息

自是以西(疏勒之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持。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一)。大



秦国一号黎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sup>(二)</sup>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三国志》卷三〇引《魏略》）

（一）《魏略》所记亚洲极西诸国情形，极为详细，过于《史记》、《汉书》。证之西方记载，当时中国确有使者至波斯及亚美尼亚也。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记波斯萨珊朝太祖阿尔戴细尔（Ardeshir）在位时，中国与波斯及亚美尼亚二国交涉颇多。已见本书《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章，兹不赘述。

（二）安谷城即 Antioch 城。《魏书·大秦传》作安都城，其确实读音，应作安梯俄克，《魏略》得其首尾安克二音，遗脱中间梯俄二音。《魏书》仅得首二音，而又脱去尾音也。三国时，代表中国与西域交通者为曹魏。摩西所记中国之王，必魏主也。

《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西戎中，无安息专条。仅《大秦传》中，谓“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云。

## 第二章 安息人传布 佛教于中国

### 一 安清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一)。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尝行见群鸚，忽谓伴曰：“鸚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僂异之声，早被西域。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二)。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梵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麇麇而不倦焉。

(一)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一，波刺斯国记云：“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迦佛钵在此王宫。”玄奘时，波斯佛教已衰矣。释迦佛钵在波斯王宫。波斯王古时信佛，可与《高僧传·安清传》互证也。祆教至萨珊朝末叶，始定为国教，排斥他教矣。

(二) 据《佛祖统纪》卷三五，安世高以桓帝建和二年至洛阳。

高穷理尽性，自识缘业，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称先身已经出家，有一同学多瞋，分卫值施主不称，每辄怼恨。高屡加诃谏，终不悛改。如此二十余年，乃与同学词诀云：“我当往广州，毕宿世之对。卿明经精勤，不在吾后，而性多恚怒，命过当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相度。”既而遂适广州。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来相偿。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伸颈受刃，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填陌，莫不骇其奇异。既而神识还为安息王太子，即今时世高身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瑯亭湖庙。此庙旧有威灵，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者，未许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人敬惮，莫不慑影。高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福。神乃降祝

曰：“舫有沙门，可便呼上。”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吾昔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为鄴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瞋恚故，堕此神报。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当度山西泽中。此身灭后，恐堕地狱。吾有绢千匹，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丑异，众人必惧。”高曰：“但出，众不怪也。”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呗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即取绢物，辞别而去。舟侣扬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灭。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为造东寺。高去后，神即命过。暮有一少年上船，长跪高前，受其呪愿。忽然不见。高谓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鄴亭庙神，得离恶形矣。”于是庙神歇矣，无复灵验。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尾数里。今浚阳郡蛇村是也。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己少年。时少年尚在。高径投其家，说昔日偿对之事，并叙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殒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

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叹。明三世之有征也。

高既王种，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至今犹为号焉。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音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余访寻众录，纪载高公，互有出没。将以权迹隐显，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缪，致成乖角。辄备列众异，庶或可论。按释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又《别传》云，晋太康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出经竟，封一函于寺，云后四年可开之。吴末，行至扬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识。仍将奴适豫章，度郑亭庙神，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胁，于是而终。桑垣人乃发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惠，传禅经者比丘僧会。”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荆州记》云：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郑亭庙神，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宋临川康王《宣验记》云，麟死于吴末。《昙宗塔寺记》云，丹阳瓦官寺，晋哀帝时，沙门惠力所立。后有沙门安世高以郑亭庙余物治之。然道安法师既校阅群经，诠录传译，必不应谬。从汉桓建和二年，至晋太康末，几经一百四十余

年。若高公长寿，或能如此，而事不应然。何者，案如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云，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惠，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共请受，乃陈惠注义，余助斟酌。寻僧会以晋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经出后，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惠，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然《安般》所明，盛说禅业。是知封函之记，信非虚作。既云二人方传吾道，岂容与共同世。且《别传》自云，传禅经者比丘僧会。会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为矛盾。正当随有一书谬指晋初，于是后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吴末，雷同奔竞，无以校焉。既晋初之说，尚已难实。而《昙宗记》云，晋哀帝时，世高方复治寺，其为谬说过乃悬矣（一）。（《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安清事迹颇离奇，似非一人之事，岂传闻之误欤？古代佛教传道大师，多能幻术。例如佛图澄之于石勒，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见《高僧传》初集卷九）胆巴之于元世祖，传习梵秘，得其法要。（见《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安清之死而复生，亦幻术之类矣。安清及支谶二人，为中国译佛经之最初二大家也。

## 二 安玄 昙帝

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志性贞白，深沈有理致。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赏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为已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者也。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调本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世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调又撰《十慧》，亦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高僧传》初集卷一《支娄迦讖传》）

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高僧传》初集卷一《支娄迦讖传》）

## 三 释吉藏

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见于真谛，仍乞谥之。谛问其所怀，可为吉

藏，因遂名也。历世奉佛门无两事。父后出家，名为道谅。精勤自拔，苦节少伦，乞食听法，以为常业。每日持钵将还，跣足入塔，遍献佛像，然后分施，方始进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应食众生，然后远弃。其笃谨之行，初无中失。谅恒将藏听兴皇寺道朗法师讲，随闻领解，悟若天真。年至七岁，投朗出家。采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咨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贍逸，宏裕多奇。至年十九，处众复述，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扬邑，有光学众，具戒之后，声闻转高。陈桂阳王钦其风采，吐纳义旨，钦味奉之。隋定百越，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在传灯，法轮继转。

开皇末岁，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礼事丰华，优赏伦异。王又于京师置日严寺，别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辇，道俗云奔。观其状，则傲岸出群。听其言，则钟鼓雷动。藏乃游诸名肆，薄示言踪，皆掩口杜辞，眇能具对。然京师欣尚，妙重法华，乃因其利，即而开剖。时有昙献禅师，福门钲鼓，树业光明，道俗陈述，创首屈请，敷演会宗。七众闻风，造者万计。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幔广筵，犹自繁拥。豪族贵游，皆倾其金贝。清信道



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无尽。藏委付曇獻，資于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搆立。抽舍六物，并托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

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華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并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御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踪。”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嘆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征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滔然。兼之閑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採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傅。并賻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歷告終，造二十五尊像，舍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于茲。

及大唐义举初届京师，武皇亲召释宗，谒于虔化门下。众以藏机悟有闻，乃推而叙。对曰：“惟四民涂炭，乘时拯溺。道俗庆赖，仰泽穹旻。”武皇欣然，劳问勤勤。不觉影移语久，别敕优矜，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宛从物议，居其一焉。实际定水钦仰道宗，两寺连请延而住止。遂通受双愿，两以居之。

齐王元吉久揖风猷，亲承师范。又屈住延兴，异供交献。藏任物而赴，不滞行藏。年气渐衰，屡增疾苦。敕赐良药，中使相寻。自揣势极难瘳，悬露非久。乃遗表于帝曰：“藏年高病积，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寻得除愈。但风气暴增，命在旦夕。悲恋之至，遗表奉辞。伏愿久住世间，缉宁家国。慈济四生，兴隆三宝。”储后诸王，并具遗启，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汤沐浴，著新净衣。侍者烧香，令称佛号。藏跏坐俨思，如有喜色。斋时将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遗命露骸，而色逾鲜白。有敕慰增，令于南山觅石龕安置。东宫已下诸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并赠钱帛。今上初为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诸行无常。藏法师道济三乘，名高十地。惟怀宏于般若，辩囿包于解脱。方当树德净土，闡教禅林，岂意湛露晞晨，业风飘世。长辞奈苑，遽掩松门。兼以情切绪言，见存遗旨。

迹留人往，弥用凄伤。”乃送于南山至相寺。时属炎热，坐于绳床。尸不摧臭，跣趺不散。弟子慧朗，树绩风声，收其余骨，凿石瘞于北岩，就而碑德。

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驰誉。冠成之后，荣扇逾远。貌像西梵，言实东华。含嚼珠玉，变态天挺。剖断飞流，殆非积学。对晤帝王，神理增其恒习。决滞疑议，听众忘其久疲。然而爱狎风流，不拘检约。贞素之识，或所讥焉。加又纵达，论宗颇怀简略。御众之德，非其所长。在昔陈隋废兴，江阴陵乱，道俗波迸，各弃城邑，乃率其所属，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故日学之长，勿过于藏。注引宏广，咸由此焉。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十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著玄疏，盛流于世。及将终日，制《死不怖论》。落笔而卒。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文多不载。慧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化，光嗣余景。末投迹于蓝田之悟真寺，时讲京邑，亟动众心。人世即目，故不广叙。（《唐高僧传》二集卷一一）

### 第三章 北朝时代中国与波斯

#### 一 北魏与波斯

波斯国(一)都宿利城(二)。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镡石(三)、珊瑚(四)、琥珀(五)、车渠、马脑(六),多大真珠、颇梨(七)、琉璃、水精、瑟瑟(八)、金刚、火齐、镔铁(九)、铜、锡、朱砂、水银、绛锦、叠毼、毼毼(一〇)、赤靡皮,及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茛菪(一一)、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一二)、无食子(一三)、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兩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

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众乃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出各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医赞”，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一四）。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开禁。“地卑”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一五）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有甲稍、圆排、剑、弩、弓、箭，战兼乘象，百人随之。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劓刑，若髡，或剪半鬓，及系牌于项，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系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神、天神。文字与胡书异。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百姓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龟（一六）中，其国遣使上书贡

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波斯之名，在西史上已早见之，而在中国书上，则始于《魏书》也。波斯在上古时，乃伊兰族中一部落。至开洛斯始强盛，建阿克梅内斯朝，统一亚洲西部，而波斯之名，遂成为国名。《魏书》言其王姓波氏名斯，此有误会也。然古代人名变为部落名或国名者甚多。例如明代，月即别人(Uzbeks)乃由月即别汗（即《元史》上月祖伯又作月思别）而来。中央亚细亚察合台国乃由成吉斯汗第二子察合台而来。《唐书·突厥传》默啜乌质勒，初皆为酋长之名，而以后则用为部落之名也。

（二）宿利城即赛流克雅(Seleukia)之首二音也。赛流克雅在梯格利斯河西岸，克泰锡封(Ktesiphon)在河之东岸。两城相对，故《魏书》言河经其城中南流也。赛流克雅介于梯格利斯及幼发拉底两河之间。古代巴比伦城稍在其南，土地平衍膏腴。

（三）输石，乃波斯文 tutiya 也。输字译音，石字译义也。此物乃矿石之一种，中含亚铅(镭或铍)。波斯起儿漫省(Kirman)邓巴汪德山(Dunbawand)产之。

（四）珊瑚实为动物之出产品，然中国书皆列之于矿石类也，珊瑚二字，必非汉文。其原必来自外国。《后汉

书》及《魏略》皆称珊瑚产于大秦。《唐书》详记捞采珊瑚之法。《景教碑文》谓“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夏德(Hirth)、劳费尔(Laufer)等皆以此珊瑚海为即红海或波斯湾地中海，盖三海中皆有珊瑚也。惟珊瑚二字原音，至今尚未查出究为何国语也。波斯人称之为马尔章(Marjan)。

(五) 琥珀，乃由波斯语 Kahruba 讹传而来。阿拉伯人后亦用波斯字。古代窝尔加河流域及波罗的海滨皆产之。

(六) 车渠、马脑亦外国语，原音未能查出。

(七) 颇黎即玻璃，亦外国语，原音未能查出。《景教碑文》有“献临恩之颇黎”句。《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吐火罗传》，其国“北有颇黎山”。

(八) 瑟瑟原音或为波斯语或为康居语(Sogdian)。阿拉伯文有 jaza 未知是否即其原音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云，石国“东南有大山，生瑟瑟”。又卷一三五《高仙芝传》云：“仙芝为人贪，破石，获瑟瑟十余斛。”

(九) 鍱铁由波斯语 Spaina 而来。

(一〇) 毳毼之名亦见《魏略·大秦传》，波斯语 taftan 之译音，华言纺织也。

(一一) 荖拔由梵语 pippali 而来，即胡椒也。英语曰 pepper，德语曰 Pfeffer。

(一二) 诃黎勒，波斯语曰 halila，阿拉伯语曰 halilaj，梵语曰 haritaki，吐火罗语曰 Arirak，西藏语曰 A-ru-ra，产

波斯印度等地。

(一三) 无食子，波斯语曰 Mazu，橡树子也。中国他书又作没石子，或墨石(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Laufer. Sino-Iranica, 第 503—528 页)

(一四) 医贖，波斯古语 Ixsed 之译音，华言王也。康居(Sogd)、大宛(Fergana)之王，皆用此号。防步率，中波斯语 banbusn 之译音，华言王妃也。亚美尼亚文曰 bambisn。杀野，波斯文 satrya 之译音，华言国王也。

(一五) 摸胡坛，波斯古语作 Magupati，亚美尼亚语作 Mogpet，排勒维语(即帕提亚语)作 Maupat，新波斯语作 mubid，华言判官也。泥忽汗，排勒维语作 Nixorakan，华言守库藏者也。地卑，《周书》作地卑勃。又别本作地早，证以波斯文，早字实为卑字误刊，《魏书》此处并遗脱一勃字也。波斯语 dipir，华言书写也，尾音 bar 负载之义。全字 dipibara，华言负书写职务者也。遏罗诃地，波斯语 Argabides 之译音，此字实乃族名，而非官职之名。此族世掌王之内务，中国人误以为官职之名也。薛波勃，《周书》作萨波勃，中波斯语作 Spahbed，排勒维语作 spahpat；新波斯语作 Sipahbad，华言将官也。库思老一世以前，萨珊帝国之兵马大元帅，称号曰伊兰薛波勃(Eranspabed)。(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29—534 页)

(一六) 神龟为魏孝明帝年号，自公元五一八年至五一九年。考其时波斯王在位者，为喀瓦特(Kavadh)。《魏书》神龟中，朝献之居和多，必即喀瓦特也。



安息国(一)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据西史,安息即波斯也。《魏书》于波斯之外,复有安息,无异画蛇添足。然据其文,似为波斯东北小国。或为安息朝苗裔,保据东北一城一邑者也。蔚搜城不可考。丁谦《魏书西域传考证》谓安息即《唐书·西域传》之陀拔斯单,蔚搜当是今萨里城。丁氏所说,与《魏书》记载完全不合。陀拔斯单在里海南,波斯北,与康居完全不相接。吾不知丁氏为何武断据以为即安息国也。《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安国条云,安国汉时安息国也。查隋唐时代之安国,即今布哈拉(Bokhara),其地位与《魏书》之安息正相合。在汉时,该地或为安息附庸。然其与安息确实关系,则无历史可证也。

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显祖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自后每使朝献。(《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于阗传》)

高宗文成帝太安元年冬十月,波斯、疏勒国并遣使朝贡。和平二年八月戊辰,波斯国遣使朝献。(《魏书》卷五《高宗帝纪》)

显祖献文皇帝天安元年三月辛亥,高丽、波斯、于

阏、阿裘诸国遣使朝献(阿裘似即元时之阿速,又作阿思As,Asi)。皇兴二年,四月,于阏、波斯国各遣使朝献。(《魏书》卷六《显祖帝纪》)

高祖孝文皇帝承明元年春二月,蠕蠕、高丽、库莫奚、波斯诸国并遣使朝贡。(《魏书》卷七《高祖帝纪》)

世宗宣武皇帝正始四年冬十月辛未,唃哒、波斯、渴槃陁等诸国并遣使朝献。(《魏书》卷八《世宗帝纪》)

肃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春四月甲午,高丽、波斯、疏勒、唃哒诸国并遣使朝献。

神龟元年闰七月丁未,波斯、疏勒、乌菟、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

正光二年闰五月丁巳,居密、波斯国并遣使朝贡。三年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汗、龟兹诸国遣使朝贡(一)。(《魏书》卷九《肃宗本纪》)

(一) 据《魏书》所载,全魏之世,波斯遣使中国凡十次,皆当第五世纪下半,及第六世纪之初。此等使节,究为国使,抑为商人冒充,不可得知。然无论如何,元魏时,中国与亚洲西部交通之繁,从可知矣。

## 二 安息人后裔人仕于北魏

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

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晔，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晔，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登国初，太祖征兵于慕容垂，事在《窟咄传》。同频使称旨，遂见宠异。以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选典庶事。太祖班赐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加广武将军。从征姚平于柴壁。姚兴悉众救平。太祖乃增筑重围以拒兴。同进计曰：“臣受遣诣绛督租，见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余里，径路不通。姚兴来，必从汾西，乘高临下，直至柴壁。如此，则寇内外势接，重围难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西围既固，贼至无所施其智力矣。”从之。兴果视平屠灭而不能救。以谋功，赐爵北新侯，加安远将军。诏同送姚兴将越骑校尉唐小方等于长安。清河王绍之乱，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太宗即位，命同与南平公长孙嵩并理民讼。又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宣诏抚慰，问其疾苦，纠举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窃见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彤为晋阳令。交通财贿，共为奸利。请案律治罪。”太宗

从之。于是郡国肃然。同东出井陘，至巨鹿。发众四万户一人，欲治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坞于宋子以镇静郡县。护疾同得众心，因此使人告同筑城聚众，欲图大事。太宗以同擅征发于外，槛车征还。召群官议其罪。皆曰：“同擅兴事役，劳扰百姓，宜应穷治，以肃来犯。”太宗以同虽专命，而本在为公，意无不善。释之。世祖监国，临朝听政，以同为左辅。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镇北境，同与安定王弥留镇京师。世祖即位，进爵高阳公，拜光祿勋。寻除征东大将军、冀青二州刺史。同长子屈，太宗时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类也。同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为世所称。及在冀州，年老，颇殖财货，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神麤二年，卒。追赠高阳王，谥曰恭惠（一）。（《魏书》卷三〇《安同传》）

（一）屈弟原，原弟颢，《魏书》同卷附有传。颢弟聪为内侍，聪弟蔭赐爵广宗侯。同弟赍，赍长子国，位至冠军将军、北平侯。国弟难，有巧思。以功赐爵清河子。难子平城袭爵，官至虞曹令。为乙浑所杀。

### 三 安息人后裔入仕于北齐

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一)，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稍迁仪同三司，食永昌郡千。皇建中，加开府。齐亡年卒。(《北史》卷九二)

(一) 蠕蠕即柔然，见《北史》卷九八《蠕蠕传》。

### 四 北周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一)，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被之。饰以金银华，仍贯五色

珠，络之于膊。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众共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各出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翳赞”，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地卑勃”<sup>(二)</sup>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萨波勃”<sup>(三)</sup>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器有甲稍、圆排、剑、弩、弓、箭。战并乘象，每象百人随之。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而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劓刑，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禁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民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谷及禽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

及黍稷。土出名马及驼，富室至有数千头者。又出白象、狮子、大鸟卵、珍珠、离珠、颇黎、珊瑚、琥珀、琉璃、玛瑙、水晶、瑟瑟、金、银、镠石、金刚、火齐、镵铁、铜、锡、朱沙、水银、白叠毼、毼毼、毼毼、赤麀皮，及熏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拔、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魏废帝二年(四)，其王遣使来献方物。(《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一) 苏利城即《魏书》宿利城也。《周书》所言，与《魏书》几相同。

(二) 地卑勃《魏书》作地早，证以波斯文，地早实无相当之音。地卑勃乃 dipibara 之译音，华言负书写职务者。

(三) 萨波勃，《魏书》作薛波勃。

(四) 西魏废帝二年，即公元五五三年，考其时，乃波斯萨珊朝库思老阿奴细尔汪也。

安息国在葱岭之西，治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余里。天和二年(一)，其王遣使来献。(《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一) 天和二年，即公元五六七年。此处之安息与波斯一国欤？抑二国欤？若为一国，其遣使者，必仍即库思老阿奴细尔汪也。考西史，公元五五〇年顷（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突厥人灭嚙哒国（Hephthalitenreich）。库思老亦得瓜分一部。波斯与突厥为邻，边防甚严。周武帝时，突厥

人遣使联好东罗马以攻波斯。考之中国《周书》及波斯史，波斯与中国之宇文周是时互通使节，余意度之，必波斯东连中国以抗突厥者也。费杜西(Firdusi)之《帝纪》(Shahnameh)记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中国可汗侵阿母河北 Transoxiana，击败海脱勒汗(Khan of the Heitaleh)于那黑沙不(Nakhsheb，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条云“那色波亦曰小史”。)附近。《帝纪》之中国可汗，必即宇文周，周之出兵，必为援波斯也。《周书》惜无记载。马尔柯姆(Malcolm)之《波斯史》(History of Persia i, 144-5)记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中国皇帝遣使献假豹一只，全以珍珠络成，两眼以红宝石嵌之。天青色绣锦袍一件，光彩华丽夺目，上有金丝绣群臣朝见波斯王图，袍以金箱盛之。又美人图一幅，面貌非常之美，惜为长发披下所掩，然自暗中视之，其光四射，美不可言。麻素提(Mas'udi)之《黄金牧地》(Prairies d'Or, ii, 201.)亦记该使节，所献方物亦同，唯美人图则作生美人守护金箱者也。《周书》记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而波斯史又记中国献方物于波斯。当时两国确有通好之使可无疑也。



## 第四章 隋唐与波斯之交通

### 一 隋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国都达曷水（一）之西苏兰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国无死刑，或断手刖足，没家财，或剃去其须，或系排于项，以为标异。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师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瓔珞于其上。土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大鸟卵、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呼洛（三）、羯、吕腾、火齐、金刚、金、银、瑜石、铜、镔铁、锡、锦叠、细布、毳毼、毼毼、护那（四）、越诺布（五）、檀（六）、金缕织成（七）、赤麋皮、朱砂、水银、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毕拔、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隋书》卷

### 八三《西域传》)

(一) 达曷水即梯格里斯河,《隋书》为中国书中最早记此河者。曷字古代读音如 Hrat。达曷与巴比伦人此河称呼 Dik-rat 最相近。

(二) 库萨和,法国沙畹(Chavannes)及德人夏德(Hirth)皆以为即波斯王库思老之转音。劳费尔(B.Laufer)独谓为波斯语格赛万(Xsaivan)之译音。格赛万者,华言王也(《中国伊兰篇》第 529 页)。余之意以沙、夏二氏之说为然。库萨和之名,又见《唐书》。依中国文句法解释之,两书上之库萨和,乃人名而非称号也。考之波斯史,隋炀帝时波斯王在位者为库思老二世(Chosrau II),即位于隋文帝开皇十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元年,故库萨和为库思老二世之转音,毫无疑义也。

(三) 呼洛,中波斯语 furak 之译音。新波斯语曰 burak, 亚美尼亚语曰 porag, 今英语曰 borax, 即中国硼砂。中国文硼字,恐亦借自西域者也。

(四) 护那,波斯麻织口袋也,今波斯文称 guni 古代波斯文或有 guna 之字。帕米尔人曰“高恩”(gháun), 犹言粗口袋也。克什弥尔人曰“共”(gun), 梵语曰果尼(goni)。

(五) 越诺,波斯语 barnu vala 之译音,丝织品也。

(六) 檀,波斯古语曰 tanva, 中波斯语曰 tanand, 华言纺织也。檀必撒(tan-bisa), 小地毯也。

(七) “金缕织成”, 乃指波斯锦, 波斯文 zar-baf 之译

义也。

安国(一),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同族,字设力登。……(《隋书》卷八三《西域传》)

(一)据《唐书》,安国又名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其地即今代之布哈拉(Bokhara)。汉时是否即安息属地,不可考。惟该地隋唐时中国人何故称为安国,实不得而知。安息之简称欤?安息朝后裔王于该地欤?

## 二 《旧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一),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二),户数十万。其王居有二城(三),复有大城十余,犹中国之离宫。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其王冠金花冠,坐狮子床,服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四),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文字同于诸胡(五)。男女皆徒跣。丈夫剪发,戴白布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妇人亦巾帔裙衫,辮发垂后,饰以金银。

其国乘象而战<sup>(六)</sup>。每一象，战士百人。有败衄者，则尽杀之。国人生女，年十岁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养之，以赏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断狱不为文书约束，口决于庭。其系囚无年限。惟王者代立则释之。其叛逆之罪，就火袄烧铁，灼其舌，疮白者为理直，疮黑者为有罪。其刑有断手、刖足、髡钳、劓刑。轻罪剪须，或系牌于项以志之，经时月而释焉。其强盗一入狱，至老更不出。小盗罚以银钱。死亡则弃之于山<sup>(七)</sup>。制服一月而即吉。气候暑热，土地宽平。知耕种，多畜牧。有鸟形如囊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攫羊，土人极以为患。又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出驘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拔、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波斯王库萨和<sup>(八)</sup>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sup>(九)</sup>。叶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不复役属于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于是国人迎而立之，是为尹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sup>(一〇)</sup>。二十一年，伊嗣候

遣使献一兽，名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候懦弱，为大首领所逐，遂奔吐火罗。未至，亦为大食兵所杀。其子名卑路斯<sup>(一一)</sup>，又投吐火罗叶护获免<sup>(一二)</sup>。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招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sup>(一三)</sup>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sup>(一四)</sup>，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sup>(一五)</sup>，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大历六年，遣使来朝，献真珠等。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

(一) 可萨部即西史上之 Khazars，或 Chozars 或 Ghozars。可萨之名见俄国史家纳斯脱尔(Nestor)书中。其人为突厥族，东汉末即现于欧亚之间。初亦以游牧为业，唯善吸收他族文明，异于突厥族之他枝耳。其初居在里海高

加索山之间，故中世纪回教著作家称里海为可萨海(Bahr-al-Khazar)也。公元一九八年(汉献帝建安三年)，可萨人侵入亚美尼亚。第二世纪以后，波斯罗马两强相持甚久。可萨人在北方有举足轻重之势。波斯人常招可萨人为助。第四世纪，波斯国大盛，亚美尼亚归其版图。波斯与可萨为邻。可萨人畏逼，乃弃波斯而连罗马。三六三年(晋哀帝兴宁元年)助东罗马皇帝久良(Julian)侵入波斯境。匈奴王阿提拉威震北方时，可萨人亦称臣。阿提拉卒后，可萨人侵入高加索山以南，直至苦尔(Kur)及阿拉斯(Aras)二河以南，卓支亚及亚美尼亚皆为可萨人蹂躏。波斯王乞援于东罗马，而东罗马是时亦被阿瓦(Avars)等鞑鞑民族侵掠，自顾不暇。可萨人据有高加索山以南亘五十年，始被逐至山北。打耳班(Derbend)关城堡重修，以防备之。公元六二五年(唐武德八年)东罗马史上始有可萨(Khazars)之名。谓为东方突厥人(Turks from the East)，国势强盛，尽有里海黑海两海岸之地。

(二) 隋末唐初，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在位，波斯国领土扩至地中海，占领埃及。《唐书》言其正西及南，俱临大海者不误。南即阿拉伯海。

(三) 波斯萨珊朝都城曰赛流克雅(Seleukia，《魏书》作宿利城，《周书》作苏利城，《隋书》作苏蕳城)，其河之对岸，为克泰锡封(Ktesiphon)，故《唐书》言其王居有二城也。

(四) 火祆即索罗阿斯德教(Zoroastrianism)。

(五) 隋唐及以前时代，西域诸国多用波斯文字，人种多同，故语言文字亦多同。其字则借自阿拉马人(Aramäer, 叙利亚北境部族名)。

(六) 波斯国不产象，象皆来自印度。象战方法，亦学自印度。

(七) 印度及伊兰葬死人方法皆许人弃尸于野，任豺狼鹰犬食之。伊兰人则于荒野中，有一定置尸塔。印度人则投骨灰于恒河中。古代阿利安民族风俗皆如是也。

(八) 《唐书》此处之波斯王库萨和即库思老二世(Chosrau II)。库思老二世为国中元老所废，并非为突厥所杀。《唐书》此处记载有误。唯库思老二世时，突厥确曾围其都城也。

(九) 《唐书》之施利即喀瓦特二世，又名施罗者也。《唐书》谓其称臣于叶护者，或确事也。施罗死后，国中大乱。四年之间，凡易十二主。

(一〇) 伊嗣候，《新唐书》作伊嗣俟。中国史上误刊甚多，鲜人校正，而对于四裔传之人地名，亦需人校正也。例如此处之伊嗣候与伊嗣俟，余自西书查出，此时之波斯王为叶斯德苟特三世(Yesdegerd III, 即位于六三二年，即唐贞观六年，卒于六五一年，即唐高宗永徽三年)。叶斯与伊嗣音相近。苟字与候字皆为喉音，最易相混。俟字为齿音，相去太远。故正确译音，当以伊嗣候为准确也。叶斯德苟特三世败于阿拉伯人，非为大首领所逐。波斯人抵抗阿拉伯人甚为勇猛，不得谓之懦弱也。叶斯德苟

特在麻甫(Merv=Maru 即木鹿城)某磨坊内被杀,亦非为大食兵所杀也。贞观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中国,阿拉伯史家塔巴里之《史记》(Tarikh Tabari, p.208)亦载之。盖为求援于唐太宗也。太宗谢绝之。

(一一) 卑路斯即 Perozes, Firuz 之译音。麻素提之《黄金牧地》亦载叶斯德苟特三世有子曰费路思(Firuz)。费路思即卑路斯。

(一二) 叶护,突厥语 Jabgu 之译音,华言酋长也。

(一三) 丁谦《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谓疾陵城即《魏书》波斯都宿利城转音。余考宿利城即赛流克雅(Seleukia)。唐高宗龙朔时,其地久为大食所有,唐人何能在该处置都督府耶?法国鲍梯谓疾陵城为泄刺失(Shiraz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明史》卷三三二作失刺思)。考泄刺失为波斯法尔斯省(Fars)省城,省滨波斯湾。泄刺失城建于公元六九四年,即武后延载元年,后于龙朔三十余年,时代不合,且地太偏西也。亨利玉尔谓为赛夷斯坦(Sejistan)之首府柴兰笈(Zaranj),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99页)余意亦以为然也。希腊人称之曰 Zarangiane。

(一四) 仪凤三年,令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客于吐火罗二十余年。《旧唐书》此处叙事,有遗脱或错误也。《新唐书·波斯传》云,咸亨中,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



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新唐书·外国传》详于《旧唐书》。裴行俭所送者，非卑路斯乃其子泥涅师也。《旧唐书》竟将卑路斯已死事，及泥涅师之名，完全遗脱也。

泥涅师之名，在《旧唐书·裴行俭传》作泥涅师师。多一师字。《新唐书》之《波斯传》及《裴行俭传》，皆作泥涅师。仅一师字，孰为正，孰为误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及《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康国王亦有名泥涅师师者。再证以西史，波斯前世之王，确有名纳尔赛斯(Narses)者，泥涅师师音与纳尔赛斯相近。师师为齿音，赛斯亦为齿音，易相混也。故正确译音，当为泥涅师师。《新唐书·波斯传》及《裴行俭传》，实为误刊，遗去一师字也。

(一五) 开元以后，《唐书》记其仍有使者来朝。此必萨珊朝遗族之使者，或波斯商人冒充之使节也。

### 三 《新唐书》记唐代与波斯之交通

波斯居达遏水西，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赢。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王因以姓，又为国号。治二城，有大城十余。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彰颜鼻

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袄。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以锦。妇辮发著后。战乘象，一象士百人，负则尽杀。断罪不为文书，决于廷。叛者铁灼其舌，疮白为直，黑为曲。刑有髡、钳、刖、劓，小罪髡，或系木于颈，以时月而置。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凡死，弃于山，服闋月除。气常馥热，地夷漫。知耕种畜牧，有鸞鸟，能噉羊。多善犬、騊、大驴。产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杀王库萨和，其子施利立，叶护使部帅监统。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库萨和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国人迎立之，是为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sup>(一)</sup>。贞观十二年，遣使者没似半朝贡，又献活褥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为大食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兔。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初，复来朝，

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西部独存。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乾元初，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大历时，复来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伊嗣俟应作伊嗣候，其后之泥涅师应作泥涅师，皆已详上节。

#### 四 唐代波斯与中国之通使

波斯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诸子，才堪承统者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为王。唐贞观二十一年其王伊嗣候（原作俟）、龙朔元年其国王卑路斯，并遣使朝贡。高宗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贞观十三年二月，波斯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波斯贡□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帝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波斯国献活耨蛇，形如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捕穴鼠。（《册

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波斯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候为大食兵所杀。伊嗣候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龙朔二年正月，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乾封二年十月，波斯国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四年，波斯卑路斯自来入朝。(《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咸亨五年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永淳元年五月，大食国、波斯各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中宗神龙二年三月，波斯遣使来朝。七月，波斯国、林邑国并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景龙二年三月，波斯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

七〇)

开元七年正月，波斯国遣使贡石。二月，波斯国遣使献方物。七月，波斯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年三月庚戌，波斯国王勃善活遣使献表，乞授一员汉官，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十年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七月戊申，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五年二月，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拔来朝。赐帛百匹，放还蕃。因遣阿拔赉诏宣慰于佛誓国王。仍赐锦袍钿带，及薄寒马一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八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波斯国王遣使来朝贺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献方物。授折冲，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一）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及烈之名见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条又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五，惟增“授首领为果毅，赐僧”

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之句。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四载三月，波斯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月，波斯遣呼慈国（一）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册府元龟》卷七）

（一）呼慈国或即《新唐书·西域传》之火寻国。玄奘《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元史》作花刺子模。其原音为 Khwarism。

天宝六载四月，波斯遣使献玛瑙床。五月，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四月，波斯献大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八月，波斯进物使李摩日夜等来朝（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此条亦见《册府元龟》卷九七六，惟下有“宴于内殿”一语。

宝应元年六月，波斯遣使朝贡。九月，波斯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六年九月，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穆宗长庆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瑤台琼室。”上怒，优容之。（《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本纪》）

## 五 陀拔萨憚国等之通使

又有陀拔斯单<sup>(一)</sup>者，或曰陀拔萨憚。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婆里城<sup>(二)</sup>，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天宝五载，王忽鲁汗遣使入朝，封为归信王。后八年，遣子自会罗来朝，拜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鱼，留宿卫。为黑衣大食<sup>(三)</sup>所灭。

（一）陀拔斯单即 Tabaristan 之译音，在里海南岸，东南西三面皆为厄尔白斯山系（Elburs Mountains）所环绕，北面即里海也。

（二）婆里城乃误刊，其确音应作娑里城（Sari）。《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里牙（Saria）。费杜西（Firduzi）之《帝纪》（Shahnameh）中，娑里及阿模里（Amol）两名常见。阿拉伯地理家亦常记此名。伊思塔克里（Istakhli）书中，拼作 Sarie，阿尔比鲁尼（Albiruny）书中作 Saria，阿伯尔肥达书中作 Sariyah。《元史》之撒里牙与阿伯尔肥达书中之名，音最相近。

（三）黑衣大食即阿拔斯朝（The Abbaside）。

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

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辞弥<sup>(一)</sup>，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sup>(二)</sup>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达<sup>(三)</sup>王献佛土菜，茎五叶，赤华紫须。龙朔元年，多福<sup>(四)</sup>王难婆修强宜说遣使者来朝。总章元年，有末陀提王，开元五年，有习阿萨般王安杀，并遣使者朝贡。七年，诃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罗大舍罗摩献师子、五色鸚鵡。天宝时，来朝者曰俱烂那<sup>(五)</sup>，曰舍摩<sup>(六)</sup>，曰威远<sup>(七)</sup>，曰苏吉利发屋兰，曰苏利悉单<sup>(八)</sup>，曰建城<sup>(九)</sup>，曰新城，曰俱位<sup>(一〇)</sup>，凡八国。俱位或曰商弥，治阿赊颰师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谷，蒲萄若榴，冬窟室。国人常助小勃律为中国候。新城之国，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sup>(一一)</sup>，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祿所并<sup>(一二)</sup>。(《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火辞弥，《魏书·西域传》作呼似密。《新唐书·康国传》又作火寻或货利习弥。《元史》作花刺子模(Khwarizm)。

(二) 摩罗游即木鹿城(Maru)。《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

(三) 健达，丁谦谓即《魏书》之乾陀，或为确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作健驮逻国(Gandahara)。《洛阳伽蓝记》卷五作乾陀罗，今在阿富汗南部。

(四) 多福、末陀提、习阿萨般、诃毗施，四国皆不



可考。

(五) 俱烂那,玄奘《西域记》卷十二作屈浪拿国,即 Kuran。其地在今骨克察河(Kokcha)上流拉笈瓦德(Lajward)诸地,以产瑠璃著名。

(六) 舍摩,丁谦谓为萨摩转音,岛国名,在小亚细亚西海中,西文曰 Samos。

(七) 威远及苏吉利发屋兰皆不可考。

(八) 苏利悉单,《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十五章,作苏尔斯坦(Suolstan),波斯八国之一也。今代其名曰树离斯坦(Shulistan)。疆界东至法尔斯(Fars),东南抵可咱隆平原。

(九) 建城国不可考。

(一〇) 俱位或曰商弥,名又见《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近乞脱拉尔(Chitral),在北纬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东经七十二度二十七分。

(一一) 弩室羯,《大唐西域记》作笈赤建,在塔什干城东。爱德利奚《地理书》作奈赤喀特(Nejkath)。

(一二) 葛逻祿即 Karluks,《唐书》有专传。

天宝三载,闰二月,封陀拔萨憚国王为恭化王。册曰:维天宝三年,岁次甲申,闰二月,乙未朔,二十二日丙辰,皇帝诏曰:于戏!王化所及,礼在于怀柔。蕃部有归,义存于册命。咨尔陀拔萨憚国王阿鲁施多,志怀恭顺,深达智谋,宾以使臣,修其职贡,信义昭著,深可

褒称。是用命尔为恭化王。尔其祇奉典册，懋遵风教。忠勤自励，始终无违。用率于遐邦，以宣我朝命。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五载三月，陀拔斯单国王遣使来朝，献马四十四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闰十月，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遣使献千年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封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为归信王。罗利支国王伊思俱习为义宁王。岐兰国王庐薛为义宾王。涅蒲国王谢没为奉顺王。渤达国王摩俱涵思为守义王。都盘国王谋思健摩诃延为顺德王。阿没国王俱般胡没为恭信王。沙兰国卑略斯威为顺礼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十四载三月丁卯，陀拔国遣其王子自会罗来朝。授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五年六月，习阿薛般（一）国王安杀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习阿薛般，《新唐书》卷二二一下陀拔斯单条作习阿萨般。

天宝五载十一月，威远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六月，苏颀利发屋兰国王婆钵阿越多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九月，波斯苏利悉单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十二月，舍磨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月，新城王芬、建城王吐火罗叶护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十二月己卯，舍磨国遣使来朝，皆赐锦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 六 玄奘记波斯国

波刺斯国周数万里。国大都城，号苏刺萨儗那<sup>(一)</sup>，周四十余里。川土既广，气序亦异，大抵温也。引水为田，人户富饶。出金银瑜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工织大锦、细褐、氍毹之类。多善马驃驼。货用大银钱。人性噪暴，俗无礼义<sup>(二)</sup>。文字语言，异于诸国。无学艺，多工技。凡诸造作，邻境所重。婚姻杂乱，死多弃尸。其形伟大，齐发露头。衣皮褐，服锦毡。户课赋税，人四银钱。天祠<sup>(三)</sup>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为所宗也。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

迦佛钵在此王宫。国东境有鹤秣城<sup>(四)</sup>，内城不广，外郭周六十余里。居人众，家产富。西北接拂懔国<sup>(五)</sup>，境壤风俗，同波刺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富饶也。（《大唐西域记》卷一一）

（一）玄奘未亲至波斯，仅据传闻而已。苏刺萨儻那即 Surasthana 之译音，梵语称赛流克雅城（Seleukia）之谓也。

（二）玄奘据印度人之报告，故对波斯多贬辞。其实则波斯曷尝无礼义，无学艺耶？波斯萨珊朝以祆教为国教，排斥他教，印度佛教徒尝受排挤，或即因此以起也。

（三）所谓天祠必即祆教所奉阿虎拉马资达（Ahura-mazda）之祠。提那跋即 Dinava 之译音，日神也。玄奘归国时，阿拉伯回教徒初征服波斯，佛教徒在波斯尚有立足之地。以后，则除回教以外，无佛教矣。

（四）鹤秣城即 Ormes 之译音。《瀛环志略》作恶未屿。《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里模子。《元文类》黄潘撰《海运千户杨枢墓志》曰：“大德中，枢护送亲王合赞使臣浮海西还。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国。登陆处曰忽鲁谟斯。”忽里模子及忽鲁谟斯皆 Hormuz 之译音。《明史》及《星槎胜览》皆作忽鲁谟斯。艾儒略之《职方外纪》亦作忽鲁模斯。玄奘《西域记》为中国史书中最早记此城者也。

(五) 拂憊国即拂菻国。

## 七 慧超记波斯国

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一)。大寔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煞彼王，自立为王。然今此国却被大寔所吞。衣旧着宽氎布衫，剪须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出高大驴、氎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土地人性受与异。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二)。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煞生，事天，不识佛法(三)。(《敦煌石室遗书·往五天竺国传》)

(一) 慧超所谓此王先管大寔者，即波斯以前役属大寔(即大食)也。见《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篇中。

(二) 慧超生于唐玄宗时代，中国广州与波斯湾沿岸诸港市，通商往来颇繁。慧超此处亦略述之。师子国即锡兰岛。昆仑国即非洲黑人国。

(三) 玄奘时，波斯尚有佛教徒，“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慧超时，其国已无人识佛法矣。

## 八 杜佑记波斯国

杜佑《通典》卷一九二记安息国，所记与《史记》、《汉书》、《周书》相同，盖录自此三书者也。卷一九三，波斯国，所记与《魏书》、《周书》、《隋书》相同，盖录自诸书者也。波斯条末云：“大唐贞观二十一年，其国又献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此记可校正《旧唐书·波斯传》“二十一年”前，实遗脱贞观二字，《新唐书》“贞观十二年”为不实，应作“贞观二十一年也”。证之波斯史，情理亦合。《通典》波斯条又引杜环《经行记》云：“自被大食灭，至天宝末，已百余年矣。”证之波斯史，亦确也。《文献通考·四裔》，安息、波斯皆录自《通典》。

## 九 段成式记波斯国

拔拔力国(一)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聚数千人，赍縹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酉阳杂俎》卷四)

(一) 拔拔力国即巴巴利(Barbary)之转音。为今非洲东北角索马利(Somali)诸地。此节证明波斯商人往非洲贸易情况,表明唐时波斯商人足迹遍于世界也。东若中国之扬州、广州、长安,西若非洲,相去数万里,皆有波斯商人。商业之盛,交通之繁亦可知矣。

## 十 波罗球戏传入中国

据卡特(T.F.Carter)《中国印刷术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139)谓:波罗球戏起源于波斯,由波斯西传入欧洲,东传至中国及印度等地。唐太宗时便出现打球,其后如玄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皆好打球。唐人诗词中亦有咏及。封演《封氏闻见录》有打球条,兹录于下: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聘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景云中,吐蕃遣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扬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学士沈佺期、武平

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至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邪？”薛公悦其言，图钢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然打球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封演《封氏闻见录》卷六）



## 第五章 波斯人人仕于唐及五代

### 一 阿罗臧

波斯人入仕于唐者，除《唐书·波斯传》所记之王族卑路斯(Perozes = Firuz)及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之外，尚有阿罗臧及李元谅二人。李元谅，新、旧《唐书》皆有专传。《新书》见于卷一五六，《旧书》见于卷一四四。阿罗臧之事迹，直至晚近，始于洛阳附近发现之墓石知之也。清末端方藏有此石。其刻文见于端方之《陶斋藏石记》卷二一。吾特录之于左，以补正史之阙也。

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

君讳阿罗臧，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领使，侍卫驱驰。又差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其一也。此则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

云台，沒而须录。以景云元年四月一日，暴憎过隳。春秋九十有五，终于东都之私第也。风悲垄首，日惨云端。声哀鸟集，泪□松干。恨泉扃之寂寂，嗟去路之长叹。呜呼哀哉！以其年□月□日，有子俱罗等，号天罔极，叩地无从。惊雷绕坟，衔泪□石。四序增慕，无辍于春秋；二礼克修，不忘于生死。卜君宅屯，葬于建春门外，造丘安之，礼也（一）。（端方《陶斋藏石记》卷二一）

（一）阿罗臧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又尝充大使，慰抚拂林国。诸蕃称心，其功绩亦不微矣。而新、旧《唐书》竟皆无传。吾于是叹正史所阙者，尚多矣。建春门，洛阳北门也。

日本人羽田亨谓阿罗臧为 Abraham 之音译，俱罗为 Korah 之音译。此二名为犹太人之通常名称，故疑阿罗臧为移住波斯之犹太人，盖唐时犹太人移住波斯及亚洲西部者甚多也。古代景教徒中亦多有此名，故亦可为景教中人也。《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有程俱罗者，“灵州灵武人。居亲丧，穿圻作家，皆身执其劳。乡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庐坟次，哭泣无节，三年不止”。文人李华为作赞，表其行。程俱罗似亦为犹太人。灵武地近西北。或其家自西北移住之侨民也。至若灵武地方之有景教徒，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已言之矣。“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即其证也。肃宗以前必已有景寺，年久毁

坏，故碑文言其“重立”也。元初《马哥孛罗游记》载额里合牙（Egnigaia）地方有聂思托里派基督教二堂三所。额里合牙即今宁夏，唐之灵武也。

南北朝及隋唐时代，因宗教关系而命名之俗颇流行，例如慕容悉达、高菩萨、王瞿昙、周罗睺，皆由佛教关系而命名，颜鲁公之次男名穆护，为火袄教僧职 Magus 之名。故程俱罗为犹太教中人或与犹太人多接触之人，极可能也。（见《东洋学报》大正二年十一月号。又《支那学论丛》桑原隲藏著之《关于隋唐时代来住支那之西域人》第 18 页。又见何健民译日本桑原隲藏之《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第 23 — 24 页）

又《元典章》之奥刺憨，亦为 Abraham 之音译也。

## 二 李元谅

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冒姓骆氏。元谅长大美须，勇敢多计。少从军，备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署奏镇国军副使，俾领州事。元谅尝在潼关领军，积十数年，军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贼泚遗伪将何望之轻骑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望之遂据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将所部，仍令义兵，因其未设备，径攻望之，遂拔华州。望之走归。元谅乃修城隍器

械，召募不数日，得兵万余人，军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贼泚数遣兵来寇，辄击却之。是时尚可孤守蓝田，与元谅犄角。贼东不能逾渭南，元谅功居多。无几，迁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兴元元年五月，诏元谅与副元帅李晟进收京邑。兵次于浐西，贼悉众来攻。元谅先士卒，奋击大败之。进军至苑东，与晟力战，坏苑垣而入。贼联战皆败，遂复京师。元谅让功于晟，出屯于章敬佛寺。帝还宫，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实封七百户，赐甲第女乐，仍与一子六品正员官。

李怀光反于河中，绝河津。诏元谅与副元帅马燧、浑瑊同讨之。时贼将徐庭光以锐兵守长春宫。元谅遣使招之，庭光素轻易元谅，且慢骂之。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元谅深以为耻。及马燧以河东兵至，庭光降于马燧，诏以庭光为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谅因遇庭光于军门，命左右劫而斩之，乃诣燧匍匐请罪。燧盛怒，将杀元谅。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德宗以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贞元三年，诏元谅将本军从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元谅谓瑊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

应赴。请次侍中为营。”瑊以违诏，固止之。元谅竟与瑊同进。瑊营距盟所二十里。元谅营次之，壕栅深固。及瑊赴会，乃戒严部伍，结阵营中。是日虏果伏甲，乘瑊无备窃发。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军士死者十七八。瑊单马奔还，群虏追蹶。瑊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瑊至空营而已，赖元谅之军严固。瑊既入营，虏皆散去。是无元谅军，瑊几不免。元谅乃整军，先遣辎重，次与瑊俱申号令，严其部伍而还。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德宗嘉之，赐良马十匹，金银器锦彩等甚厚。丁母忧，加右金吾卫上将军，起复本官。

帝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氏，改名元谅。四年春，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临洮军使，移镇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陇东要地。虏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元谅远烽埃，培城补堞，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榛，俟干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生殖之业，陶冶必备。仍距城筑台，上轂车弩，为城守备益固。无几，又进筑新城，以据便地。虏每寇掠，辄击却之。泾陇由是义安，虏深惮之。以疾，贞元元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旧唐书》卷一四四）

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

冒姓骆，名元光。美须髯，鸷敢有谋。以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李怀让节度镇国，署奏以自副。居军十年，士心惮服。德宗出奉天，贼遣将何望之袭华州，于是刺史董晋弃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引兵径薄其城，拔之。时兵兴仓卒，裹鬪为铠，剡蒿为矢。募兵数日，至万余，军气乃振。贼来攻辄却。时尚可孤守蓝田，元谅屯昭应，王权壁中渭桥，贼兵不能逾渭南。未几，迁镇国军节度使，封武康郡王。

先是，诏发豳、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元谅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俄诏元谅与李晟收京师，次沪西。元谅先奋麀贼，败之，进屯苑东。晟使怀苑垣入。泚连战皆北，遂大溃。京师平，让功于晟，退壁近郊。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五百，赐甲第女乐，一子六品官。

李怀光反，与马燧、浑瑊讨之。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数嫚骂为优胡，戏斥侮其祖。又使约降，曰：“我降汉将耳。”及马燧至，降于燧。元谅见韩游瓌曰：“彼诟吾祖，今日斩之，子助我乎？”许诺。既而遇诸道，即数其罪，叱左右斩之，诣燧谢。燧大怒，将杀元谅。游瓌见曰：“杀一偏裨尚尔，即杀一节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谅请输钱百万，劳军自贖。瑊亦为请。燧赦之。

帝以专杀，恐有司劾治，前诏勿论。

贞元三年，吐蕃请盟。诏以军从臧会平凉。元谅军潘原，游瓌军洛口以为援。元谅曰：“潘原去平凉七十里。虏诈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请与公连屯。”臧以违诏，不听。臧壁盟所二十里。元谅密徙营次之。既会，元谅望云物曰：“不祥，虏必有变。”传令约部伍出阵。俄而虏劫盟，臧奔还。元谅兵成列出，而泾原节度使李观亦以精兵五千伏险，与元谅相表里，虏骑乃解。元谅遣车重先，而与臧振旅徐还，时以为有古良将风。是会也，微元谅、观二人，臧且不免。帝嘉叹，赐善马、金币良厚。因赐姓及名，更节度陇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荐草。虏入寇，常牧马休徒于此。元谅培高浚渊，身执苦，与士卒均，榴翳榛莽，辟美田数十里。劝士垦艺，岁入粟菽数十万斛，什具毕给。又筑连弩台远烽，侦为守备，进据势胜，列新壁。虏至无所掠，战又辄北，由是泾陇以安，西戎惮之。卒年六十二，赠司空，谥曰庄威<sup>(一)</sup>。（《新唐书》卷一五六）

（一）新、旧《唐书》各有损益，余故并录之。李元谅原亦姓安，与汉末之安清、安玄同姓。或亦安息王族远裔，经商中国者，故徐廷光诟为优胡也。

### 三 安附国

唐李致远(一):《唐维州(二)刺史安侯神道碑》

夫招搖东指,寰区识天下之春。溟涨北临,川谷有朝宗之地。况乎皇明发而万物覩,天衢亨而四隩宅。故以骤险浮深、同文协轨者也。若乃壤邻骄子,家号名王。握葱野之瑰奇,漱蒲源之粹液。井蛙自许,既累嗤于越子,风鸿且遇,仍嗣美于稯侯,则大将军安侯其人矣。侯讳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有隋失驭中原,无何,突厥乘时,籍雄沙漠。侯祖乌唤,为颉利吐发。蕃中官品,称为第二。王庭虽踟,方冠射雕之勇。帝乡何远,空郁冲牛之气。父肱汗,望日月于中衢,奋羽毛于边服。势同鹊起,功随豹变。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入朝。诏置维州。即以肱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右监门卫二大将军,封定襄郡公。寄等连城,荣超合垒。析圭胙土,时议称之。侯运偶千年,才标一日。服太阿而善断,览介石以知机。有顾鹑笼,实怀先觉。乃心凤展,奚叹后予。于是拔迹泥沙,翻飞霄汉。亦以贞观四年,与父俱诣阙下,时年一十有八。太宗见而异之。即擢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寻令与鸿胪丞赵德楷谕旨于吐谷浑。虜安鸚鵡之巢,敢恃螳螂之斧。



旅拒成命，逼迫行人。遇困加威胁，举步逢艰阻。侯以命有所系，静以体之。节不可失，贞以守之。虽弦矢屡移，而铁石无改。既而加兵一荡，凶氛四彻，竟获全归。金以为苏武、郑众不独高于前代矣。玺书叹述，迁本府中郎将，赉布帛五百段，又加秩为忠武将军行本职。十九年，太宗扬銮翬抚，清海俗于三韩，驻蹕聊靡，骇天声于六汉。侯功参末将，绩预元戎。诏论功授上柱国，封驸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永徽元年，拜右领军将军，余如故。荷元天之广运，承湛露以晞阳。蒲璧开南面之尊，兰锜盛北军之宠。门驱四马，匣纽双龟。薄暮归来，辉光不独于三子。辨色而入，前后方参于五侯。叠盖流轩、徽技岌岌，足以震辉都鄙，讴谣氓庶。寻丁定襄公忧，执丧无替于少连，让爵自先于季札。及其字人案部，和风布政，使幼艾不怀，禽渠不惊。非树其长，莫谕其俗，以此高乎，兼本官，复拜为使，持节维州诸军事、维州刺史。朝咨良牧之能，物喜吾君之子。入虔戎政，缡共宿于星庐，出变夷歌，扇重暉于日域。龙朔中，随府易名，改为左戎卫将军。总章年，进为右戎卫大将军，刺史勋封并如故。日观崇岩，云封峻霄。三五之声已邈，八九之迹难追。天子洁坛场，疏圭璧，报功崇德，腾茂实于石间。侯亦励熊罴，从金鼓，前清后御，罄忠勤于玉帐。咸亨初，追封斯阙。

仍本封，进爵为子，加邑四百户。方当降锡上樽，行升右地。啸洪崖而自狎，揖浮丘以曾举。而殷相肇梦，晋寝成妖。古谢今形，仙禽致是非之叹。寒凝暑退，大椿属摇落之期。哀哉！奄以调露二年二月十八日，寝疾终于神都。春秋八十有三（三）。永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于雍州长安县孝悌乡之原，礼也。惟侯绪茂膏粱，基循鼎胃。绛河潜润，每孕倾都之宝，丹野成章，必矫冠群之翼。弱便英迈，长实宏远。剑连三术，道蒙史以前驱，德包五善，揖楚臣于下席。从吾所好，方尽锐于戈矛，在物或遗，故无资于笔砚。加以动会规楷。性非因习，泣画像于离宫，真资孝敬，感飞泉于异域。雅蹈忠诚，利以义通，功以济物。故能夙攀闾阖，亟奉钩铃。效心簪于中年，享高明于暮景。左右深率从之奇，始终无纤芥之隙。行师则训兵以律，受任则执礼无违。非才优体二，道恭感一，惟微惟熙，至公至平者，畴能与于此哉？悲夫！琴心辍奏，去高堂而不留。筮氏观龟，创幽窆而期兆。鼓秋风于古树，谁识将军，思白日于荒邻，空怀中散。宾御旋兮寒野暮，池馆静兮浮云阴。可作无时，与归何想。长子故右玉铃卫将军、北平县公思祗，藻身淑慎，流声奕叶。繁滋遽委，危露先飘。次子鲁州刺史思恭等，趋表阙以擗心，涉礼庭而收泪。荐兰之诚徒切，集蓼之哀永萃。思所以仿佛形容，揄扬

清懿。托问词于广陌，播雄名于大隧。乃为铭曰：

闾风秀迥，河气灵长。于昭化毓，实延英芳。  
稜飞玉塞，势轶沙场。家承有土，祚历无疆。  
分源何从、扬飙南入。削枉荒庭，杀凶大邑。  
孝乎何取，忠焉是袭。花绶遥遥，云冠岌岌。  
敷命河首，逢羈海裔。云天变色，乡关无际。  
虎噬徒交，壮心益励。卒延哀谦，岂嗟拘滞。  
作固兰陞，仍分竹符。盟申带砺，礼盛传呼。  
岩廊夕警，秘宇晨趋。还便后殿，出必前驱。  
本枝隐蔽，宣条求瘼。惠起人谣，清惟主诺。  
野乃闻劳，门非藉恶。是听夏声，谕知戎落。  
旋增厚秩，亦追崇封。逸豫斯邑，车服以庸。  
庭纷舞籥，室韵歌钟。寤悲昃景，遽落高峰。  
梁木应悲，大星俄殒。广川去楫，修途废轸。  
• 倏兮已丧，萧兮而尽。神乎不测，天乎何忍。  
永背青皋，即安元夜。泉台构壤，山门反驾。  
野吹方噓，荣辉不借。德虽隆于九泉，神岂奄于万  
化。（《全唐文》卷四三五）

（一）据《全唐文》卷四三五：“李致远始名鹏，赵州高邑人。上元时（唐代有两上元年号，高宗上元为公元六七四—六七五年，肃宗上元为公元七六〇—七六一年，二者相去八十六年。安附国为太宗及高宗时代人物，致远

为其作神道碑似亦为同时人。《全唐文》将其作品置在卷四三五与肃宗代宗时代人物同列，似亦有误）制策高第，历司勋吏部员外郎中，迁天官侍郎，出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

（二）维州今四川茂县。

（三）碑文此处有误。上方言贞观四年（公元六三〇年）与父俱诣阙下，时年一十有八。至调露二年（公元六八〇年），寿合六十有八，不应为八十有三。二者必有一误。

#### 四 石处温

石处温 处温万州人，本波斯之种，仕前蜀，为利州司马。同光中（九二三—九二五），知祥入蜀，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检指挥使。率义兵同收峡路。时通州大将王允琼侵扰边鄙，及草寇杜景温劫束乡豪，杀县令牟孟。剽略户口，焚烧村落。处温与诸军讨平之。知祥遗书褒美。转宁江军节度都兵马使，万州管内义军都指挥使。昶袭位，迁奖州刺史。处温初据石市（一），招纳亡命，远近多归之。由是广事耕垦，常积谷数万千石，前后累献军粮二千万石，加之以宝货。昶嘉之，加检校司空。未几授万州刺史，移简州。卒年八十。（《粤雅堂丛书》路振《九国志》卷七）

(一) 万州今四川万县。利州今四川广元县。宁江军今夔州府奉节县。通州今四川绥定府达县。奖州不可考。石市亦不可考。

## 五 李玘 李珣 李舜弦

李四郎名玘，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玘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sup>(一)</sup>。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尝得耳珠，先生与青城南六郎书一纸，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杯，围可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尔。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游青城山。于六时岩下溪水中，得一块石，如雁卵，色黑温润。尝与同道者玩之。一日误坠于地，碎为数片，其中空然，可容一合许物。四畔皆雕刻龙凤云草之形，文理纤妙，皆甚奇异，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茅亭客话》卷二)

(一) 李珣有《海药本草》之作，多记海外名香奇药，此书之李珣其家业香药，似为一人。唯著《海药本草》之李珣，李时珍以为肃代时人也。

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少小苦心，屡称宾

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何光远《鉴诫录》)

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有《琼瑶集》，今存诗三首。

(又词五十四首，诗词略)(《全唐诗》卷七六〇、八九六)

李舜弦，梓州人，珣之妹，蜀王衍纳为昭仪。诗三首。(诗略)(《全唐诗》卷七九七)

## 第六章 波斯人传教于中国

### 一 景教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一）（《唐会要》卷四九）

（一）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本书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谓初来传景教者为大秦国大德阿罗本，然据《唐会要》此处所引，阿罗本乃波斯僧，而非大秦国大德也。景教即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其创始人为叙利亚安提俄克城（Antioch）人聂思脱里（Nestorius）。聂思脱里派在唐初，已流行于波斯，而其教中僧侣，则多叙利亚人也。《唐会要》言阿罗本为波斯僧，或因其来自波斯，未必即为波斯人也。唐初，阿罗本在长安及各府郡所建之寺，原名波斯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义宁坊街

东之北波斯胡寺”，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奉敕所立之寺，天宝四载始改大秦寺也。日本高楠顺次郎自《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发现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景净，亦为波斯僧。

## 二 祆教

祆字从示从天，始见于《魏书》卷一〇二《康国传》。祆教(Zoroastrianism)创立者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为公元前六百年至五百二十年间人。生于伊兰西境阿忒罗柏敦(Atropatene)。其事迹吾人所知甚少。唯一可佐考证者，即其教圣经《阿维斯塔》(Avesta)也。苏鲁阿士德设教，认为世上有善恶二神，人生天职为助善神以抗恶神，而以火代表善神而崇拜之，故又称拜火教也。日为光明之原，故亦拜之。其余月星诸天体，亦在崇拜之列。中国人以为拜天，故又名火祆教。此教至萨珊朝定为国教，始大行于西域。陈垣先生著有《火祆教入中国考》专书，今摘录如下：

### 1. 中国史书所记西域各国火祆教情形

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九七)

焉耆国俗事天神。(《魏书》卷一〇二，《周书》卷五〇，《北史》卷九七)

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魏书》卷一〇二，《北史》卷



九七)

滑国……其国事天神火神。(《梁书》卷五四,《南史》卷七九)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祿迪城,西域诸国皆归之。有胡律置于袄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魏书》卷一〇二,《隋书》卷八三)

波斯国俗事火袄神(《周书》卷五〇)

杜环《经行记》云: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袄(或作祆),诸国事者,本出于此。(《通典》卷一九三,康居注)

孝亿国(一)界周三千余里,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百余所。(《酉阳杂俎》卷四)

(一) 孝亿国即 Siut 之译音,古代上埃及之名也。隋炀帝时,埃及尝为波斯王库思老二世所占,波斯人在埃及势力甚盛。阿拉伯南部夜门(Yemen)亦为波斯属地。由夜门渡红海往上埃及,仅隔一衣带水。上埃及之有袄祠无足异也。

俱德建国(一),乌浒河中、滩流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

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如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酉阳杂俎》卷一〇）

（一）俱德建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安西都护府所辖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之王庭州都督府。该府置于久越得鞬国步师城。久越二字，速读之即俱字音。西文名作 Katagan。

疏勒国俗事袄神。（《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作“俗祠袄神”）

于阗国好事袄神。（《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作“喜事袄神”）

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又叛逆之罪，就火袄烧铁灼其舌。（《旧唐书》卷一九八，《唐会要》卷一百，《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

康国祠袄神。（《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波斯国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酃酃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袄。（《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波刺斯国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为所宗也。（《大唐西域记》卷一）

(一) 提那跋即 Dinava 之译音，日神也。玄奘《西域记》之天祠，其义甚不明了。指袄教之祠欤？大自在天（湿婆）之天祠欤？据《西域记》卷一一，有天祠之国，尚有西印度之苏刺侏国、瞿折罗国、茂罗三部卢国、阿点婆翅罗国、狼揭罗国、臂多染罗国、阿鞞荼国、伐刺拿国等也。玄奘书中无袄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关于康国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

从大寔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此六国总事火袄，不识佛法（一）。（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一）综观所有上方诸记载，由非洲向东，迄于新疆，大凡波斯人足迹所至之处，皆有袄祠也。

## 2. 袄教之传入

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赋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一）帝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魏书》卷一三《灵太后传》）

（一）陈垣谓太后诗仅一句，然已与火袄教光明清洁之旨有合云。此为袄教在中国北部最早之信奉者。

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隋书》卷七《礼

仪志》)

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遂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一)。(《隋书》卷七《礼仪志》)

(一) 后齐后周皆有自后魏分出。后魏时,中国北方既有胡天祀,则周齐时代有之无足异也。魏周两代,中国与波斯皆有政治上之交通。波斯人来中国者,必甚众,故其国教,亦同时传入也。齐周两主,皆躬亲祭拜,其教之盛,亦可知矣。至唐时来中国之西域人更多。唐高祖时即置袄祠及官,以主之矣。

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袄正。注:“袄,呼朝反。袄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咀。贞观二年,置波斯寺。”(《通典》卷四〇《职官典》)

视流外,勋品,萨宝府袄祝(原作祓祝,今据《旧唐书·职官志》改),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一)。(《通典》卷四〇《职官典》)

(一) 《通典》此卷所载之官制,乃开元二十五年所定者也。关于萨宝,法国伯希和有长篇考证,登于《法国学校杂志》(Le Sa-Pao, Bull. de l'Ecole française, vol III, pp. 665-671.) 其原文余惜未得见。劳费尔(B. Laufer)之《中国伊兰篇》(Sino-Iranica, p. 529)亦略言之。萨宝之原音,似尚未确定。有谓为叙利亚语 Saba(老人)之译音者,恐未确也。《长安志》言萨宝府官,主祠

袄神。亦以胡祝称其职。则此等官守，必以胡人充之。唐代疆宇远届，葱岭东西，先后隶入版图。其尊崇火袄完全政治作用，实欲招来西域，怀柔人心也。其情形，陈垣谓“颇有类于清人之尊崇黄教，建祠设官，岁时奉祀，并非出自本心。唐代两京之有火袄祠，犹清京师各处之有喇嘛庙耳”。

西京布政坊西南隅，胡袄祠。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醴泉坊西北隅，袄祠。（《长安志》西北隅作西门之南）（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普宁坊西北隅袄祠。（韦述《两京新记》卷三）

靖恭坊街南之西袄祠。（宋敏求《长安志》卷九）

布政坊胡袄祠。注：“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袄神，亦以胡祝充其职。”（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

东都会节坊袄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立德坊胡袄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神庙。（妖当作袄，僧本作胡）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僧（本作胡）为袄主。其袄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张鷟《朝野金载》卷三）

凉州袄神祠，至祈祷日，袄主至西袄神（西本作胡）前，舞一曲，即却至旧袄所，莫知其所以然也。（张鷟《朝野僉载》卷三）

袄神。注：“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二十龛。其院周回一百步。”（《沙州志》杂神条）

两京及磧西诸州火袄，岁再祀而禁民祈祭（一）。（《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一）陈垣谓禁民祈祭，则与后代官庙之性质相同，尤类于清朝喇嘛庙也。

又唐武宗会昌五年，毁天下佛寺。武宗制文及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中，大秦、穆护、祓（应作袄）三名并称。《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云，武宗即位，废浮屠法，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七月，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唐书》及《通鉴》皆作袄，可用以校正武宗制文及李德裕之表也。

东京城北有袄庙。（原注呼烟切）袄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

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亦朴也。自唐以来，袄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镇江府朱方门里岗之上有火袄庙。宋嘉定中迁于山下。端平间，郡守吴渊毁其庙。（《至顺镇江志》卷八）

大内西去右掖门袄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一）

（一）张邦基及孟元老均北宋末南宋初人。汴梁镇江之有袄祠，盖唐时遗留者也。镇江距扬州甚近。在唐时，扬州为波斯、大食贾胡荟萃之地。贾胡皆富比王侯。在扬州附近邻邑，风景优美之地，建立庄墅者必甚多。各地既有其人之寄庐，则各地之有其人所奉祀之袄祠，无足异也。汴京袄庙之祝，史世爽袭职踰二百年。考之《唐书》袄祝皆以胡人充其职。史世爽必胡人（波斯人）之裔，可无疑也。袄教僧人可娶妻，于此亦明矣。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僧，受袄教之影响，亦娶妻。此等外国僧侣，远离乡里，其所娶之妻，必为中国妇女，又可无疑也。

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袄神，不知何人立也。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建隆元年，太祖平泽潞，仍祭袄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宋史》卷一〇二《礼志》）

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监史序祀玄冥五星于北郊，除地为坛，望告已而雨足，遣官报谢及社稷，……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牛，祠袄祠城隍用羊一，八笏八豆。（《宋史》卷一〇二《礼志》）（一）

（一）由此两条观之，祭祠袄庙，在宋代固早已列入国家祠典矣。史序或即史世爽之同族。

### 三 摩尼教

#### 1. 摩尼教之创始及其输入中国

摩尼教（Manichaeism）创始于波斯，逐渐行于中央亚细亚及邻近诸国。欲序中国之摩尼教，不得不先述西域诸国之摩尼教也。中央亚细亚诸国无详细之记载，欲求得诸国之摩尼教情况，又不得不求之汉文书籍。汉文书籍中，关于西域诸国摩尼教之记载，亦不多也。陈垣有《摩尼教入中国考》之作。吾特自其书中，摘录如下：

延载元年（一），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佛祖统纪》卷三九）

（一）武后延载元年，即公元六九四年也。拂多诞之名，亦见京师图书馆所藏之《摩尼教经残卷》。陈垣之意，《二宗经》即《摩尼教经》也。一般学者，皆以延载元年为



摩尼教始入中国之年。然蒋斧据《长安志》卷一〇，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后唐代宗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大云光明”。六年正月，敕赐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等情。因谓摩尼教之来中国，当在周隋之际。（见《敦煌石室遗书·摩尼经残卷》末尾蒋氏考略）蒋氏之说，不为无因。祆教后魏时已入中国。景教、回教皆以唐太宗时入中国。何摩尼教迟至唐武后时始入中国耶？

开元七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矰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一）。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是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并见卷九九七，及《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

（一）慕阇之名，亦见京师图书馆《摩尼教经》。故可断吐火罗王所献者，即摩尼也。慕阇，其教之法师也。自其教经之词之义玩之，拂多诞似亦非人名。慕阇列于拂多诞之前，故慕阇必较拂多诞高一级。李肇《国史补》有大摩尼、小摩尼；即此之谓欤？

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

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一）。（《唐会要》卷四九《摩尼寺》）

(一) 此两条同一事。而《唐书》则称为阴阳人也。法术祈雨，发源于克什弥尔。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一章及六十一章。摩尼未创教时，尝壮游四方，必得此秘术于外国，以后世代传授，为其教中大师之一种职务也。唐时，以回纥最崇摩尼。摩尼之祈雨法术，回纥人必学得之也。陶宗仪《辍耕录》卷四，祷雨条云：“往往见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令、旗剑、符图、气诀之类，一无所用。惟取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咒，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岂其静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异物耶？石子名曰‘鲜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宝之属耳。”五代时，阿拉伯人依宾麦哈黑尔 (Ibn Muhahil) 之游记，亦尝记突厥人及鞑靼人用石祈雨事。《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记国师胆巴传习梵秘，得其法要。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摩尼师之祈雨术，大约即《辍耕录》所记者也。

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一)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通典》卷四〇，并见《僧史略》卷下，乡作师，罪作罚。又见《佛祖统纪》卷四〇及卷五四)

(一) 陈垣云：“末摩尼之名之见于汉文载籍者，此为最始。”摩尼教本集合佛教、祆教及基督教等而成。在波斯其教主摩尼则遭祆教僧正之诛戮，信徒驱逐。在西方

基督教诸国，摩尼之徒亦遭排挤。东方中国，久为佛教流行地。后来之摩尼之徒，欲伸足其间亦难矣。

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佛祖统纪》卷四一、五四）

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僧史略》卷下）

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僧史略》卷下，并见《通鉴》卷二三七胡注）

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佛祖统纪》卷四一、五四）

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火袄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唐文粹》卷六五舒元與《重岩寺碑序》）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一）。（出《报应记》，《太平广记》卷一〇七）

(一) 此乃佛教徒排斥摩尼教徒之记文也。

(述开元二十年,明诏禁断摩尼曰)末尼既是邪见,朝廷便须禁止。今乃纵其自行,不加科罚,曾不思此立有染其习者,邪以传邪,适足为佛法之混滥。嘻!不知当时君臣,何其不能区别耶。(《佛祖统纪》卷四〇)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如此。(《佛祖统纪》卷四二、五四)

梁贞明六年秋七月,陈州妖贼毋乙自称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诛。(《新五代史》卷三)

梁贞明六年冬十月,陈州妖贼毋乙、董乙伏诛。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时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风影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发州兵讨捕,反为贼所败。陈、颍、蔡三州,大被其毒。群贼乃立毋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至是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贼溃,生擒毋乙等首领八十余人。械送阙下,并斩于都市。(《旧五代史》卷一〇)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党类立毋乙为天子,累讨未

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诱佛教，所谓相似道也。或有比丘为饥冻故，往往随之效利。有识者尚远离之。此法诱人，直到地狱。慎之哉！（《僧史略》卷下）

尝考《夷坚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一），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取《金刚经》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经》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二）苏邻国（三）中，降诞王宫为太子，出家称末摩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略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

（一）今本《夷坚志》无此文。明教会之名始见于此。

（二）西那玉界道家所称西王母之国也。

（三）苏邻国即《魏书·波斯传》之宿利城，《周书·波斯传》之苏利城，《隋书》之苏蕳城。第一节记摩尼生于克泰锡封附近之玛第奴（Mardinu）地方。克泰锡封与赛流克雅常并称，两城仅隔一河而已。不举玛第奴而言苏邻者，盖苏邻为都城，人人所知也。

复假称白乐天诗云：“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

二宗陈寂默，五佛继光明。日月为资敬，乾坤认所生。若论斋絜志，释子好齐名。”以此八句表于经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时作礼，盖黄巾之遗习也。（原注：尝检乐天《长庆集》无苏邻之诗。乐天知佛，岂应为此不典之词。）（《佛祖统纪》卷四八）

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衿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一），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教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更相结习，有同胶漆。万一窃发，可为寒心。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欲乞朝廷戒敕监司守臣，常切觉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习不根经教之文，例行阔略。仍多张晓示，见今传习者，限一月听赍经像衣帽，赴官自首，与原其罪。限满，重立赏，许人告捕。其经文印版，令州县根寻，日下焚毁。仍立法，凡为人图画妖像，及传写刊印明教等妖妄经文者，并从徒一年论罪，庶

可阴消异时窃发之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

(一) 陆游应诏条对，系孝宗初年事也。陈垣谓：“二衿子当即二宗，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谓阐扬二祀是也。四果系白云宗，非摩尼教。见《释门正统》。牟尼教即摩尼教，明教亦摩尼教。《佛祖统纪》所谓明教会，《通鉴》胡三省注所谓明教僧，明使为摩尼教神名。”

良渚(即僧宗鉴)曰：“准国朝(赵宋)法令，诸以《二宗经》(一)及非《藏经》所载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文者，谓《佛佛吐恋师》、《佛说啼泪》、《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之类。其法不茹荤饮酒，昼寝夜兴，以香为信，阴相交结，称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则冯狼作乱，如方腊、吕昂辈是也。……如此魔教，愚民皆乐为之。其徒以不杀、不饮、不荤辛为至严。沙门有为行弗谨，反遭其讥。出家守法，可不自勉。”(《佛祖统纪》卷三九)

(一) 陈垣谓“《二宗经》即《摩尼教经》也”。

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犹五行之有沴气也。今摩尼尚扇于三山，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无知愚民，皆乐趋之。……有识士夫，宜

加禁止。”(一)(《佛祖统纪》卷五四)

(一) 陈垣云：“元明而后，政府对摩尼教徒严加禁止。典籍上罕见有摩尼教之名矣。《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禁令云，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白衣善友，即指摩尼教。《明律集解附例》卷一一云：“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原注：西方弥勒佛，远公白莲社，牟尼明尊教，释氏白云宗，是四样。明尊云者，明教之尊，所以称明使，亦犹佛氏之称世尊也。”

泉州府晋江县华表山，与灵源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余岁。当汉献帝建安之戊子(一)，寄形棕晕，国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棕晕者禁院石榴也。其说与攀李树，出左胁相应。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见法性，究竟广明。云即汝之性，是我之身；即我之身，是汝之性。盖合释老而一之，行于大食、拂菻、火罗、波斯诸国。晋武帝太始丙戌(二)，灭度于波斯。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赞，



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开元中，作大云光明寺奉之。自言其国始有二圣，号先意夷数，若吾中国之言盘古者，末之为言大也。其经有七部。有《化胡经》，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苏邻事。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sup>(三)</sup>。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其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因得置不问。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庵后有万石峰，有玉泉，有云梯百级及诸题刻。（《闽书》卷七《方域志》）

（一）建安戊子，即公元二〇八年。据西史，摩尼生于公元二一六年。两方记载相差八年。

（二）晋武帝太始丙戌，即公元二六六年，而西史则谓其卒于二七七年。两者相差又十一年，吾人当以西史记载为可信也。

（三）摩尼教本融合他教而成，西史亦言之。彼既至中国，或亦采择释老之说也。上方《佛祖统纪》谓“今（南宋时）摩尼尚扇于三山”，与此方呼祿法师授侣三山者，相印证也。就其名观之，呼祿或为波斯人。何乔远《闽书》

成于明万历时。当是时华表山之摩尼庵尚存在。可见其教至明末，尚未全绝迹也。

## 2. 回纥与摩尼教之关系

回纥，铁勒之一部。又曰袁纥，曰乌护，曰乌纥，曰回鹘。初居娑陵水上(今之色楞格河)，唐初，树牙独乐水上(今之图拉河)。唐武宗时，国为黠戛斯(Kirghiz)所破，有十五部奔葛逻祿，又有入吐蕃、安西者。《元史》称在安西回纥之遗众曰畏吾儿。其地唐初高昌国之故壤也，故又曰高昌。唐末，阿拉伯史家麻素提(Mas'udi)称之为塔格司格司(Tagazgaz)。麻素提谓当彼时，塔格司格司人为突厥诸部中最勇敢、最众庶者，政治最为清明。其疆土西起呼罗珊(Khorassan)，东至秦(Sin)。都曰固山(Kushan，即高昌之讹音)，王称号曰伊儿汗(Irkhan)。突厥诸部中，仅此一部崇奉摩尼教。(见《黄金牧地》第一卷第288页)摩尼教何时传入回纥，麻素提亦无记载。陈垣之《摩尼教入中国考》第三章谓“摩尼教之入回纥与入唐朝其时代相去不远”，即唐高宗或武后时也。有汉文《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纪其事。碑在今外蒙古，李文田《和林金石录》载之。此碑清末发现。已断为五片。两片文理相属，存二十四行。余三片，存行数不等，不能得其叙次。陈垣录其第七至第十行如下：

(第七行)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率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克复京洛。皇帝(下阙)

(第八行)帅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辨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下阙)

(第九行)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特望(下阙)

(第十行)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下阙)

此外残石三片,中有一片,存字八行,莫知所属。陈垣谓为前片第六至第十三行之下截。中间尚有残阙,揭录如下:

(接第六行)帝蒙尘。史思明

(接第七行)乃顿军东都,因观风

(接第八行)侯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

(接第九行)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

(接第十行)后慕闍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

此可汗即《唐书·回纥传》之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也,卒于唐穆宗长庆元年。碑中有“慕闍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之语。故得知其指摩尼也。慕闍为摩尼教僧侣职名,见于京师图书馆摩尼教残经。陈垣谓“碑题圣文云者,谓睿息等四僧入国,开政教于回鹘也。神武云者,谓佐唐克复京洛,讨史思明等有功也”。

摩尼教传入回纥，已有上方碑文为证。汉文载籍中记回纥与摩尼之关系，可条举如下，亦足以覘当时之情形也。

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

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佛祖统纪》卷四一、五四）

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

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僧史略》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注）

贞元十二年，回纥又遣摩尼八人至。（《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一），屏酒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纥传》）

（一）摩尼不茹葷，而此处言其茹葷，殆有脱字或差误也。唐宪宗元和时，摩尼教已久入中国，而此处言始以摩尼至者，亦误也。

元和元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佛祖统纪》卷四一）

回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城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

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sup>(一)</sup>。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纥有功也。(李肇《国史补》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元年未注)

(一) 大摩尼与小摩尼，即其教中大小教士。此处亦谓其茹荤，误也。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官。先是回纥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纥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长庆元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会昌三年，乌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惊走。(《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鏐为河中节度使，会回鹘并摩尼师入朝。鏐欲示威武，倾骇之。乃悉军迎廷，列五十里。(《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鏐传》)

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

国(一),胡注云: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遣归国也。(《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一) 以上数节,每言回纥必及摩尼,其关系之深亦可知矣。

其东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当,事缘功德,理合精严。又有彼国师僧,不必更劳人检校。其见撚拓勿施郇达等,今并放归。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请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将军充检校功德使。其安立请随般次,放归本国者,并依来奏。想宜知悉。今赐少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七《与回鹘可汗书》)

“石诚直是一卑微首领,岂能有所感悟。况自今夏以来(会昌二年),两度检点(一)摩尼回鹘,又宠待温没斯至厚。恐诚直之徒,必怀疑怨。此去岂止于无益,实虑生奸。(《会昌一品集》卷一四《论回鹘石诚直状》)

(一) 陈垣云,检点云者,犹调查户口也。

但以将相大臣,累陈公议。……今逗留塞上,逼近边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可汗亦须深见事体,早务归还。所求种粮及安存(一)摩尼,寻勘退浑(二)、党项劫掠等事,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会昌一品集》

## 卷五《赐回鹘书》)

(一) 安存云者，陈垣谓犹近世条约所谓保护教士者焉。

(二) 退浑即吐谷浑。

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翦习至难。……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响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一)。(《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可汗书意》)

(一) 陈垣谓此为会昌元年事，乘回鹘败亡之际，取消其江淮传教权也。

会昌三年二月，制曰：“回纥既以破灭，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以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唐大诏令集》卷一二〇，《会昌一品集》卷三，《唐会要》卷四九)

会昌三年，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产资入之官。(《新唐书》

卷二一七下《回鹘传》)

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宫。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僧史略》卷下大秦末尼条）

会昌三年，敕天下末尼寺并令废罢。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纥者流之。诸道死者大半。（《佛祖统纪》卷四二、五四）

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纥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唃没斯也，归国赐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周广顺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贡玉团、白氍、貂皮等。（《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新五代史》卷一一《周本纪》）

于阗国，建隆二年十二月，遣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

复有摩尼寺波斯僧<sup>(一)</sup>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王延德《高昌行纪》，并见《宋史·高昌传》）

（一）由此条可知以前摩尼教僧侣，皆波斯人充之也。



大食国，咸平六年，又遣使婆罗欽三摩尼等来贡方物。摩尼等对于崇政殿，持真珠以进。自云离国日诚愿得瞻威颜即献此，乞不给回<sup>(一)</sup>。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优加恩赉。（《宋史》卷九四〇《大食国传》）

（一）此节之摩尼必为其教中教士，未必即为人名。观其乞不给回，即知其志在于道矣。

## 第七章 中国古籍关于波斯之 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

### 一 矿石

密陀僧 苏恭《唐本草》曰：密陀僧(一)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亦有白色者，作理石文。(《本草纲目》卷八)

(一) 密陀僧即波斯语 Mirdasang 或 Murdasang 之译音，其化学名曰 litharge。产波斯国起儿漫省 (Kirman) 戴马文德城 (Demawend) 附近。阿布曼肃麦瓦法喀 (Abu Mansur Muvaffaq) 之波斯文《药理学》亦称此物曰 murdasanj，下注又名 murtak。(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08 页)

珊瑚 苏恭曰：珊瑚(一)生南海，又从波斯国及师子国来。寇宗奭曰：波斯国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犬舶，堕铁网水底取之。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二岁变赤。枝干交错，高三四尺。人没水以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则腐蠹。(《本草纲目》卷八)

(一) 珊瑚二字，似亦译音，借自外国者，唯至今学者尚未能查得究出自何语。波斯文称之为玛尔章 (Marjan)，俄文之玛尔赞 (Marzan) 即由玛尔章而来。波斯人又称之曰毕儿巴儿 (birbal)。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古时皆产珊瑚。《后汉书》及《魏略》皆记大秦国产珊瑚。《新唐书·拂菻传》并记珊瑚采取方法。景教碑文谓“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夏德 (Hirth) 谓必即红海也。波斯祆教圣人苏鲁阿士德谓珊瑚有神力，有益于卫生云。罗马人白里内 (Pliny) 谓当彼时，波斯人皆取珊瑚枝系于小儿之颈项，以辟邪云。波斯国俗，小儿系珊瑚一小块于腹，以辟邪，盖其人视珊瑚犹符咒焉。(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23—525 页)

炉甘石 李时珍曰：真鎔石<sup>(一)</sup>生波斯，如黄金，烧之赤而不黑。(《本草纲目》卷九)

(一) 鎔石之名，亦见《魏书》、《周书》及《隋书》之《波斯传》。《荆楚岁时记》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鎔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李时珍所言与曹昭《格古要论》相同。中国诸家所记鎔石性质，与波斯人及阿拉伯人所记吐梯亚 (tutiya) 完全相同，亚铅(铊)矿石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11—515 页)

绿盐<sup>(一)</sup> 唐李珣《海药本草》曰：绿盐出波斯国，生石上，舶上将来，谓之石绿。装色久而不变。李时珍

曰：方家言波斯绿盐色青。阴雨中干而不湿者为真。

（《本草纲目》卷十一）

（一）波斯人称此药曰 zingar。阿拉伯人曰 zinjar，醋酸铜化石也，医家用以疗眼疾。（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510 页）

石硫黄 李珣曰：《广州记》云：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颗块莹净，不夹石者良。蜀中雅州亦出之，光膩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本草纲目》卷一一）

矾石 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近日文州诸番往往有之。波斯又出金线，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炼家用。李时珍曰：文如束针，状如粉扑者，为波斯白矾。……其状如紫石英，火引之成金线，画刀上即紫赤色者，为波斯紫矾，并不入服饵药，惟丹灶及疮家用之。（《本草纲目》卷一一）

黄矾 李时珍曰：波斯出者，打破，中有金丝文，谓之金线矾。（《本草纲目》卷一一）

琥珀（一） 出波斯国。（见《魏书》及《周书·波斯传》）

（一）《隋书·波斯传》作兽魄，避唐代先祖李虎之名也。琥珀由波斯语 Kahrubā 而来。

刺（一）（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刺者，波斯语 lal 之译音。用以称巴拉斯红玉

矿石 (balas ruby), 此石大抵皆色如红玫瑰。

避者达(一) (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波斯文 bidjade 之译音。用以称印度所产红宝石。

昔刺泥(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锡兰之转音。锡兰岛产各种宝石, 自昔驰名, 《明史·锡兰山国传》亦载之。

古木兰(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马来语 Kumala 之译音, 最美宝石也。

助把避(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阿拉伯语 dsobab 之译音, 原为绿翼蝇, 阿拉伯人用以称最上等深绿玉。波斯人亦沿用之。

助木刺(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波斯及阿拉伯语 zmerud, samurad 之译音, 绿色宝石之普通名称也。

撒卜泥(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波斯语 sabuni 之译音, 劣等淡绿色宝石也。

鸦鹞(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阿拉伯及波斯语 Yakut 之译音, 今欧人所称之鲁贝 (ruby) 及科伦德姆 (Corundum), 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皆称为鸦鹞。回教著作家多区别为红蓝黄白四种鸦鹞。《明史·锡兰山传》作亚姑。

马思良底(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不可考。

你蓝(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欣都斯坦语 Nilan 之译音,蓝宝石也。

屋朴你蓝(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屋朴,希腊语 Opalios 之译音,半透光之一种石头也。

猫睛(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此类宝石,对光视之,与缩小猫睛相同。今代西人亦有猫眼 (Cat's eye) 之名。

走水石(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今代西名克里斯拜利尔 (Chrysoberyl), 又名锡摩风 (Cymophane), 希腊语浮光 (Floating light) 之义。其义亦与中国文“走水”二字相同。

你豨卜的(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即乃沙不耳 (Nishapur, 地名,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之转音,其地产玉,驰名四海。

乞里马泥(一) (见《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

(一) 即起儿漫之转音,《明史》作乞力麻儿。其末尾之儿字读音,或同于倪字,古代二字音相同也。一五一〇年时 (明武宗正德五年),巴波撒 (Barbosa) 亦称起儿漫为乞里马泥 (Quirimane)。(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173—176 页)

## 二 植物

胡黄连 苏恭曰：胡黄连出波斯国，生海畔陆地。苗若夏枯草根，头似鸟嘴，折之内似鸛鹤眼者良。八月月上旬采之。（《本草纲目》卷一三）

缩砂薔 李珣曰：缩砂薔生西海及西戎波斯国，多从安东道来。（安东道似为安西道之误。《本草纲目》卷一四）

荜茇（一） 苏恭曰：荜茇生波斯国，丛生，茎叶似蒟醬，其子紧细，味辛，烈于蒟醬。胡人将来，入食味用也。陈藏器曰：其根名毕勃菴，似柴胡而黑硬。（《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荜茇，梵语 pippali 之译音。今代英文曰 pepper，德文曰 pfeffer，即胡椒也。荜茇原产印度，以后移植波斯。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蒟醬，荜茇也。生于蕃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调食，故谓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种蔓生。”嵇含晋时人，已详记之。故荜茇之名，似先由印度传来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74—375 页）

蒟醬（一） 李珣曰：《广州记》云：出波斯国，实状若桑椹，紫褐色者为尚，黑者是老根，不堪。然近多黑色，少见褐者。（《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 据《南方草木状》，蒟酱即芨芨也。

补骨脂(一) 马志曰：补骨脂生岭南诸州及波斯国。李时珍曰：补骨脂，言其功也。胡人呼为婆固脂，而俗讹为破故纸也。（《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 补骨脂，梵语原音为 Vakuci，孟加拉语 (Bengali) 及欣都斯坦尼语 (Hindustani) 皆称之为 hakuc 及 bavaci，乌利雅语 (Uriya) 称之为 bakuci，彭甲伯语 (Panjab) 称之为 babci，孟买语曰 babci，马拉第语 (Marathi) 曰 bavaci。今代植物学上名辞曰 *Psoralea Corylifolia*，为印度普通植物，希马拉雅山以南，直至锡兰岛各地皆产之。其子棕黑色，大如针头，蛋形，甚芳香，味苦有油性。每年一生，甚鲜有高过三英尺者。每节处有一叶，长约二寸，宽约一寸半。花带淡红色，生于长细梗上。波斯文虽无其名，然为其人之贩运品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83—485 页）

茉莉(一) 李时珍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蒔之。《洛阳名园记》作抹厉，《佛经》作抹利，《王龟龄集》作没利，《洪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本草纲目》卷一四）

(一) 茉莉，梵语原音为 Mallika，暹罗人亦称之为 ma-li。（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31 页）

青黛亦名靛花(一) 马志曰：青黛从波斯国来。今以太原并庐陵、南康等处，染淀瓮上沫紫碧色者用之，



与青黛同功。李时珍曰：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既不可得，则中国靛花亦可用。（《本草纲目》卷一六）

（一）蓝靛原产印度。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一世（Khosrau I）时，始由印度输入波斯，用以染发。

螺子黛（一） 炀帝宫中争画长蛾。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国。（冯贽《南部烟花记》）

（一）螺子黛究为何物，余不能考。或即青黛之类也。

蒔萝（一）又名小茴香 李珣曰：按《广州记》云生波斯国。马芹子色黑而重，蒔萝子色褐而轻，以此为别。善滋食味，多食无损。即不可与阿魏同食，夺其味也。（《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蒔萝，波斯原音曰 zira，梵语曰 jira。此物原产伊兰高原，以后移植印度、埃及。蒔萝有四种。起儿漫产者色黑，波斯产者色黄，性较猛烈。又有叙利亚种及那巴提（Nabathaea）种。有天然出者，有人工种植者。阿布曼肃谓起儿漫种最良。《本草纲目》同卷同条，李时珍又举慈谋勒为蒔萝之别名，恐为讹音。确音应作慈勒。慈勒之名，见于唐慎微《证类本草》。慈勒即蒔萝之转音。（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83—384 页）

草鼓 陈藏器曰，生巴西（一）诸国。草似韭状，鼓出花中，彼人食之。（《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巴西亦波斯之转音。《明史》卷三二五作巴喇西。波斯火袄教徒迁留至印度者，今代西人仍称之为巴

儿西人 (Parsee)。陈藏器去其中间儿字音。玄奘《西域记》作波刺斯。

巴旦杏(一)，亦八担杏，又名忽鹿麻。李时珍曰：巴旦杏出回回旧地。今关西诸土亦有。(《本草纲目》卷二九)

(一) 巴旦即婆淡，《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作把聃。波斯文 badam 之译音，华言杏仁也。忽鹿麻乃波斯文 Khurma 之译音，华言枣也。李时珍谓巴旦又名忽鹿麻，大误。忽鹿麻，《辍耕录》卷二七金果条作苦鲁麻，《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作鹖菴。鹖菴，波斯枣也。有作千年枣者，又有作万年枣者。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酉阳杂俎》卷一八)

阿月浑子(一) 陈藏器曰：阿月浑子生西国诸番，与胡榛子同树。一岁胡榛子，二岁阿月浑子也。李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本草纲目》卷三〇)

(一) 波斯语称树果曰 agoz，希伯来文曰 egoz，亚美尼亚文曰 engoiz，波斯文称桐子曰 ven 或 ban。中国文之阿月浑，或为 agoz-van 之译音。和斯辉《忽必烈饮膳正要》称之曰必思答，为新波斯语 pista 之译音。必思答树

流出之汁，阿拉伯人称之为曰 mastaki。《饮膳正要》译曰马思答吉。《明一统志》卷八九，记撒马儿罕产苾思檀，叶似山茶，果似银杏。今代英文称之为曰 pistachio。阿月浑为古代索格德亚 (Sogdiana, 即康居国) 及呼罗珊 (Khorasan) 两地特产。波斯人自古即以阿月浑子为食品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246 页)

阿勒勃(一)，亦名波斯阜葵 陈藏器曰：生拂菻国。状似阜葵而圆长，味甘好吃。李时珍曰：此即波斯阜葵也。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波斯阜葵彼人呼为忽野檐(默)。拂菻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椽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味甘如饴，可食，亦入药也。(《本草纲目》卷三一)

(一)《本草纲目》原作阿勃勒。然查陈藏器《本草拾遗》实作“阿勒勃产佛逝国”。又唐慎微《证类本草》亦作阿勒勃。《本草纲目》之阿勃勒为误刊，毫无疑义。劳费尔考此字实为梵语 Aragbadha 或 aragvadha 之译音，波斯人借用而已。此树产于印度、锡兰及南洋群岛，花极美丽，今代印度市场中极多。英文称之为曰 Cassia pods, 波斯人受自印度人及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称之为曰 Xiyar-chambar, 亚美尼亚人称之为曰 xiar-samb, 忽野檐默即其译音也。今代波斯人又称其树及果曰巴克拔 (bakbar), 迦

布逻(Kabul)地方产此甚多,故又曰迦布里(kabuli)。阿拉伯人移植此树于埃及及亚洲西部,印度原名 aragvadha 亦随之而西。阿拉马人(Aramaer, 叙利亚北部人)讹作 arigbada, 或 arigfada, “阿梨去伐”即其译音,其实仍与阿勒勃同音也。

葡萄(一) 寇宗奭曰:段成式云,葡萄有黄白黑三种。《唐书》言波斯所出者,大如鸡卵。此物最难干,不干不可收。不问土地,但收皆可酿酒。(《本草纲目》卷三三)

(一) 葡萄又作蒲陶。脱马歇克(Tomaschek)、荆斯密尔(Kingsmill)及夏德(Hirth)等皆谓为希腊文 Botrus 之译音,劳费尔谓为波斯文 budawa 之译音,酒之义。两说中,吾取夏德,盖较直接也。《史记·大宛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张骞使西域时,大夏之希腊王朝亡尚未久,希腊人在大夏者甚多。葡萄之名,骞或闻自希腊人。葡萄为亚洲西部伊兰高原特产。张骞自大宛移植中国。罗马人移植高尔(Gaul, 法兰西古名)及莱茵河(Rhine)两岸。

橄榄 马志曰,有一种波斯橄榄,生邕州。色类相似,但核作两瓣,蜜渍食之。(《本草纲目》卷三一)

齐墩树(一)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

廬(原注:音汤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齐墩即波斯语 *zeitun* 之译音,橄榄也。阿拉马人(Aramaian, 叙利亚北部人)称之为 *zaita*。齐廬即其译音。希伯来文曰 *zayita*, 阿拉伯人亦曰 *zeitun*, 与波斯文同也。亚美尼亚文曰 *jet, dzet*。亚洲西南各国之音,大抵相同。赛米人种(Semite, 即犹太腓尼基及阿拉伯等)最初种植此树,授之波斯及其他各伊兰民族。元末,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Ibn Batuta)《中国游记》,大书特书,谓中国无橄榄也。又同时孙丹尼牙总主教(Archbishop of Soltania)之《大可汗国记》亦言“共国中不产油橄榄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415—419页)

石蜜 孟铤曰: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本草纲目》卷三三)

无花果亦名阿驛(一) 阿驛,波斯国呼为阿驛,拂林呼为底栋。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椴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棗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阿驛及下条之映日,皆为波斯语 *anjir* 之译音。曲儿忒人(Kurd)曰 *hezir* 或 *ezir*, 梵语曰 *anjira*, 印度斯坦尼语(Hindustani)同梵语,布哈拉人(Bukhara)曰 *injir*。

阿富汗人曰 *intsir*。又曰底楠（音尼），希伯来文 *tinu* 或 *Te'edah* 之译音，阿拉伯人曰 *tine*, *tima*, *tin*，腓尼基人曰 *tin*，阿拉马人曰 *tsinta*, *tenta*, *tena*，阿述利亚人曰 *tittu*，排勒维文（*Pahlavi*）作 *tin*。优昙钵乃梵语 *udambara* 之译音。此果不独中国人误以为无花，即古代亚理斯多德（*Aristotle*）、白里内（*Pliny*）、阿尔伯德思马格奴斯（*Albertus Magnus*）等名家，皆谓此树无花而实。实则此树外表无花，花藏于果内而已。当果尚未全熟时，剖而观之，花固盛开也。伊兰高原各处皆产之。《梁书》卷五四云：“波斯国中有优昙钵花（原作优钵昙误刊），鲜华可爱。”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盖或据亲见者而言也。与段氏同时之阿拉伯商人苏烈曼（其书成于公元八五一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亦曾记中国产无花果。

李时珍曰：无花果凡数种，此乃映日果也。即广中所谓优昙钵，及波斯所谓阿馐（原注：馐音楚）也。（《本草纲目》卷三一）

波斯枣（一）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波斯枣驰名四方，甚古时代，中国人即已知之。《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载有千年枣。《隋书》卷八三

《波斯传》亦载有千年枣。《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云：“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鹌莽。鹌莽，波斯枣也。”磨邻及老勃萨余意为非洲西北之摩洛哥及特林森 (Tlemssen)，说详《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陈藏器《本草拾遗》有“无漏”，谓即波斯枣也。“无漏”古代读音应如“不奴”(bu-nu)，埃及人称枣曰本奴(bunnu)，无漏即其译音。刘恂《岭表录异》记波斯枣亦详，兹不赘述。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果云：“泉州万年枣三株，蕃中名为苦鲁麻枣。”《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土产中有石榴、葡萄、万年枣，又称波斯枣。《本草纲目》亦作万年枣。鹌枣、窟莽及苦鲁麻，皆波斯文 Khurma 之译音。

薰陆香亦名乳香 陈承曰：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西者色黄白，南者色紫赤。日久重叠者，不成乳头，杂以沙石。其成乳者，乃新出，未杂沙石者也。薰陆是总名，乳是薰陆之乳头也。今松脂、枫脂中，亦有此状者甚多。李珣曰：按《广州志》云，薰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为上。（《本草纲目》卷三四）

翻齐(一) 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頊勃梨咄。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

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鬻齐，波斯语或排勒维文 birzai 之译音。瑛勃梨哞乃阿拉马语 Xelbanita 之译音，希伯来文作 xelbenah，《圣经·出埃及记》所言圣香四质料之一也，今代英文作 Galbanum，为树胶之一种。（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63—366 页）

沒药（一） 马志曰：沒药生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李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是波斯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李时珍曰：按《一统志》云，沒药树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时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余方取之。李珣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此又言沒药亦是松脂，盖出传闻之误尔。所谓神香者，不知何物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沒药为 myrrh 之译音。希伯来文作 mor，阿拉马文作 mura，阿拉伯文作 murr，波斯文作 mor，拉丁文曰 myrrha。李时珍谓沒或末，译自梵语者，误也，沒药不产印度。印度市上售卖者，皆来自波斯、阿拉伯及非洲东北地也。

沒树（一） 沒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缛。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



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据劳费尔，《酉阳杂俎》此节所言之没树，乃指 myrtle (*myrtus communis*) 而言，不可与没药相混，两树全不相同。没树，波斯文曰 *murd*，音亦相近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60 页）

婆那娑树(一) 婆那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蓐鞞。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甚美。（《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婆那娑即波罗蜜。李时珍云：波罗蜜，梵语也。因此果味甘，故借名之。安南人名曩伽结，波斯人名婆那娑，拂菻人名阿萨鞞，皆一物也。（见《本草纲目》卷三一）

槃柘穉(一) 槃柘穉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槃柘穉及群汉，皆不可考。

耶悉茗(一)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别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

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南方草木状》）

（一）耶悉茗为排勒维文 *Yasmin* 之译音。阿拉伯文亦同排勒维文。《南方草木状》为嵇含所著。含，晋惠帝时人也。耶悉茗之名，已于是时输入中国南方，可知当时海上交通之繁。印度人称此花曰 *mallika*。中国文茉莉二字，即其译音。据西人考证，梵语茉莉亦约于西晋时传至欧洲。今代英文称此花曰 *Jasmine*，实亦源于排勒维文。非洲东海岸各地，如马达加斯加岛土人称曰 *dzasimini* 者，实亦排勒维文，由阿拉伯人传至者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29—333 页）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酉阳杂俎》卷一八）

指甲花，花细白，绝芳香，番人重之，未详其名。又耶悉弭花、白茉莉花（红者不香）皆波斯移植中夏，如金钱花也。本出外国，大同二年，始来中土。（《北户录》）

安息香（一） 苏恭曰：安息香出西戎，状如松脂，黄黑色，为块。新者亦柔韧。李珣曰：生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状若桃胶，秋月采之。（《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安息香因来自古安息国，故名。《隋书》卷八三记龟兹国及漕国皆产安息香。李时珍谓能辟邪，及安息

诸邪，故名，不免为附会也。此香实为杂物，中有 *Styrax benzoin*。（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64—467 页）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酉阳杂俎》卷一八）

龙脑香亦名元兹勒 陈藏器曰：出波斯国，状似龙脑香，乃树中脂也。味甘平无毒。（《本草纲目》卷三四）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一），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砍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婆利国之名，始见《梁书》卷五四，又见《隋书》卷八二。

紫铍（一） 紫铍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而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濡其树枝条，即出紫铍。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二）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端作巢。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铍。昆仑国者善，波斯国

者次之。(《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 紫铍,铍应作铍,《唐会要》作紫矿。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出产品中冇紫梗,亦即此物。

(二) 沙利深者,余意此非人名,实即 Saracen 之译音,回教徒之义也。

芦荟(一) 李珣曰:芦荟生波斯国,状似黑锡,乃树脂也。(《本草纲目》卷三四)

(一) 芦荟为非洲特产,尤以索柯脱拉岛(Socotra)产者为最佳。阿拉伯人称之为 alua, alwa, 芦荟即 lua 之译音,首音 a 字略去,《开宝本草》讹作奴会,又讷会。唐时此物必由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输入中国者也。今代英文称此物曰 aloe, 亦由阿拉伯文转音而来。

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鬣尾。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燉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诸蕃志》卷下)

无食子亦名没食子 苏恭曰:无食子生西戎沙磧间,树似桤。李珣曰:波斯人每食以代果,故番胡呼为没食子。梵书无与没同音。今人呼为墨石、没石,转传讹矣。(《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

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sup>(一)</sup>。（《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沒食子产于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及波斯等地。《隋书》卷八三，记波斯国产无食子，为圆形突出物。蜥蜴啣树之枝叶嫩芽，而积其子于皮上，因成是物。古人以沒食子为工业及药品之用，内含百分之六十单宁酸，可用以鞣皮制革，及染羊毛、制造墨水等物。波斯人称之为 mazu。沒食、墨石、摩贼，皆其译音也。跋屨为波斯语 ballu 之译音。所谓“一年生无食子，一年生跋屨子”者，段成式不过照录所闻，波斯人确信其如此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69 页）

阿魏 阿魏出伽闍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sup>(一)</sup>。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弯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酉阳杂俎》卷一八）

（一）阿虞截为波斯语 anguza 之译音，又曰阿萨 (asa)，今代英文曰 asafoetida。伽闍那即《诸蕃志》之吉慈尼国，今英文曰 Gazna，《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曰哥疾宁。玄奘《西域记》卷一二漕矩叱国有鹤悉那城，皆一地也。形虞为梵语 Hingu 之译音，《西域记》卷一二

漕矩吒条作兴瞿草,和斯辉《饮膳正要》作哈昔泥,即波斯文 kasni 之译音,而 kasni, gisni 又自吉慈尼转音而来,以地名为物名也。阿魏为波斯国特产。古代希腊、罗马著作家亦多有言之者。(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53—362 页)

诃黎勒亦名诃子<sup>(一)</sup> 萧炳曰: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六路即六棱也。李珣曰:诃黎皮主嗽,肉主眼濡痛。波斯人将诃黎勒大腹等在船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鱼放涎滑,水中数里,船不能通,乃煮此洗其涎滑,寻化为水。则其治气消痰,功力可知矣。(《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诃黎勒乃波斯文 halila 之译音,阿拉伯文曰 halilaj, 吐火罗文曰 arirak, 梵语曰 haritaki, 西藏文曰 a-ru-ra。此树原产印度,以后移植波斯者也。今代英文称此树曰 myrobalan。(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78 页)

婆罗得<sup>(一)</sup> 李珣曰:婆罗得生西海波斯国。树似中华柳树,子如蓖麻子。方家少用之。李时珍曰:婆罗得梵言重生果也。(《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婆罗得,为梵语 bhallataka 之译音,印度斯坦尼语曰 belatak, 波斯文曰 baladur, 阿拉伯文曰 beladur。此树产于印度热地、南洋群岛斐律宾及澳洲北部,唯波斯、锡兰及阿萨姆以东缅甸诸国,皆不产之。此树果印度人用以制墨水及染发之用。果皮可染棉花。唯须以石灰水

作媒介物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482—483页)

乌木(一) 李时珍曰:《古今注》云:乌文木出波斯。舶上将来,乌文阖然。(《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乌文木乃译义,而非译音也。波斯文曰 abnus, 埃及文曰 heben, 今代英文 ebony 即由埃及文而来。非洲为古代此木之来源地。依梯俄皮亚(Ethiopia)人每年进贡波斯王大流斯乌文木三百株。《爱利脱利亚海纪事》(Periplus)载乌木由印度巴利格柴港(Barygaza)可船运至波斯湾。白里内(Pliny)记彭贝(Pompey)战胜安息王密脱拉达铁斯凯旋归罗马时,自东方带来印度乌木甚多,以示众云。(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485—487页)《古今注》为崔豹所著。豹,东晋时人,而波斯之名,则始见于《魏书》,吾故疑此节,为后人窜入者。

柯树亦名木奴(一) 李珣曰:按《广志》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本草纲目》卷三五下)

(一) 柯及木奴,似皆为译音。其原音究为何国语,不可考。

苏合香(一) 出波斯国。(《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隋书》卷八三《波斯传》、《梁书》卷五四《中天竺国传》)

(一) 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苏合为译音,其原音则至今尚未得考出。玄奘译《瑜伽师地论》(Yogacaryahhumicastra)作宰堵鲁迦,梵语 sturuka 之译音,今代英文曰 storax。(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456—461 页)

青木香(一) 出波斯国。(《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又《隋书》卷八三《波斯传》)

(一) 青木香大概即普通所谓之木香，又曰蜜香也。今代英文称曰 putchuk。

### 三 动物

驼鸟 李延寿《后魏书》云：波斯国有鸟形如驼，能飞不高，食草与肉，亦啖火，日行七百里。郭义恭《广志》云：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本草纲目》卷四九)

狗宝(一) 李时珍曰：《程氏遗书》载有波斯人发闽中古冢，棺内俱尽，惟心坚如石。锯开观之，有山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靓妆凭栏。盖此女有爱山癖，朝夕注意，故融结如此。(《本草纲目》卷五〇下)

(一) 此非波斯物产，姑置之于此耳。

### 附 驳劳费尔伊兰波斯与马来波斯说

美国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著作甚多。尤以《中国伊兰篇》(中国对古代伊兰文明史之贡献)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一书为最著。该书搜集和考证了关于中国史书中所载波斯国之植物、纺织品、矿石,以及波斯书所记中国之植物、矿石。其书中有一章,谓中国史书中所称之波斯实有二国。一在马来半岛,称之为马来波斯(Malayan Po-Se)。一在伊兰高原,故氏称之为伊兰波斯(Iranian Po-Se or Persia)。所根据之理由为:

〔一〕据樊绰《蛮书》卷一〇云:“驃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并见《新唐书》卷二二六)同书卷六谓:“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闍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

〔二〕《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引《南夷志》云:“南诏有婆罗门、波斯、闍婆、淳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珠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

〔三〕据洪刍《香谱》引《广志》云“乳香即南海波斯国松树脂”也。此句明言波斯在南海中,且伊兰波斯不产乳香也。又陈承《本草别说》记“薰陆香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西者色黄白,南者色紫赤。”陈承此处,亦明言波斯在南方也。

〔四〕据《广志》云:“柯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波斯之名,在正史上始见于《魏书》。魏文成帝和平二年,波斯使者始入贡于魏。而《广志》一书,大约成于晋时,是时代不同也。伊兰波斯通中国大概皆由陆道,而马来波斯之通中国,则陆道可由云南,海道可由广州也。

〔五〕杨慎《滇载记》及《南诏逸史》皆载宋徽宗崇宁二年，驃、波斯及昆仑三国，献白象于大理王。伊兰波斯与云南向无交涉。由伊兰运象往云南为不可能之事实。

〔六〕《宋史》卷四八九《闍婆国》：“淳化三年十二月，入贡。其使饰服之状，与尝来入贡波斯相类。”闍婆即爪哇人。爪哇人何能服饰类于伊兰波斯人？此必邻近马来波斯故也。

〔七〕周去非《岭外代答》及赵汝适《诸蕃志》皆有波斯国。然所言情形，绝非伊兰波斯。其为马来波斯无疑。

〔八〕据《酉阳杂俎》卷一六云：“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考此二字正为哲姆族（Cham）语 *baun*，及马来语 *hitam* 之译音也。

〔九〕据中国各书所记波斯之植物，详考之，多有非伊兰波斯所产，而实为马来半岛或南洋群岛所产者。

劳氏第一理由，乃根据樊绰之《蛮书》“驃国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一语。《蛮书》之有是语，吾意不过中国文中之肤泛记载。其接字未必有何几何学之意义也。中国正史上，此类记载正多，吾可略举数条如下也。《新唐书》卷一二〇《张柬之传》云：“姚州古哀牢国。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其国西大秦，南交趾。”大秦为罗马东边地。人尽承认其说。而此处乃言在永昌之西。若以科学方法言之，是大秦当在今缅甸境，方为无误。然苟依此说，则尽人皆知其谬也。《宋史》卷四八九《闍婆国传》云：“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若依科学方法读

《宋史》此节，大食国在阇婆南，泛海五日可至。当即今澳洲矣。而其实阿拉伯(古名大食)在爪哇岛(古名占婆)西北方，相去海程，不啻万里。泛海五十日，恐尚不能达也。《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云：“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佛郎机(Farangi)即葡萄牙也。明正德时，葡人据有满刺加，通中国。若仅据《明史》此条，而以科学方法读之，葡萄牙是在满刺加附近矣。然夷考其实，葡萄牙在欧洲，距满刺加尚不知其几千万里也。中国正史对于外国之地位之不可恃，有如此者。其原因或由于记载不精，或由于报告有误也。劳费尔欲以《蛮书》为确实可恃，失之远矣。

云南永昌自昔即与亚洲极西，波斯湾沿岸诸地有交通，可于《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献大秦幻人，又《魏略》记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等语，见之也。故《蛮书》记大银孔地方有波斯人，《南夷志》记南诏有波斯人贸易，俱不足异也。

古代中国史书，记外国地理位置方向，常不足恃，上方已言之矣。陈承谓波斯在南海中，亦犹《宋史·阇婆传》言大食国在阇婆之南者也。古代波斯湾沿岸诸国，海道来中国者，皆由南海至广州登陆。一般人遂误以为波斯等国，皆在南海中也。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是明以所有外国，皆在南海也。乳香虽不产伊兰波斯，然波斯商人贩运者，安知其不冒称为己国之产？而当时中国人又安能辨别孰为波斯本土之产，孰为其人之贩运品耶？

中国古书为后代人窜改者，不可胜数。《广志》之有波斯名称，安知不为后人窜入耶？私家著述，其确实可恃，不下于正史。吾人又何必以魏以前之正史中，无波斯之名，而遂疑中国人于魏以前，不知有波斯也。景教之名，未见于唐书，岂即可谓唐时无景教乎？伊兰波斯之通中国，不必皆由陆道。大秦王安敦之使者，东汉末即由海道，经日南徼外而达中国矣。

杨慎《南诏逸史》记波斯献白象于大理王。劳氏谓伊兰波斯与云南向无交涉。由伊兰运象往云南为不可能之事实也。劳氏此种理由，全不充足。东汉时，大秦人可由罽国经云南而至中国都城。宋时，波斯人为何不能在缅甸上岸，而抵云南乎？印度缅甸皆产象，吾人岂能禁阻波斯人不自该二国购象，奉献南诏耶？

南洋群岛自大食强盛，商贾东来以后，受回教文明感化。其使饰服，与波斯相类，无足异也。

《岭外代答》及《诸蕃志》之波斯国，似皆在非洲。因其地有波斯移民也。

《酉阳杂俎》之“白暗”及“黑暗”二字，皆为马来语。劳氏遂亦指为马来波斯之铁证。吾谓今代英语中，称香烟曰淡葩孤 (tobacco)，称番薯曰颇泰拖 (potato)，称西红柿曰脱玛拖 (tomato)。盖皆借用西印度土人之名称也。波斯大食之人在唐宋时执印度洋上商务之牛耳。借用马来人之名辞，以称其地上产，不足为异。波斯之不在马来，亦犹英国之不在西印度也。

中国史书中，所载波斯之植物，多有非伊兰波斯所产者。

劳氏谓亦为有马来波斯之铁证云。唐时，波斯商人来中国之众，可于阿布赛德 (Abu Zaid) 书中见之也。中国书中波斯之名，庸或有混乱之误，然大食人之记载，固亦无马来波斯之名也。此可证实中国书之不误。实无马来波斯，亦非中国土人之不注意也。伊兰波斯商人，来中国如是之众，沿途各国货物，亦必皆由之转运至东西各国也。中国人不能分辨孰为波斯土产，孰为马来产。因为波斯人经手之故，统称之为波斯物也(一)。

(一) 吾友章鸿钊所著《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大意亦与余说相同，不以劳氏之言为然。章君之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余此作亦成于一九二四年冬，当余寓青岛之时，获读章君之书，则在一九二九年秋，当此书正在排印之中。吾等之意见，实不约而同也。再参观一九二九年《地学杂志》第一期章君所作《同名异域之例》。

## 第八章 波斯人所知之中国 矿石动植物及其他

### 一 矿石

前言波斯国矿石及动植物得见知于中国人，足征古代海陆交通之繁。反而言之，中国人既能知波斯之物，波斯人亦必能知中国之物也。劳费尔之《中国伊兰篇》书中下部，有数章专言之。吾特为提录如下：

缟玛瑙 阿拉伯文伪托之亚理斯多德 (Aristotle) 《金石记》载中国及西国产缟玛瑙 (Onyx)，尤以西国者为佳。

鬼睾丸 (husyat iblis = devil's testicles) 产中国。怀之可以避盗，藏于篋中，可以避攻击。此石究为何物，不可考。

白铜 波斯语曰萨尔秦尼 (sar-Chini)，犹言“中国铜”也。据波斯人云，中国人用此铜以制镜及箭头、戈头、鱼叔等。

火硝 十三世纪时，阿拉伯人自中国得有火硝，称之曰泰尔格阿兴 (thelg-assin)，犹言“中国雪”也。

磁土 制磁之泥土也，波斯人曰萨克亦秦尼 (sak-i-chini)，犹言“中国土”也。波斯国乞里茫沙省 (Kermanshah) 亦产之，质极佳美。

## 二 动植物

邛竹杖 据《史记·大宛传》，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邛竹即方竹也。云南东北部产之最盛。广西、福建及山东登州皆产之。

丝 萨珊朝末年，养蚕抽丝之法，已由中国传至波斯。尤以岐兰省(Gilan)为最。其地养蚕之风，至今不息。公元四一九年，有中国公主下嫁于阗，公主将养蚕法传至。(事见玄奘《西域记》卷一二)由是而传至叶尔羌、拔汗那，更至波斯。费杜西(Firdusi)诗中，常言中国锦(dibai chin)，为波斯人重要装饰品也。汉以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即横贯波斯抵东罗马。

桃 中国桃种(*Amygdalus persica*)输入伊兰，约当公元前一二世纪。由波斯而亚美尼亚，而希腊，而罗马。传至罗马在公元第一世纪，帝政开始时也。白里内谓之波斯树(*Persica arbor*)。大约为汉武帝时安息使者，带归波斯者也。

杏 白里内称之曰亚美尼亚树(*Armeniaca arbor*)，其传入罗马与桃同时。今代英文曰 apricot，植物学家称之曰 *Prunus armeniaca*。

肉桂 波斯人曰达秦尼(dar-chini)，阿拉伯人曰达锡尼(darsini)，犹言“支那树”(Chinese Wood)也。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皆自中国取得肉桂。依宾库达特拔(Ibn Khordadhbah)为最先阿拉伯著作家记中国肉桂者，在当时为中国出口货之

一也。

北宋初，波斯人阿布曼肃尔麦瓦发喀(Abu Mansur Muvaf-faq bin Ali alharavi) 尝游印度等地。后归，侍萨曼朝(Sama-nide) 曼肃尔依宾奴克二世王(Mansur Ibn Nuh II)。王命以新波斯散文著《药理学大纲》一书。亦彼国之《本草纲目》也。收集所有当时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印度人及其本人之经验发明。虽至今日，波斯人尚奉为圭臬也。巴库(Baku)之波斯医士阿孔铎甫(Abdul-Chalig Achundow) 于一八七三年，尝译成德文。阿布曼肃尔生于北宋初，与马志同时。其书亦约与《开宝本草》同年成。(《开宝本草》成于九六八年至九七六年之间。阿布曼肃尔之《药理学大纲》约成于九七〇年。)《开宝本草》多集唐人经验。《药理学大纲》亦皆前人之经验也。书中印度及中国药物多言及之，肉桂即其一也。

生姜(zanjabil = ginger) 阿布曼肃尔分生姜为三种：中国、桑给巴尔(Zanzibar) 及美利纳维(Melinawi) 是也。三种之中，以中国产者为最佳。

黄连(mamiran) 黄连产中国，可医百病，尤能医眼疾。阿布曼肃尔书中载之。阿孔铎甫注谓为中国所产根茎。道特(Sheikh Daud) 谓印度产者色黑，质最良。中国产者色黄，亦佳。依宾拔都他记中国黄连运出口至西国。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 记甘肃肃州附近山岭，产大黄，又产小根一种，其人称曰万白龙尼秦尼(Mambroni Cini = Mamiran-i-Chini)。“至为其地土人所宝贵，可治各种疾病，治眼尤妙。土人取而混以玫瑰水，以石捣和之。傅之眼上，结果极佳。”今代



尚有大宗中国黄连经新加坡而运往印度也。

大黄(Rhubarb) 阿布曼肃尔谓大黄有中国(riwand-i sini)及呼罗珊两种。中国产者,用最广。雅库脱(Yaqut)谓尼沙不耳(Nishapur)产者最佳。新波斯文称曰力凡德(rewand)。以后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皆沿用波斯文。今代俄文曰力凡(reven),塞尔维亚文曰力维特(reved),皆由波斯文而来者也。阿布曼肃尔以后,阿拉伯著作家记大黄者甚多。一一五四年,爱德利奚(Edrisi)记大黄产于中国白庭克山(Buthink,或在西藏东北)。十三世纪时,依宾赛德(Ibn Sai'd)记中国产大黄甚多。依宾阿尔贝塔尔(Ibn al-Baitar)记大黄甚详。有中国产者,有波斯产者。叙利亚及北方诸国,皆产大黄甚旺。马哥孛罗记肃州诸山,皆产大黄甚丰。各国商人皆往该处贩运,而转至世界各处也。孛罗又记江苏苏州附近山上,亦产大黄。然今代苏州则毫无矣。

无患子(ratta = Salsola Kali) 阿布曼肃尔谓此来自中国,大小与李同。内有黑实,坚如石。可医各种慢性病,亦可解毒。性燥热,可炒食。

庵摩勒(amala) 依宾锡纳(Ibn Sina)谓此为中国人秘方。庵摩勒,波斯语也。寰堇《酒谱》云:“波斯国人制三勒浆,类酒,称曰庵摩勒或毗梨勒。”

蜀葵(guli xaira) 产中国。今英语曰hollyhock。

玫瑰(gul-cini) 依宾阿尔贝塔尔(Ibn al-Baitar)尝记中国玫瑰(wardsini),普通名曰nisrin。

檀香 依萨克依宾阿姆兰(Isak Ibn Amran)谓檀香来自

中国,而实则大半皆产于印度,中国仅广东略有之而已。

桦(Xalen = birch) 安塔启(Antaki)记桦产印度及中国。依宾阿尔开比尔(Ibn al-Kebir)记中国、鲁思(Rus,即俄国)及布尔加利(Bulgar,在窝尔加河畔)三国所产之桦树,最为高大。有用以制器皿,贩运至各国者,亦有用以制箭者。中国著作家最先记桦树者为陈藏器。中国北部山中多有之。

茶 阿布曼肃尔书中不载茶。阿拉伯著作家最先记中国人用茶者,为唐宣宗时商人苏烈曼也,称之为sax。以后阿拉伯著作家无有言及之者,颇可异也。欧洲人最先记茶者,为意大利人赖麦锡(Ramusio),见之于其《马哥孛罗游记序》载哈智摩哈美德之谈话记。饮茶习俗,十三世纪以前,尚未传至亚洲西部。蒙古人征服诸部后,始传入也。蒙古文、突厥文、波斯文、印度文、葡萄牙文、新希腊文、俄文皆称茶曰 Chai,实即茶字之译音也。英文之 tea、德文之 Thee,乃闽粤音也。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英国驻波斯领事报告(Kew Bulletin for 1896)记波斯白茶(White tea of Persia)云:“加尔克塔黑茶消用于波斯者,仍陆续而来,去年共输入二百万磅。中国或东京(越南)之白茶,仅消用于野司特(Yezd),故输入不多。亦思法杭英国领事帕里斯(John R. Preece)尝寄赠植物展览院白茶少许。细察之,极类中国之普洱茶。最佳之普洱茶,专为贡献北京朝廷之用。野司特所用者,细察之,皆为未开展之叶芽,外有无数细毛掩盖,望之皚然如银。运来时,沿途振荡,毛已多落,仅余中心小球。此类茶叶,阿撒姆(Assam)、缅甸、东京(越南)等处,皆产之。波斯白茶置水中,则水发淡黄色,

味如中国佳茶。英国市场尚少见之也。”

土茯苓 波斯语曰“去比秦尼”(Chubi chini), 梵语曰“科巴秦尼”(Cobachini), 皆“支那根”(China root)之义也。英语曰 sarsaparilla, 植物学名辞曰 smilax pseudochina, 其根可治杨梅毒疮(Morbus americanus)。杨梅毒疮发源于美洲, 科伦布部下水手传至欧洲, 瓦斯哥达格玛(Vasco da Gama)之部下水手又传至印度, 故印度梵语称此毒疮曰佛郎机病(phirangaroga=disease of the Franks)。十六世纪时, 印度书 Bhava-prakasa 始言杨梅毒疮及中国之治疗法。格儿西亚达俄搭(Garcia Da Orta)尝详记此事云:“所有以上诸地, 及支那日本皆有此新病(morbo napolitano)。所幸上帝慈善为怀, 特为此邦人产一种草根, 可以医疗此病。此草根产于支那。一五三五年(明世宗嘉靖十四年), 始有用此医愈杨梅毒者。”格儿西亚又详载此草, 谓中国人称此草曰“蓝拍塘”(lampatam)。考此乃中国语“冷饭团”之讹音。“冷饭团”者, 土茯苓之别名也。葡萄牙文称此曰莱资达支那(raiz da China)“支那根”之义也。中国人自古已知此物。《本草纲目》卷八, 记陶宏景尝研究此物之性矣。昔时土茯苓, 多由陆道经土耳其斯坦运至拉达克(Ladakh)及波斯。明嘉靖时, 汪机著《本草会编》, 详言土茯苓可治杨梅毒疮。李时珍尝引用之, 可以证明格儿西亚之说也。

桑树 萨珊朝末年, 养蚕方法传至波斯, 故波斯人同时亦知艺植桑树。阿布曼肃尔书中有之。波斯人称之为 tut, 产自中国云。

黍稷 《周书》卷五〇《波斯传》记其五谷及禽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然今代波斯确产黍稷（稷也），其名曰susu，其音与中国黍稷全相同，必自中国移植者，可无疑也。（见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535—565页）

### 三 波斯文中之汉语

上方言中国矿石及植物之见知于波斯人。劳费尔《中国伊兰篇》书中又举出波斯文中借用之中国字，亦极有兴味也。例如paizah乃“牌子”之译音也。有银铜铁三种，官府之令状也。他如wan为“王”之译音，tai wan为“大王”之译音，kao wan为“高王”之译音，tai hu为“太后”之译音，fu zen为“夫人”之译音，Kunchu为“公主”之译音，Jinksanak为“丞相”之译音，togh为“纛”之译音，Chänk为箏之译音，ch'ao为“钞”之译音。又波斯文中茶之读音，亦从中国茶字译音而来。大约所有以上诸字，皆元时输入波斯者也。

## 第九章 辽宋元代中国与波斯之交通

### 一 辽与波斯之通使

天赞二年六月辛丑，波斯国(一)来贡。(《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一)天赞二年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是时代表波斯国可以遣使东方者，乃立国阿母河北布哈拉城(Bokhara)之萨漫朝(Samanide)也。

### 二 宋人所记之波斯国

西南海上波斯国，其人肌理甚黑，鬓发皆拳。两手铃以金串，缦身以青花布。无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杙，叠足坐，群下礼拜。出则乘软兜，或骑象。从者百余人，执剑呵护。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啗之(一)。(《岭外代答》卷三)

(一)《宋史》无波斯传，盖灭已久矣。《岭外代答》此节之波斯，其情形与以前诸史所载者迥不相同，地位人民，皆非正史上之波斯也。余意以为此处之波斯在东非

洲，因其地有波斯移民，故称之为波斯也。或因地名译音，偶尔相同故也。

波斯国在西南海上，其人肌理甚黑，鬓发皆虬。以青花布缠身，以两金串铃手。无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机，叠足坐，群下膜拜而退。出则乘软兜或骑象。从者百余人，执剑呵护。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啗之。(一)(《诸蕃志》卷上)

(一)《诸蕃志》此节与《岭外代答》几相同，必录取者也。

### 三 蒙古人侵波斯

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一)、昔刺思等城。(《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马鲁察叶可(Maruchak)，麻甫属邑也，在麻甫东南，今代仍存。马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马里兀，又作麻甫(Merv)。考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汉唐时之木鹿城也。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一)(Tus)、匿察兀儿(二)(Nishapur=Nishawur)等城。还经木刺夷国(三)(Mulahida)，大掠之。渡瀚阩河(四)，克也里(五)等城。遂与帝会，合兵攻塔里寒寨(六)，拔之。(《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 徒思,《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途思。

(二) 匿察兀儿,《西北地附录》作乃沙不耳。其考可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或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

(三) 木刺夷又名没里奚。《元史》以后尚有详记。回教著作家所记木刺夷之被征服甚详,可参观《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四《木刺夷补传》。

(四) 擻擻阑河(Djokdjoran)在乃沙不耳及俺都淮(Andkhui)之间。乃沙不耳及麦格哈伯(Murghab)二河之间,有海离路德河(Herirud)即是也。《帖木儿武功纪》(Zafernameh)记沙哈鲁朝见其父帖木儿于擻擻阑河。

(五) 也里城即哈烈城(Herat, Heri)。古人谓之阿利雅(Aria),一三七五年之《加塔兰(Catalan)地图》作Eri,音与也里最相近。玉尔之《景教主教驻在图》作哈拉(Harah),音与《明史》之哈烈最相近。

(六) 塔里寨,《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Talekan)。

辛巳(一),于是上进兵铁门关。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儿等城。上亲克迭儿密城,又破班勒纒城,围守塔里寨寨。四太子又克马鲁察叶可、马卢、昔刺思等城,复进兵。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儿等城。上以暑气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还,因经木刺夷国,大掠之。渡擻兰河(二),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寨寨,朝覲毕,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龙杰赤城。大太子还营所。寨破

后，二太子、三太子始归朝覲。（《圣武亲征录》）

（一）辛巳，即太祖十六年。

（二）《亲征录》此处所载与《元史》相同，仅地名写法不同而已。撈兰河应作撈撈兰河。《元史》为确也。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目连河（一）（此依丁谦，原作辛自速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将至不昔思丹城（二），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候八刺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八刺那颜军至，遂行至可温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圣武亲征录》）

（一）辛目连河丁谦谓即印度河。

（二）不昔思丹城或即昔思丹（Sistan = Seyistan）之不斯忒城（Bost）也。

兔儿年（己卯），太祖自回回地面归。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领右手军，过阿梅河（一），至兀笼格赤城（二）下营。命拖雷往亦鲁（三）等城下营。拙赤等至兀笼格赤下营了。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太祖教听斡歌歹调遣。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儿（四）等城，于回回王过夏的阿勒坛豁儿桓山岭处过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对拖雷说：“天气暑热，可来与我相合。”此时拖雷已取了亦鲁等城，正攻做出黑扯连城。至



城破，方回来与太祖相合<sup>(五)</sup>。(《元秘史》卷一三)

(一) 阿梅河即阿母河。(Amu Daria)。

(二) 兀笼格赤即玉龙杰赤(Urghendj)。

(三) 亦鲁即也里，《明史》作哈烈(Herat)。

(四) 兀都刺儿，《元史·太祖本纪》作讹答刺，《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刺耳，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讹打刺(Otrar)。

(五) 综观所有以上记载，伊兰高原东境，元太祖时已为蒙古征服矣。

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sup>(一)</sup>攻末来<sup>(二)</sup>吉儿都怯<sup>(三)</sup>寨。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乞都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sup>(四)</sup>。(《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乞都不花，西史作 Kitibuka，为克烈部人，而基督教徒也。

(二) 末来即木刺夷(见《太祖本纪》)，又作木罗夷(见《太宗本纪》)，又作没里奚，又作木乃奚(见刘郁《西使记》)，皆为 Mulahida 之译音。

(三) 吉儿都怯，西史作 Ghirdkuh。

(四) 素丹即算端之讹音，又作算滩。

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sup>(一)</sup>等国。(《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八哈塔，《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八吉

打,《西使记》作报达。

七年,怯的不花(一)等讨末来吉儿都怯寨,平之。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一) 怯的不花即前文之乞都不花。

壬子,从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奚,其国  
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下一百二十八城,斩  
其将忽都花兀朱算滩。算滩,华言王也。丙辰,至乞  
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  
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炮攻之。守将火(原作卜  
字,今改正)者纳失儿开门降。旭烈兀遣侃往说兀鲁兀  
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破之。走据东城,  
复攻破杀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新得国曰木乃奚。牛皆驼峰黑色,地无水。土人  
隔山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属山城三  
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峰  
峻绝,不能矢石。六年丙辰,王师至城下。城绝高险,仰  
视之,帽为坠。诸道并进,敌大惊。令其相臣火(原作  
大,今改正)者纳失儿来纳款。已而兀鲁兀乃算滩出降。  
算滩犹国王也。其父领兵据别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  
陷。金玉宝货甚多,一带有值银千笏者。其国兵皆刺  
客。俗见男子勇壮者利诱之,令手刃父兄,然后充兵。  
醉酒扶入窟室,娱以音乐美女,纵其欲。数日复置故

处。既醒，问其所见。教之能为刺客，死则享福如此。因授以经咒日诵，盖使蛊其心志，死无悔也。潜令使未服之国，必刺其主而后已，虽妇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为凶悍，威胁邻国，四十余年。王师既克，诛之无遗类<sup>(一)</sup>。(刘郁《西使记》)

(一) 以上皆记元宪宗时，蒙古人征服波斯北部事也。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五章及附注。

师还，西南至石罗子。敌人来拒，侃直出掠阵，一鼓败之，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其失罗子国<sup>(一)</sup>出珍珠。其王名奥思阿塔卑<sup>(二)</sup>。其西南海也。采珠，盛以革囊，止露两手，腰絙石坠入海取蚌并泥沙，貯于囊中。遇恶虫以醋喷之即去。既得蚌满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西使记》)

(一) 此二节皆记蒙古人攻陷报达后，平定波斯西部之事也。失罗子，《郭侃传》作石罗子，石罗子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设刺子。亦见于《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即今之 Shiraz。

(二) 阿塔卑者，Atabeg 之译音，波斯等地酋长之称号也。

八年戊午二月，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理法，平之。

禽其王，遣使来献捷。（《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 四 波斯与元朝之通使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事太祖，为八邻部左千户。祖阿剌袭父职兼断事官，平忽禅<sup>(一)</sup>有功，得食其地。父晓古台，世其官，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伯颜长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一）忽禅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忽毡 Khodjend。

大德八年秋七月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sup>(一)</sup>。大德十年十二月，诸王合而班答<sup>(二)</sup>部民溃散。诏谕所在敢匿者，罪之。（《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

（一）据西史，合赞汗(Ghazan)卒于公元一三〇四年。《元史》所记此年之使节，盖前一年所遣出者。

（二）合而班答之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据西史，库达班答(Khu dabendeh)又名鄂尔介都(Oljaitu)，即位于一三〇四年，卒于一三一六年，即元仁宗延祐三年。

延祐六年夏四月，诸王合赞<sup>(一)</sup>薨。（《元史》卷二六

《仁宗本纪》)

(一) 据两史，合赞死于一三〇四年，即元成宗大德八年。《元史》此处必有误也。

泰定元年春正月丁未，以近侍忽都帖木儿假礼部尚书使西域诸王不赛因部(一)。三月癸丑，诸王不赛因遣使朝贡。四月甲子，诸王不赛因遣使来贡。冬十月己丑，诸王不赛因言其臣出班有功，请官之。以出班为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泰定二年十二月戊寅，诸王不赛因遣使贡珠。赐钞二万锭。泰定三年春正月壬子，诸王不赛因遣使献西马。二月戊午，诸王不赛因献驼马。八月丁酉，藩王不赛因遣使献玉及独峰驼。九月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二)、不赛因三部。十一月庚子，藩王不赛因遣使来献虎。己酉，诸王不赛因遣使来献马。四年三月辛亥，诸王槃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丁卯，诸王不赛因遣使献文豹、狮子，赐钞八千锭。(《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本纪》)

(一) 不赛因 (Abu Said = Bussay) 即位于一三一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于一三三五年，即元顺帝后至元元年。此名不见《宗室世系表》。《世系表》所记者，或为伊儿汗之枝庶也。

(二) 月思别，《元史》他卷又作月祖白 (Uzbek)，钦

察国汗也。怯别不可考。似为察合台国汗也。

至顺元年秋七月丁巳，西域诸王不赛因遣使来朝。至顺二年八月甲辰朔，西域诸王不赛因遣使忽都不丁来朝。庚申，中书枢密臣言：“西域诸王不赛因其臣怯列木丁矫王命来朝。不赛因遣使来言，请执以归。臣等议宗藩之国，行人往来，执以付之不可。宜令乘驿归国以自辨。”制可。十月己未，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三年三月庚午朔，遣使往西域赐诸王不赛因绣彩币帛二百四十匹。夏四月丙辰，西域诸王不赛因使者也先帖木儿等皆来贡方物。秋七月壬辰，西域诸王不赛因遣哈只怯马丁以七宝水晶等物来贡。（《元史》卷三四、三五、三六《文宗本纪》）

至顺三年十月甲寅，诸王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佩刀八十。赐钞三千三百锭（一）。（《元史》卷三七《宁宗本纪》）

（一）世祖时不见波斯使节者，中央亚细亚海都笃哇不奉中央命令，道路梗塞故也。南宋未平之先，海道亦不通也。波斯史家瓦萨甫（Wassaf）记一二九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合赞汗遣使者勉力莫柴姆法克尔爱丁阿合马特（Melik Mo'azzam Fakhr-eddin Ahmed）及博开伊尔济（Bocai Ilchi）二人，往东方大汗之廷，献珍珠异物、虎豹等兽。合赞给使者重金，俾在中国购买物品。……抵

大都 (Taidu) 后, 大汗命给波斯汗以旭烈兀离东后所积四十余年之岁赐, 优待诸使。居大都四年而归。(见多桑《蒙古史》第四卷第 320 页)

瓦萨甫记第二次使节, 于一三一二年(元仁宗皇庆元年) 离波斯。大汗阿裕尔巴里巴特喇 (Ayur Bali Batra, 《元史》作爱育黎拔力八达, 即元仁宗) 即位后, 遣使者阿雅基丞相 (Ayadji Chinksank) 及代甫雷忒沙 (Devlet Shah) 二人持诏书至波斯。一三一二年二月, 抵八吉打城, 递诏书于鄂尔介都算端, 书辞温和。鄂尔介都亦遣使报之, 并命使者取累年所积岁赐。(见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 535 页)

## 五 《元史》所记波斯地名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记波斯国地名, 与《经世大典·西北地图》所载者, 大概相同。两书可以代表元时中国人之地理知识所及也。兹特录之于下。至其考证, 读者可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丁谦《元大典图地理考证》也。

八哈刺因 (Baharain) 怯失 (Kish) 八吉打 (Bagdad)  
孙丹尼牙 (Sultania) 忽里模子 (Hormuz) 可咱隆 (Kazerun)  
设刺子 (Shiraz) 泄刺失 (Shubiatan) 苦法 (Kufah)  
瓦夕的 (Vasit) 兀乞八刺 (Okbara) 毛夕里 (Mosul) 设里汪 (Shirvan)  
罗耳 (Lor) 乞里茫沙杭 (Kirmanshahan)

兰巴撒耳 (Lembesser) 那哈完的 (Nahavand) 亦思法杭 (Isphahan) 撒瓦 (Savah) 柯伤 (Kashan) 低廉 (Dilem) 胡瓦耳 (Khovar) 西模娘 (Simnan) 阿刺模忒 (Alamut) 可疾云 (Kazvin) 阿模里 (Amol) 撒里牙 (Saria) 塔米设 (Thamieseh) 赞章 (Zendjan) 阿八哈耳 (Abhar) 撒里茫 (Soleiman) 朱里章 (Djurdjan) 的希思丹 (Dihistan) 巴耳打阿 (Bardaa) 打耳班 (Derbend) 巴某 (Bamian) 塔八辛 (Thabessan) 不思忒 (Bost) 法因 (Kain) 乃沙不耳 (Nishapur) 撒刺哈夕 (Sarakhs) 巴瓦儿的 (Baverd) 麻里兀 (Maru) 塔里干 (Talekan) 巴里黑 (Balkh)

## 六 元朝波斯籍军在泉州

至正十七年春三月，泉州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sup>(一)</sup>据以叛。(《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 赛甫丁为普通回教徒人名，其原音为 Seifuddin，阿迷里丁原音为 Amireddin。

十八年十二月，福州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与廉访司构兵相攻。普化帖木儿遣官通三旦八、安童，令集兵为己援。复赂泉州阿迷里丁所部亦思巴奚<sup>(一)</sup>兵进省。(《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 《八闽通志》作亦思巴奚，《明文海》作伊巴尔希，乃番号，非人名。闽南人读奚如亥(heh)。亦思巴奚即



Ispahan 译音。《明史·西域传》作亦思巴罕，又作亦思弗罕，《元史》作亦思法杭，可知阿迷里丁、赛甫丁等皆波斯之回教徒也。伊巴尔希音误。《福建通志》卷一二八《元宦绩·陈有定传》有“其子宗海讨亦思巴奚，擒阿巫那等有功于闽”等语，《福建通志》原作伊巴尔希，兹改作亦思巴奚。元末摩洛哥国游历家依宾拔都他在泉州所遇回教徒，皆为波斯人，其故甚明。反之，拔都他所言情形确实，足以证明其确来至泉州也。

十九年三月，阿迷里丁兵陷兴化路，据之。寻奔回泉州。（先是正月间三旦八称平章，安童称参政，开分省于兴化路治。二月三旦八驱兴化及亦思巴奚兵合数千人，往援福州。安童独留，专兴、泉分省之任。于是阿迷里丁自领兵来，声言赴援福州，图袭兴化。三旦八道闻阿迷里丁兵且至，轻骑回兴化，劝安童纳其兵。安童不从。三旦八乃自出城迎阿迷里丁留之，急攻城。视城西近山处稍低，射走守者，数百人缘而上，城遂陷。安童狼狈遁走。阿迷里丁以三旦八入城据之，纵兵杀掠，蹂践郡境。闻安童在兴化县龙纪寺起兵，而郡民亦随处屯结，阿迷里丁颇内惧。四月，遂执三旦八并驱所掳获奔回泉州。）（《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年春正月，兴化路推官林德隆以兵逐判官柳伯祥走之。（德隆，莆田人。以军功为本路推官，与判

官柳伯祥相仇恶。及是德隆集民兵陈于黄石，胁逐伯祥。伯祥遁走，德隆遂以兵入城。）

二十年冬十二月，兴化路同知陈从仁与兴化分省右丞苦思丁<sup>(一)</sup>杀林德隆。德隆之子珙奔福州，瑛奔泉州。（从仁，惠安人，以军功累升兴化路同知。是冬德隆复以军功升兴化总管，二人素不相合，各拥兵自卫。从仁弟同潜以兵入。苦思丁谋诛德隆。会德隆以事出，为从仁兵所执，系诸狱。诬以谋为不轨，榜掠无完躯。既而囊压杀之，明日以病死告。德隆长子珙奔福州，赂赛甫丁。次子瑛奔泉州，赂阿迷里丁，各祈哀，图复仇。二酋既受其赂，且怜德隆受戕虐太甚，数遣人至苦思丁所密议杀从仁。苦思丁许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苦思丁原音为 Shams-uddin。

二十一年夏四月，苦思丁杀陈从仁。（林珙自赛甫丁所回兴化，大集民兵，陈于湖头诸处。阿迷里丁复遣兵击从仁弟陈同于惠安。苦思丁传从仁首至，乃各退去。同以兵救从仁，至兴化南门外，闻从仁已死，遂奔漳州，依罗良。未几，苦思丁回福州。行省遣参政忽都沙、元帅忽先<sup>(一)</sup>，分省兴化。）（《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忽先原音为 Hussein。

六月，陈同陷惠安县。林珙率兵攻同，珙败走。（同自漳州航海回惠安，陷县治，杀官吏，声言为兄从仁复仇。珙率兵趋枫亭迎攻之，为同所败。同姊夫柳伯顺复与其党追珙至吴山下林诸处，流血被道，飞焰薰天，所至无不受其毒。）（《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秋七月，柳伯顺陷兴化路。八月，阿迷里丁遣其党扶信攻兴化路克之。伯顺遁去。（伯顺密与忽先通。忽都沙不之觉。是月令杜武惠、胡庆甫等袭兴化郡城。由西门梯而入，突至忽都沙署，胁取印绶。于是伯顺称府判，据城威逼官军。民兵驱以攻珙。珙又令瑛攻泉州，乞兵于阿迷里丁。八月，阿迷里丁遣党扶信以亦思巴奚等兵至兴化城下，专日急攻。伯顺度不能支，先送忽先回福州而后并其党夜遁。扶信与珙以兵入城。扶信自称元帅，珙自称总管。为暴几无虚日。）（《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九月，阿迷里丁遣马合谋以亦思巴奚兵陷仙游县。（《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二年春二月，泉州阿巫那杀阿迷里丁。（阿巫那本以番人主市舶，既杀阿迷里丁，将穷其党。扶信惧及祸，林珙与之俱奔福州。赛甫丁令珙还兴化路，仍以总管处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夏五月，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会军攻赛甫

丁，败之。赛甫丁航海走。（燕只不花至闽，会诸军围攻赛甫丁，败之。既而尚书李士瞻诱赛甫丁及扶信登海舟。参政观音奴蹙杀亦思巴奚兵数百人。燕只不花遂复省治。赛甫丁航海还据泉州。）（《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是年回寇那兀纳据泉州叛，寻被执。（官军至，千户金吉开门迎之。遂执那兀纳。）（《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三年十一月，阿巫那遣其党博拜、大阔等追捕陈同、柳伯顺不获。（博拜、大阔等率官军民兵攻陈同惠安寨，搜之不获。遂陷仙游县治，杀吏民。又追至兴化县龙纪寺，搜柳伯顺。无在者，大肆杀掠，聚其兵于枫亭。）（《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四年春正月，博拜、大阔等犯兴化路。寻退师还泉州。（博拜、大阔等怒兴化分省左丞郑昉党伯顺及同，进兵逼郡城。分省官吏皆挈其妻孥遁去，人心惶惶。会福建行省遣左右司员外郎德安往泉州谕阿巫那令退师。博拜、大阔等乃还。）（《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夏四月，福建行省左丞观孙奉诏分省兴泉，遣员外郎任立检计泉州仓库。阿巫那不受命。（观孙至自京师，奉旨分省兴泉，提调市舶军马，恃有朝命，轻视阿巫

那等，以为皆当禀属于己。遣所设员外郎任立往泉州，封市舶库及检计仓库钱谷。阿巫那空市舶库待之，复阻止不与封视就用。观孙提调军马文檄，遣湖洲左副千百户领军三百至兴化听调。阳为尊奉，实以覘之。使传无日不来，然皆侵上生事，为不逊语。又日纵兵往来惠安境以恐胁之。观孙惶惑不知所为。遂缮城浚河，日役万夫，苛政滋出，不堪其扰。及观孙罢分省，还京师，德安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乃召还所遣兵。)(《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二十五年春三月，福建行省左丞帖木儿不花分省兴化路。阿巫那仍不受命。(帖木儿不花分省兴化路，郎中德安参赞之。阿巫那用恐胁观孙故智，遣湖洲左副奕军三百至兴化，又遣同知不家奴、推官林宗和追取军储，出入城中，公行为虐。至帖木儿不花罢归行省。德安仍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复召其军去。)(《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冬十一月，阿巫那遣哈散(一)、黄希善等率兵入兴化路。(是月，前左丞观孙又以皇太子命分省兴、泉。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密令德安自为计拒之。德安遂大集兵民。而行省复遣孟、孙两同佥兵至兴化并力守御。德安用照磨余宗海谋，求阿巫那发兵为助。于是阿巫那令其通事哈散、惠安县尹黄希善率官军民兵至兴化郡

城外。哈散意欲攻走两同金兵，而孟同金急纵兵逐之。哈散等奔还泉州。城中官民皆谓亦思巴奚兵必至，无贵贱夜挈家走。德安亦遁去。既而哈散、黄希善果以亦思巴奚兵至。时分省既去，无敢主其事者。哈散、黄希善遂以兵入城，而马合谋、博拜兵继至。明日，博拜等出兵大掠涵头江口诸处，直至算岭宏路，逼近福清。行省始遣兵拒截常思岭，而令左丞郑旼、郎中易里雅思至博拜等军，谕令退师。不从。最后以阿巫那之命乃还。（《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哈散原音为 Hassan。

二十六年春正月，博拜、金阿里等陷兴化、仙游二县。（博拜、金阿里等留哈散、黄希善兵守兴化郡城，而自以兵攻陷兴化、仙游二县，所至杀掠殆尽。）（《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三月，林珙、柳伯顺遣兵袭兴化路，执哈散杀之。黄希善遁去。博拜等还泉州。（珙与伯顺合谋乘兴化路城中单弱，遣党李佛保、许应元等潜兵至城。梯而上，与哈散等兵战城中，大败之。杀亦思巴奚数十人，执哈散至莆禧杀之，纵黄希善遁去不追。于是佛保、应元各称珙、伯顺所署伪官，据守兴化路。而伯顺又遣其党杜武惠等胁驱民夫千人，筑寨涵头，民不胜劳扰。博拜、马合谋在仙游，闻郡城已破，遂各引兵还泉州。（《福建通

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三月，博拜等率兵击林珙及瑛于吴山。瑛败溺死，珙遁去。柳伯顺遂入兴化路据之。(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复领兵由枫亭沿海直趋吴山，攻珙及瑛。珙据所筑砺前寨与之抗，而瑛率众航海往来援之。博拜等先攻瑛于海上。瑛战败困蹙，与其党皆溺水死。博拜遂率兵至莆禧大搜。尽获瑛妻子财物。而珙闻瑛败，亦遁去。博拜等纵兵夷珙家坟墓并毁其屋宇营寨，而新安武盛奉国醴泉合浦诸里之民，俱被荼毒，扫荡一空。时亦思巴奚兵方暴海滨，而分省左丞急回福州。柳伯顺乘城内虚，遂入据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博拜等率兵围兴化路。(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闻柳伯顺据城，急回兵，疾驱迫城下。时行省已檄参政陈有定讨捕兴泉番寇，拥兵南下。伯顺得报，有固心。城中军民亦幸有主事者可以定计战守，故皆乐附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夏四月，福建行省参政陈有定率兵讨捕番寇，至兴化路擒博拜等诛之，遂进攻泉州。(先是博拜等兵至熙宁桥，遂围东南西北四门，而置宁真门不攻，以故城内外得相接应。是日有定师至，博拜等始移营乌石山，谋攻宁真门。而有定已密令子宗海先领兵夜入城。明日，宗海开西南二门纵兵而出，旗帜鲜明，步伐整肃。博

拜等见之大骇。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海挥兵直薄其阵。亦思巴奚兵皆仓卒无所施，大败，僵死数千。追擒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杀之，余贼星散鼠窜。所在农民以锄挺乱杀，无得免者，惟逸四骑去。是日有定抚集军民，完复路治，声势赫然。伯顺已在城听号令，而陈同、林珙亦皆敛兵入奉约束。遂命宗海督伯顺及同等所部兵，令珙水军进讨泉州，而自以师继之。)(《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五月，陈有定兵克泉州，擒阿巫那等以归(一)。(至是兴、泉二郡悉平，民始获免亦思巴奚之祸。)(《福建通志》卷二六六《元外纪》)

(一) 此次兵乱，起于至正十七年春，终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前后十年。

## 七 元代波斯天文仪器之输入中国

世祖至元四年，扎马鲁丁(一)造西域仪象：

(一) 《元史》卷五二《历志》云：“至元四年，西域扎马鲁丁撰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惟后失传。此节之西域仪象，即当年撰历时所造者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九，麻答把历云：“耶律文正工于星历、筮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把历，盖回鹘历名也。”由是观之，扎马鲁丁之



前，波斯历法已输入中国矣。

咱秃哈刺吉，汉言混天仪也。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圆墙，而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如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以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

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首。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

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丈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

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

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兀速都儿刺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尽天地之变焉。（《元史》卷四八《天文志》）

## 第十章 波斯人记中国事情

### 一 志费尼及其著作

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费尼 (Alai-eddin Atta Mulk Djaveni), 西域志费尼地方人, 以地为姓。其父即法合鲁丁, 蒙古宪宗元年, 受命佐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事见《元史》卷三《宪宗本纪》)。阿拉哀丁从父至蒙古和林贺蒙哥大汗即位。旭烈兀西征, 从军, 主文牒。报达既平, 受命为地方长官。著有《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 = History of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记成吉思汗末十年之事。阿母河北诸地及波斯之征服, 皆记载甚详。窝阔台 (Ogotai) 及贵由两大汗之事迹, 蒙哥大汗御宇初期之史, 至公元一二五七年 (蒙哥大汗第七年, 宋理宗宝祐五年) 为止, 皆有详记也。畏吾儿 (Uighur)、哈喇契丹 (Karakhitai) 及花刺子模 (Khwarizm) 诸国事迹亦载之。志费尼卒于一二八五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续其书者, 为瓦萨甫 (Vassaf ul Hazret)。瓦萨甫乃徽号, 其义为“皇帝陛下之颂赞者”, 非人名也。其真名为阿卜图拉 (Abdullah), 法则尔乌拉 (Fazel-ullah) 之子也, 受知于拉施特爱丁 (Rashid-eddin), 以文学荐于合儿班答, 入仕。所续之书, 皆记波斯之事, 起于一二五七年, 止于一三二七年 (元泰定帝四年)。

志费尼书中记波斯之征服颇详。然非本书范围所及，学者可参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柯劭忞《新元史》也。志费尼书中关于中国之事，可译录也。

畏吾儿族，唐时曰回纥，又曰回鹘，初居外蒙古独乐水（今作图拉河）及娑陵水（今作色楞格河）。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安史之乱，唐尝取其兵以收复两京。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之。代宗时，又以咸安公主下降。穆宗时又以太和公主下降。武宗即位，回鹘为黠戛斯（Kirghiz）所破。杀其可汗，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馱职与庞特勤（原作勒字，误）十五部奔葛逻禄（Karlucks）。残众入吐蕃、安西。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元初之畏吾儿即入安西之残众也。据《唐书》，回纥之迁徙，乃因为黠戛斯所破之故也。《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述回纥之迁徙，无异神话，无取信之价值。然志费尼书中亦有之。《元史》与志书，必同一源也。志费尼谓得自畏吾儿书云，今译出于下：

畏吾儿人相传谓古时初居鄂尔坤河（Orkun）畔。河发源哈喇和林山（一）（karakorum）。近时窝阔台汗筑新都名曰哈喇和林者，盖取名于山也。有三十川河（二），皆发源是山。有三十部落，居住河畔。畏吾儿人昔居鄂尔坤河流域时，尝分二部。人口既繁以后，乃推举一王以治众。阅五百年而白库可汗（Buku khan）生。相传汗即爱甫拉歇伯（三）（Efrassiab）也。哈喇和林山中有辟展（四）（Pijen）所居之穴。古宫城遗址在鄂

尔坤河边，皆尚可见也。古代城名鄂尔朵八里<sup>(五)</sup>(Ordu balik)，今代名曰毛八里(Mao balik)。故宫之前，有数碑屹立，碑文尚可读也。窝阔台汗即位，命去各碑。下见有穴，穴中更有大碑。碑文完好，汗命各国人读之，无一能者。汗乃遣使中国求喀美人<sup>(六)</sup>(Kames)读之。碑上文字，即其国之文也<sup>(七)</sup>。其言云：

(一) 拉施特《史记》亦有哈喇和林山，谓为畏吾儿人旧壤也。

(二) 今代地图上鄂尔坤河及色楞格河，皆有支流甚多。

(三) 爱甫拉歇伯为突厥名王，见于费杜西(Firdusi)之《帝纪》。

(四) 辟展乃波斯名将，为突厥王爱甫拉歇伯所擒，幽于和林山上井中。后为鲁斯图姆(Rustem)救而免。

(五) 鄂尔朵八里，犹言汗宫之城也。毛八里犹言破城也。

(六) 喀美人即萨漫教(Shamans)僧也。今代唐奴乌拉山北之乌梁海部族尚称萨漫教僧曰喀姆(Kham)，吉利吉思人曰巴克西(Baksy)，西伯利亚及俄罗斯人皆称曰萨漫。《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云，“呼巫为甘昏”。甘昏似即喀姆与喀美之讹音也。

(七) 晚近在鄂尔坤河畔发现开元二十年故阙特勤之碑，及长庆时九姓回鹘可汗之碑，皆为汉文。故此方之

碑，亦必汉文也。

“孔兰朱(Kumlandju)位于图果拉(Tugola, 今作图拉河)及色林喀(Selinga, 今作色楞格河)两河之交。其地有树两株。一为阿月浑树, 状类松, 终年青葱, 有如柏焉, 其果如圆锥。又一株为野松树。两河皆发源于哈喇和林山。两树之间, 出现一小丘。有一线白光, 自天降于丘上。丘渐长大, 奇异非凡。经过一个妇人怀妊时期之久, 丘陵忽开。又显出五个小丘, 如五篷帐。每帐中, 有一婴儿。邻近居民皆礼敬之。最幼者曰白库的斤(Buku tehin), 敏慧过于诸童。及长, 畏吾儿人推以为君。治国有方, 人民殷富。天乃遣三鸦以助之, 鸦能知各国语言。国王欲知外国事, 鸦辄报之。白库可汗尝梦女神引之至库脱塔格山(Kuttag), 每夜会议。如是者凡七年零六月二十二日。最后之夜, 女神别白库, 并告以将统治世界。白库信之, 乃征集军队, 遣其诸兄征伐蒙古、黠戛斯(Kirghizes)及唐兀(Tanguts)及契丹诸国, 所向克捷。班师回鄂尔坤河时, 携俘虏及战利品不可胜数(一)。是后乃筑鄂尔朵八里(Ordu balik)城。白库可汗又梦一白衣人, 给与玉一块, 玉形状如松。谓曰:“常有此玉, 即可治理四方矣。”国中大臣亦皆得同梦。白库可汗后率兵西行, 抵土耳其斯坦。驻蹕处, 水丰草茂, 乃筑拜拉萨贡城(二)

(Belasagun), 今曰古八里(Gubalik)。白库可汗用兵十二年, 竟得征服全世界。军至穷荒, 人状如兽。有告之云, 过此以往, 即属无人之境矣。被征服诸国之王, 皆蒙白库可汗召见, 礼遇隆渥。仅印度之王, 貌极丑陋, 挨不得见。诸王允诺称臣纳贡, 俱赦归国。白库可汗大功既成, 乃离拜拉萨贡而归故国。”

(一) 据《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 天宝初, 骨力裴罗自称骨咄祿毗伽阙可汗, 建牙于乌德鞬山昆河之间, 悉有九姓地。斥地愈广, 东极室韦, 西金山, 南控大漠, 尽得古匈奴地。《唐书》之毗伽阙可汗必即波斯史家之白库可汗, 《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之不可汗也。《元史类篇》蒙古附图, 和林城东北, 有博科汗城。志费尼之畏吾儿古都, 及白库可汗功德碑, 吾人于《辽史》得有佐证也。《辽史》卷二, 天赞三年八月甲午, 次古单于国, 九月丙申朔, 次古回纥城, 勒石纪功。……丁巳, 凿金河水, 取乌山石, 犖致潢河木叶山, 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同月甲子, 诏睿辟遏可汗故碑, 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

(二) 第九第十两世纪时, 阿拉伯地理家皆谓拜拉萨贡在药杀水(Yaxartes)之东, 怛逻斯(Taras)之东。突厥人皆谓拜拉萨贡为地之腹脐, 盖以居于中央故也。阿伯尔肥达谓距喀什噶尔不远。其他回教著作家皆谓拜拉萨贡为黑契丹之都城云。据《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

西辽都城曰虎思斡耳朵。《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云，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人。谷则斡儿朵即虎思斡耳朵也。斡耳朵，蒙古语王宫之义，八里，城也。古八里即虎思斡耳朵。八里与斡儿朵，义亦相似也。王国维《长春西游记注》谓《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至热海后百八十里出谷，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唐时裴罗将军城即波斯史家之拜拉萨贡城（洪钧译作八喇沙衰），其说有理。裴罗将军四字古音，亦正与拜拉萨贡相同，地位亦相同。裴罗者突厥种族中人名也。将军之称，突厥回鹘亦已有之。毗伽阙可汗亦名骨力裴罗。所筑之城，后人即以其名名之，作为纪念也。王国维发明裴罗将军城即拜拉萨贡城，而不知此城即毗伽阙又名骨力裴罗者所筑也。

畏吾儿文书中，不近情理之事甚多。吾所述者，尚不及其百分之一也。上方所言，已足知其人之愚蠢。有友人告余，上方所言两树逸事，其实乃有人凿穴树身，置婴儿穴中，并置火于旁也。

白库可汗福运终身。卒，子嗣位。畏吾儿人闻野兽及家畜幼童皆唱曰“改赫！改赫！”（ghech, ghech）以为乃上帝命迁徙也。盖“改赫”犹云离去也。于是举族西徙，直至别失八里（Bishbalik），始不闻“改赫”之声。遂留其地，分五部而居。别失八里为五城之义，即源此也。白库可汗子孙，自是君临其地，称号曰亦都



护(一)(Idikut)。(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54—259页)

(一)《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原作木字,今据拉施特《史记》, Bardjuk 译音改正)阿而忒的斤传》云:“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人即其所而候之。树乃生瘿,若怀妊状。自是光常见。越九月又十日,而树瘿裂,得婴儿者五,土人收养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议和亲,以息民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跋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与相地者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也,盍坏其山,以弱其国。’乃告诸的斤曰:‘既为婚姻,将有求于尔,其与之乎?福山之石,于上国无所用,而唐人愿见。’的斤遂与之。石大不能动。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辇而去。国中鸟兽为之悲号。后七日,玉伦的斤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交州即火州也,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居是者九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岁己巳,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

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

《元史》此节所记，前半与志费尼相同。唯迁徙原因，波斯史家未之言也。《辍耕录》卷二六，叙高昌世家云：“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勋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应作秃字）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跋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后迁交州。至太祖龙飞朔漠，当是时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举国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孙皆封王。”

金莲公主之名，不见《唐书》。据《唐书》，回纥之迁徙，在唐武宗初年。由武宗至元太祖己巳岁，仅三百七十年而已。《元史》谓为九百七十余岁者，必传闻之误也。秃忽刺即图拉，薛灵哥即色楞格也。

## 二 拉施特及其著作

火者（一）拉施特爱丁（Khodja Rashid-eddin，拉施特姓

也，爱丁则回教徒人名末尾赘辞也）名法则儿乌拉喝（Fazl-Ullah），简称曰拉施特，父名依马德乌德道拉喝阿伯尔克尔（Imad-ud-daulah Abu'l Khair），公元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宋理宗淳和七年）生于波斯之哈马丹城（二）（Hamadan）。系出犹太（三），崇奉回教（四）。少年习医，以医术侍阿八哈汗（Abaka Khan）及继任诸汗多年，颇得宠幸。然未得仕，无由露其头角。公元一二九五年（元成宗元贞元年）合赞汗（Ghazan Khan）即位，首相（Wazir）萨德儿乌丁（Sar-ud-din）者，拉施特之契友也，两人因事不和。一二九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合赞汗左祖拉施特而杀萨德儿乌丁。同时合赞汗拜拉施特及撒阿德（Saad-ud-din）二人为首相，共执国政。合赞卒，其弟鄂尔介都（Oljaitu）嗣位，仍任二人为相。未久，拉施特与撒阿德又不和。拉施特刻之，撒阿德罢职被杀。拉施特荐阿梨沙甲不兰（Ali Shah Jabalan）继之。萨德儿及撒阿德相继被挤遭戮，使吾人不能不疑拉施特有嫉忌同僚之嫌，德行不高也。以后自亦遭戮，吾人对之惋惜之情，不能不减也。后与阿梨沙又不睦。然终鄂尔介都之世，拉施特尚能维持其权位。一三一七年（元仁宗延祐四年），阿布赛德汗（Abu Said，即《元史》上之不赛因也）嗣位。其仇人进谗言而罢之，国事纷乱。阿布赛德乃复其相位，不久又罢。鄂尔介都尝有疾，群医集聚，药石杂投。拉施特亦群医之一，独排众议，而用泻药。鄂尔介都卒致于死，群医讪之。又有进谗言，谓拉施特少子伊伯拉希姆（Ibrahim）进毒之故。盖其少子是时为宫中司膳长官也。阿布赛德未详审，乃先杀其少子，而后腰斩拉施特，传示塔伯利资都城。

家产充公。少子是时年仅十六而已。所建市邑拉巴拉施特(Raba Rashidi)，亦被人大掠。此一三一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事也。排挤拉施特者，执政凡六年，亦被杀。拉施特死后，波斯国政日乱，阿布赛德追怀其善政，大悔误听谗人之言，乃举其长子盖耶素丁(Ghaiassuddin)为首相。盖耶素丁人品高尚，温恭谦和，度量宽洪。其行政也，大有父风，为波斯人所称颂。阿布赛德卒，国有乱事，盖耶素丁亦死于非命。

(一) 火者，尊称也。《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云，火者，其官称也。按回教徒到过圣地朝圣者称火者。

(二) 古名爱克巴塔那 Ecbatana。

(三) 有谓其晚年，仇人悉之，因谓为犹太人者。然当元末，其子为不赛因汗之首相时，摩洛哥人拔都他尝在八吉打遇之。亦称其父火者拉施特为犹太人也。麦楼(A. Muller Greiffenhagen)尝译拜达维(Abdallah Beidavi)之《中国史》(Tarih-i-Khata)为拉丁文。书中有两节，明言拉施特为中国人也。其言云，首相拉施特者，契丹国哲学家，名李达基，别字墨孙，生于兴平山。后法国学者郭德梅尔(Quatremere)证明麦楼所用之波斯文原书，实有残缺。其真事实，乃指助拉施特修撰蒙古史者孛罗丞相为契丹国(Khata)人也。

(四) 亦有谓其奉犹太教者。然吾人有甚多证据，证明拉施特及其父不奉犹太教。郭德梅尔信其为犹太种也。

拉施特为人，多才多艺，勤劳好学。不独善于为国理财，

又善于为家谋富。少时专闲医学之外，复好研究农学、建筑学、哲学。回教徒之宗教学与教义讨论，无人出其右者。精通波斯、阿拉伯、蒙古、突厥及希伯来诸国语言文字。为大国首相，国事繁忙，竟能以余力，于十一阅月之间，著成三部要书，及多种短篇论文。皆讨论极烦杂问题者也。都城附郭，有市名拉巴拉施特(Raba Rashidi)者，市街整齐，建筑华丽。凿石渠，引水以供市民。全市之建筑费，皆拉施特所自筹也。鄂尔介都营孙丹尼牙(Soltania)新都时，拉施特又独捐资，建筑一隅。房屋一千座，回教礼拜寺一所，大学一所，医院一所，寺庵一所，并各给维持费。尝佣人抄录及装订自己著作，费去六万底那儿(dinars)云。据郭德梅尔(Quatremere)计算，约合于英金三万六千镑也。

拉施特述作甚多。其最著者，为《札米伍特台瓦力克》(Djami ut Tewarikh=Collection of Histories)译意犹云“史记汇编”也。自序谓书之成功，得力于李罗丞相(Pulad chingsang)者甚多。李罗奉大汗之命，出使波斯，居塔伯利资城。人极博学，熟知突厥及蒙古各部兴衰掌故，旷世无俦。尝仕至丞相，为全国兵马元帅及行政长官(一)。拉氏书中契丹一章，盖皆闻之于李罗者也。编辑时，合赞汗御用文库中所藏重要公牍，拉氏曾皆得参阅。又《阿尔坛戴勃脱儿》(Altan Depter)一书，犹言《黄金史》，最为宝贵，有大臣守藏之。拉氏亦曾参阅之也。

(一)《元史》有丞相李罗者，至元十九年后，不知下落。助拉施特修史者，其人名、官衔及履历皆相同，必即

其人也。

拉氏之《史记汇编》记载鞑靼(Tartar)及突厥(Turk)诸民族、成吉思汗及其先世、波斯诸汗，尤为详尽。鄂尔介都事迹，亦有记载。又亚洲西部各国、摩诃末及其弟子事迹、以色列诸圣、罗马历代皇帝、西欧诸国君主，皆有传记。印度及中国亦皆有专章，而中国之章，尤有兴味。书之末，原拟有《世界地理志》一篇，而今无传。盖或当时，即未著成也。

拉施特《史记》迄今仅俄文中，有全体译本。其英、法、德诸国之中，仅有简篇翻译而已。欲依此而评论其书之如何，至为难事。多桑(D'Ohsson)之《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所根据之蓝本，即拉施特《史记》也。据多桑云，其书中有多节，乃录自前人者。然全书观之，分部精密，记载详细，为他书所不及。文辞简明，有多种事实，不见他书。鞑靼古史及成吉思汗先代，仅此书有记载也。多桑之《蒙古史》非翻译拉氏之作，仅引用之而已，此外尚参用他书也。

西欧学士最初翻译拉氏之书者，为德国哈模柏格斯塔脱(Hammer Purgstatt or Purgstall)。哈模所译者，仅最有兴味之中国本部一章而已。后法国克拉勃罗德(Klaproth)考哈模之译，谬误甚多，尤以人地名及外国语辞为甚。故于一八三三年重译之，刊于《新亚洲杂志》(Nouv. Journal Asiatique, Ser. ii, tom. XI, pp. 335-358, 447-470.) 第十一册。克拉勃罗德之译，有时亦误。多桑《蒙古史》第二册附录中，亦有翻译。较之克拉勃罗德之译，删增大有不同。一八三六年法国之东方学者郭德梅尔于《东方丛书》(Collection Orientale)中，译出《在

波斯之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惟此乃仅其第一册。有拉施特传、全书大纲、拉施特自序及旭烈兀传而已。波斯原文，亦为印出。所有印刷费，皆法国政府出之也。英国人慕雷(Morley)亦尝欲翻译拉氏全书。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s. vi, vii) 第六七两册的通讯栏中，惟终未出版，不知其究译出若干也。欧文中最佳之译，当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贝勒津(Prof. I. N. Berezin)。贝译共六册，可称为完全之译也。贝氏取波斯文原书数种，谨慎校对，而后翻译。贝氏又通东方汉、蒙古文字，故翻译更较为易。波斯原文，亦同时刊出。据贝氏云，拉施特文体甚为简明。所难者，仅波斯文中之人地名，不易得其准确写法及读音耳。波斯文与汉文同病。人地名无点逗分别方法，故各史外夷传中之人地名，数名连一处者，无法分辨也。贝氏译本第一册，出版于一八五八年。第二册出版于一八六八年。其余以后，亦陆续出版矣。最近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馆长伯洛歇(M. E. Blochet)为《吉伯纪念丛书》(E. J. W. Gibb Memorial Series)刊印拉氏《史记》波斯文全书，分年出版。一九一〇年，《拉氏史记导言》(Introduction a l'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dl Allah Rashid ed-din)出版。一九一一年，第一册突厥蒙古诸部列传、成吉思汗先世列传及成吉思汗本传出版。其第二册，为窝阔台汗以至元成宗诸朝本纪、成吉思汗诸子传、波斯之蒙古藩王，由旭烈兀迄合赞诸王传。第三册为合赞、鄂尔介都及不赛因诸王传。亦皆陆续出版矣。

英国亨利玉尔据克拉勃罗德及多桑二人之法文译本，将拉施特《史记》之中国一章，译成英文，列之于其所著之《古代中国闻见录》中。余今复据玉尔氏之英译，再译成汉文，列之于此。

### 三 拉施特《史记·契丹国传》

契丹国幅员甚广，文化极高。最可恃之著作家皆云，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契丹比拟者。东南界海湾，不甚宽阔。此湾延长至蛮子(一) (Manzi) 与高丽 (Koli) 之间。后又伸至契丹国 (Cathay) 境内，距汗八里(二) (Khanbaliq) 都城二十四拍拉散(三) (parasangs) 而止，船舶亦皆可航至此处也。地近海，故多雨。国之一部，天气炎热，而他处则皆寒冷也。契丹大部，当成吉思汗时已被征服。至窝阔台汗时，全部皆平。成吉思汗及其诸子未尝奠居契丹，吾前已言之矣。蒙哥大汗 (Mangu Khan) 传位忽必烈大汗 (Kublai Khan)。忽必烈大汗以契丹人口繁盛，远过世界他国，而帝京远离，不便治理，故奠都契丹国，置冬宫于汗八里城。契丹人称之为中都(四) (Chung-Tu)。

(一) 中国南部。

(二) 即北京。



(三) 原文作四拍拉散，而实程为二十四拍拉散。克拉勃罗德疑原文最初或确如此。后经累次抄写遗误也。

(四) 此乃金人之名。辽人称之为南京，又曰燕京，唐曰幽州，古代曰蓟州。

古代帝王，尝建都于此。古时建筑此城之际，乃依最良堪舆家之言，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此城，谓可永世和顺也。成吉思汗攻陷其地后，毁其城。忽必烈汗为欲传布自己名誉之故，乃重修其城。又于古都之旁，别筑新城，名曰大都<sup>(一)</sup>(Daidu)。

(一) 元世祖至元四年，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十一门。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

城墙之上，共有高楼十七座。每门相距各一拍拉散。大都人口众多，即堠堡之外，尚有大街，房屋鳞聚。有大园圃，种植世界上各地之果树。城之中央，大殿内为忽必烈大汗之斡耳朵<sup>(一)</sup>(Ordu)，其人谓之曰喀儿西<sup>(二)</sup>(Karsi)。

(一) 即后妃之居也。名见《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

(二) 蒙古语，皇帝朝见大臣之处也。

殿中地柱，皆用最美丽大理石铺构。殿外有四道高墙围护之，每墙相去约一箭之遙。

外院为宫殿，守卫所居。其次为贵族大臣每朝聚集之处。第三院为高级军官所居。第四院为皇帝最接近之人所居。下方所绘之该宫殿图，乃自合赞汗陛下宫中大图描写得者也。（原书此处附北京宫殿图。今已遗失。）

汗八里(Khanbaliq)及大都(Daidu)附近，有两要河经过。两河皆发源于北方，大汗避暑宫附近。流近哲姆哲尔(Jamjal)时，两河合流，另成一河(一)。都城附近，掘大池蓄水，望之俨然一湖。有一段，可许人民放舟游于湖中也(二)。其河以前，另有河道，流入海湾中。入口处距汗八里甚近。久之河道淤浅，不能行舟。货物抵海口，即须下船，由牲畜荷负而至汗八里。中国之工程师及科学家，皆报告由契丹各省、马秦(三)(Machin)都城、兴綏(四)(Khingsai)、刺桐(Zaitun, 即泉州)诸城来之船舶，皆已不能直抵大都。故大汗下令，开凿大运河，引上方所言河水，以及他数河之水入运河，运河甚长。由汗八里至兴綏及刺桐，须航行四十日。兴綏、刺桐乃滨海大埠。由印度及马秦都城航来之船舰，皆至此停泊。运河两旁，备有闸门甚多，以灌溉近河田亩。船舶抵闸门时，则以起重机将船提起，而移置闸之他面水中。虽大船亦能提移也。运河宽三十余爱儿(五)(ells)。忽必烈命于河之两岸，皆铺以石块，

俾土不得倾陷河中。河涯上有大道，行四十日，可至马秦。全道皆铺石，故雨季旅客及所带牲畜，不致陷入泥淖也。路之两边，皆植杨柳及他树，夏季行人，可以避日乘凉也。无论军民人等，皆不许毁折树或以树叶喂牲畜也。沿路之两旁，有商店、酒楼、村庄。四十日全路间，闾里相望无间断也。

(一) 在东者为北河。在西者为沙河，又曰桑乾河，又曰永定河。在天津附近合流，至大沽入海。由津至沽仍曰北河。

(二) 即太液池，又名西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焉。(见《元史·地理志》)

(三) 马秦者，摩诃秦之转音。指中国南方而言。古代波斯人常以秦及马秦二名连用。此处之马秦都城，或指广东省城广州府而言。波斯及阿拉伯人称之为兴克兰(Chinkalan)，见拔都他游记。

(四) 指杭州，南宋之都城也。兴绥为京师二字讹音。亦可为行在二字讹音。

(五) 每爰儿合今四十五英寸。

大都城墙，以土构成。其国筑城之法，先树板于地。板之中间，置湿土。以火木椎椎之使坚，然后将板拔起。其中间之土，即成坚墙矣。忽必烈晚年，命以石

傳于牆之外面。大汗崩，致事未成，其计划仍在。若天意允可，则成其志者，当在铁穆耳汗(Timur Khan，即元成宗)也。

大汗尝欲于开平府(一)(Kaiminfu)筑宫殿，亦如大都制度，以便驻蹕。开平府距大都五十拍拉散。由大都冬宫往开平府有三道。第一道专为狩猎之用，仅外国大使人等，可以行之。第二道，沿桑乾河(Sanghin river)，经涿州(Chu-Chu)，其地丰产葡萄及他种水果。涿州城附近，有赛玛利城(Semali)。城中居民，泰半为萨马儿罕(Samarkand)人，植有萨马儿罕式之果园多处。第三道向西京关(二)(Pass of Siking)。过关后，有平原牧地，直至开平府夏宫。沿途多禽兽，可供狩猎之用。以前皇帝常在涿州附近避暑，后则喜在开平府也。府城之东面，有宫曰蓝亭(Langtin)。昔忽必烈尝梦见一宫，醒后，乃依其形式而建此宫也(三)。建此宫时，尝谋之于其国之堪舆家(四)及建筑家，得其最佳之策划而后行。彼等皆言最吉地址，为开平府城附近之某湖。湖之四周，有草地环绕。惟欲建宫，须先将湖填干。其国产石，可以代薪(即煤也)。运此石及木多量，和以石灰及砖，将泉湖填平，然后复熔铅锡铺满其面，起台其上，台高如人。其地下之水，久后，乃自邻近干地，涌出成泉。台上建中国式宫殿一所，周以大

理石墙围之。石墙之外，为苑囿。苑外起木栅藩篱，防止外人入苑内擒扑禽兽。城内又筑第二宫，距前宫约一箭之遙，惟大汗则常居城外之宫也。

(一)《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云：“上都路唐为奚契丹，金置恒州。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恒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至元元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

(二)译音。其读法又有作孙林 Sengling 者，或孙京 Sengking 者。各輿图上，余实查不出有相近之音也。

(三)多桑此处译作忽必烈建宫于开平府之东，命名曰伦敦 Lengten。后得恶梦，乃弃之。

(四)原作哲学家，而实则即俗所称之阴阳先生或风水先生也。

契丹国有大城甚多。每城有相当尾名（府厅州县之类）在后。人观此名，即可知其城之大小也。各城官吏等级之高低，视其所辖城名即可知。故官吏任命证书，不记等级，他人亦无庸问其高低也。依其城名，即可知谁须让路，谁须向长官屈膝请安也。城市等级之名如下：（一）京(King)，（二）都(Du)，（三）府(Fu)，（四）州(Chu)，（五）□<sup>(一)</sup>，（六）军(Kiun)，或郡<sup>(二)</sup>，（七）县(Hien)，（八）镇(Chin)，（九）村(Sun)。京之

名，以称大区域，例如鲁迷<sup>(三)</sup> (Rúm)、波斯 (Persia)、八吉打 (Baghdad) 等是也。都之名，则施之省会。有皇帝离宫<sup>(四)</sup>在焉。以下皆依次递小。第七指小城而言。第八指市镇而言。第九则指村庄也。海口及登岸处曰拔都<sup>(五)</sup> (Batu)。

(一) 克拉勃罗德法文译本阙。哈模氏德文译本作古儿 Gur。玉尔谓或为路之讹音。蒙古时代疆域区划中，有路之名，等于今代之省。

(二) 郡乃汉魏时代区划之名。军之名，则起于唐代。辽金宋三朝皆沿用之，盖军区也。

(三) 鲁迷指小亚细亚。

(四) 唐有四都，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南都江陵。辽有五京，金有五京，宋亦有四京。每都或京，皆有皇帝之离宫焉。

(五) 汉文码头二字之讹音。拔都乃蒙古人读法也。

世界他国无有依城市等级而定官吏之高卑者，惟契丹国乃有此特别制度也。

契丹国亲王官吏，其等级，其制度及其名称：

其国最高官吏，等于吾国之瓦细儿者 (Wazir，华言首相)，称号曰丞相 (Chingsang)。军中元帅，称号曰大夫 (Thaifu)。统率十万人者，其称号曰万士<sup>(一)</sup> (Wanshi)。

(一)《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中书省有中书令一员，以皇太子兼之。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统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枢密院有枢密使一员，皇太子兼之。副使二员。领万户府者，曰万户。领千户府者，曰千户。御史台有大夫二员。拉施特此处以三军元帅为大夫，或由误会御史台之大夫为枢密院长官也。万士必万户之误。

行政会(一)中之亲王、瓦细耳及其他长官，皆大食种人(二)(Tajiks)、契丹土人，或畏吾儿人(Ighurs)。长官称曰平章(三)(Fanchán)。行政会中有丞相(四)(Chingsang)四人，平章四人，皆自大食、契丹、畏吾儿及也里可温(Arkáun)四种人中选之。平章(五)为行政会之监察人。

(一)必即中书省。

(二)指波斯人及回教徒。

(三)克拉勃罗德译本作喀伯丈 Kabjan。哈模译本作登丈 Tenjan。瓦萨甫《史记》作盘丈 Panchan。而实则乃平章之讹音。大食及波斯文中，无泊字 p 音。外国人地名，有泊字音者，皆以 f 代之。

(四)《元史·百官志》云：“中统二年，置右丞相二员，左丞相二员。至元二年，增置丞相五员。武宗至大二年复置尚书省丞相二人，中书丞相二员。”

(五)《元史·百官志》云：中书省有“平章政事四员，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据回教史《马萨拉克阿尔阿伯萨》(Masalak el Absar)引萨马儿罕人赛益德塔赤(Seyyid Tadj Eddin Hassan ben el Khallal)云：“大汗左右有爱迷儿(amirs)二人，皆高级官吏也。其官称曰丞相(Djing San)，其次有平章(Bidjan)二人，再次有左丞(Zoudjin)二人。再次有右丞(Yudjin)二人。最后为郎中(Landjun)，皇帝之秘书，而书记官之领袖也。每日大汗在省(Chen)中，召集群臣，会议政事。所谓之省，犹之吾国之平政宫(Palace of Justice)也。”

全国文武官吏等级，列之如下：

〔一〕丞相(Chingsang)，即瓦细儿。

〔二〕军政长官。无论其位之如何高贵，遇大事必须呈报丞相。

〔三〕平章(Fanchan)，行政会之佐贰也。选自上方所列诸国。

〔四〕一臣(Yer Jing)，即第一级臣(Jing)。

〔五〕二臣(Ur Jing)，即第二级臣。

〔六〕三臣(Sam Jing)，即第三级臣(一)。

(一)法国鲍梯氏(Pauthier)谓此三名，乃右丞左丞及参政之讹音也。吾意以为一臣音与右丞，三臣音与参政，皆相近。而二臣与左丞，音则相去过远矣。拉施特究指何官而言，实不可考。



〔七〕赛米(一) (Semi)。

(一) 不可考。

〔八〕锡散巴尔仲(Sisan Baljun), 书记官也(一)。  
等级甚微。

(一) 典书记者, 蒙古人曰必阁赤。见《元史》卷七四, 祭祀。

〔九〕……………

忽必烈大汗时所任之丞相, 为海敦诺颜(一) (Haitun Noyan), 乌察儿(二) (Uchaar), 俄尔哲塔刺罕(三) (Oljai Tarkhan), 及达什蛮(四) (Dashiman)。海敦诺颜今已卒矣。其余诸人皆仍生存(五), 留相铁穆耳汗(即成宗)也。

(一) 《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中, 与海敦最近之音, 为右丞相安童。诺颜则蒙古语亲王、酋长、统领之义也。

(二) 《元史·宰相年表》中, 与乌察儿最近之音为左丞相忽都察儿。忽都二字速读之音与乌字相近。由至元七年至至元十三年与安童同时在相位。

(三) 《元史·宰相年表》中, 与俄尔哲最近之音为完泽。由至元二十八年迄成宗大德七年任右丞相。塔刺罕则最高之勋位也。

(四) 《元史·宰相年表》中, 与达什蛮音相近者无人。惟中统四年与至元元年, 有左丞相塔察儿者音稍近。

塔察与达什相近，然蛮与儿二字相差远矣。

(五) 据《元史·宰相表》，世祖时，老臣留相成宗者，仅完泽一人而已。

以前平章之职，仅给契丹人，而今则蒙古人、大食人及畏吾儿人，皆可充之也。

平章之领袖谓之首平章(Su Fanchán)。其义犹云简选之平章也。当今铁穆耳汗在位，领袖全体平章者，为伯颜平章(Báyán Fanchán)。纳速刺丁(Seyid Nasr ud-Din)之子，赛典赤(Seyid Edjell)之孙也。纳速刺丁尊号亦曰赛典赤(一)。第二位平章名乌马儿(二)(Omar Fanchán)，蒙古人也。第三位平章名亦克(三)(Ike Fanchán)，畏吾儿人也。亦克之前，第三位平章为刺真(四)(Lajan Fanchán)，首平章(Su Fanchán)之弟也。刺真之子曰喀尔马纳(Karmanah, 无考)。第四位平章为裴哈密胥(五)(Paighamish Fanchán)，亦畏吾儿人也。裴哈密胥之前，居第四位平章之席者，乃帖木儿(六)(Timur Fanchán)也。

(一) 赛典赤赡思丁之传，见于《元史》卷一二五，一名乌马儿 Omar，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立功云南，卒于至元十六年。有子五人，长纳速刺丁，亦立功云南，卒于至元二十九年，有子十二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即拉施特此处所言之伯颜平章

也。《元史》卷一一二《宰相表》，成宗元贞二年，平章中，有伯颜之名。大德八年至十年，又有伯颜之名。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平章政事中，亦有赛典赤之名。或亦世祖初年之赛典赤苗裔也。

(二)《元史·宰相表》中，成宗时，平章中无乌马儿之名，或相近之音也。吾意拉施特此处之平章乌马儿仍指纳速刺丁之第二子乌马儿。惟其人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非中书省之平章也。

(三)《元史·宰相表》中，无亦克之名或相近之音。《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云：“亦黑迷失，畏吾儿人也。尝四逾海，奉使印度等地。至元二十九年，与史弼、高兴同受命为平章，率海军击爪哇，无功而还。帝怒，没其家资三之一。寻复还之，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同事。”拉施特此处之亦克必即其人也。

(四)《元史》卷一一二《宰相表》，至元二十九年至成宗大德三年，平章中皆有刺真之名。惟《元史》卷一二五《纳速刺丁传》，其子十二人中，无刺真之名，必《元史》遗脱也。

(五)《元史·宰相表》，至元二十八年至成宗元贞二年，平章中有不忽木者，其音与裴哈密胥最相近，必即其人也。《元史》卷一三〇，有不忽木专传，惟乃康里部人而非畏吾儿人也。

(六)名见《元史·宰相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

大汗常居都城，故建专衙，其名曰省(Sing)。以便时常莅临大会。省门口，依例有高级武官防护，兼考察所有递至省中呈文。

第一衙署曰营(In, 译音)，所有公文皆由此抄录，递至卢萨(Lusah)署。此署等级，高于营也。由是而更递至咯里云(Khalyun)署。又由咯里云而递至第四署曰魁中(Kuijun)。魁中专司驿递及公文。前三署皆归魁中节制也。由魁中公文又递至第五署曰鲁思那益(Rusnayi)。此署专管军旅之事。最后乃递至第六署曰修思塔(一)(Siushtah)。所有外国大使商人，来朝归国者，皆须亲至此署备询。盖行政会中，仅此署发给命令及护照也。当今之世，专管此署者，为爱迷儿达什蛮(Amir Dashiman)也。公文经过此六署后(二)，乃递至省(Sing)。省中大臣聚而讨论，决定行否后，各加以自己指纹(Khat Angusht=finger-signature)。加指纹者，所以示事经某人讨论及赞成也。

(一) 所有以上署名，拉施特或用波斯文，或拼蒙古字音也。

(二) 岂即所谓六部耶？

契丹国风俗，凡两造订约者，皆须将指纹印于约纸上。盖由经历，而得知世界上无两人同指纹者也。订约人各将指纹，印于约纸背后，再用笔环绕各指，画出

指形，至关节而止。若有图赖或违背约者，则执法官执所印指纹而比较其指，证明其罪也(一)。

(一) 一九一三年，法国沙腕(Chavannes)于十月号之《通报》(T'oung Pao, pp. 490-491)，证明古代中国人已知用指纹之不同矣。沙氏示吾人以公元七八二年(唐德宗建中三年)及七八六年(唐德宗贞元二年)，唐代之公牒三件，皆有指纹，并有“印指纹以作标记”之语。

公文传递各部，经最高长官批阅后，仍送回最初之部也。

官吏每日皆须到省中视事，每日须办之事甚多。丞相亦须到省，批阅公文，与他官相同。各官依其等级而坐，座前有案棹及纸笔墨等。各大官皆有其官印图章。有书记专司登记每日到省办事官员人名，其不到者，则罚扣薪俸。无故常不到省者，则革黜之。

大汗命四丞相，报奏一切政务。

汗八里之省(即中书省)等级为最高，房屋亦最大。所有数千年之档案公文、报告奏折，皆在此保存。所用官吏人数，达二千人左右。

省(Sing)非各城皆有。仅省城中有之。每省之大，比拟于八吉打(Baghdad)、设刺子(Shiraz)、亦柯牛姆(Iconium)或鲁迷(Rum)等。

大汗全国，共有十二省。仅汗八里有丞相，其余

诸省，则仅有长官。衔号什长记 (Shijangi, 余意以为行中书三字之讹音) 者，为诸官之领袖。此外又有平章四人，及他级官吏多人，襄佐长官以理一省之事。

十二省所在地点，依其级位，可列之如下：

第一省 在汗八里 (Khanbaliq) 或大都 (一) (Daidu)。

(一)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中书省统山东、山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为路二十九，州八。

第二省 朱里真 (一) (Churche) 及索兰喀 (二) (Solangka) 省，省城曰孟朱 (Munchu)，索兰喀境内最大之城也。阿力麻里 (三) (Almaliq) 人胡桑姆乌丁 (Husamuddin) 之子，阿拉乌丁 (Alauddin) 及哈散朱甲克 (Hassan Jujak) 二人，今为其地长官。

(一) 宇文懋昭《金志》云，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语舌音，讹为女真。又《元秘史》蒙古文，女真作朱里扯特。今蒙古人犹以是呼之。《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及卷二第五章，作 Chorchu。

(二) 索兰喀之名，亦见卢白鲁克《游记》。卢白鲁克在哈刺和琳时，尝见其国使人。亨利玉尔注谓蒙古人称高丽北境，松花江上流曰索兰喀。考其境域，寔为今东三省。据《元史·地理志》，元时，此境属辽阳省，省会在辽阳城。辽金时，皆曰东京。拉施特之孟朱城，即辽阳，其名或为蒙古语，犹之今代满洲及蒙古人称奉天省城曰莫

克敦 Mukden 也。索兰喀亦蒙古语，鄙意疑为汉代乐浪郡之讹音。

(三) 阿力麻里名见《元史·西北地附录》，察合台国之都城也。

第三省 高丽及乌高丽(一) (Koli and Ukoli)，此为另一国。其酋长之尊号曰王 (Wang)。忽必烈大汗之女下嫁其王。

(一)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云：“大德三年，立征东行省。未几罢。至治元年，复立。今高丽国王为左丞相。”《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云，至元十一年五月，皇女呼图克库哩页额实下嫁于高丽世子愷。十五年七月，改铸驸马高丽王印赐之。成宗初年，愷薨，子諲袭王位，尚宝塔实怜公主。乌高丽不可考。或为波斯人伪造之名，以匹偶高丽者也。犹之秦及马秦 (Chin and Machin)，身毒与印度 (Hind and Sind) 也。

第四省 南京(一) (Nanking)，此为契丹国大城，位于哈喇木伦河 (Karamuran，即黄河) 之涯。此城昔为契丹国王之都城。

(一) 此方之南京，非今代江苏之南京，乃河南开封府也，金人谓之南京。《元史》卷五九《地理志》，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八年，置省南京以控治之。宋为东京，金改南京，宣宗南迁都焉。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

第五省 肃州(一)(Sukchu),在契丹国边界,近突厥境矣。

(一)《元史》卷六〇,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元年,置甘肃路总管府。八年,改甘州路总管府。十八年,立行中书省以控制河西诸郡。拉施特此处谓在肃州者,误也。

第六省 京师城(一)(Khingsai),以前为蛮子国(Kingdom of Manzi)之都城。阿拉乌丁平章(Alauddin Fanchán)与其子赛甫乌丁(Saifuddin)及塔哈稼儿诺颜拔都喀儿喀希(Taghajar Noyan Batu Kerkhahi)三人,皆此省之长官也。赛夷(Sai)之子,乌马儿火者(二)(Omar Khwaja)及毕克火者屠西(Bik Khwaja Thusi),皆该省之平章也(三)。

(一)即杭州城。

(二)此人或即赛典赤之孙,纳速刺丁之子,乌马儿也。《元史·纳速刺丁传》谓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

(三)《元史》卷六二《地理志》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杭州路唐为杭州。五代钱镠据两浙号吴越国。宋高宗南渡都之,为临安府。元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来治于杭,改曰江浙行省。由拉施特之记载,吾人可知元代回教徒在中国之势力雄厚也。

第七省 福州(Fuchu),此为蛮子国之一城。行省以前在刺桐城(Zaitun),后迁至此城。今仍在此城



也。其地长官为达什蛮(Dashiman)之弟兰(Ran),及伯颜平章(Bayan Fanchan)之弟及哈喇(一)(Hhala)也。刺桐(二)为商港,海舶辏集。其地长官为博哈阿丁康达里(Boha-addin Kandari)。

(一)《元史》卷一二五《纳速刺丁传》,纳速刺丁诸子中,无此人。必《元史》有缺也。十二子,《元史》仅举七人。

(二)刺桐即泉州。《元史》卷六二,福州路,至元十八年,迁泉州行省于本州。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本州。二十二年,并入杭州。泉州路,至元十四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

第八省 鲁京府(一)(Lukinfu),蛮子国之一城,近唐古忒(Tangkut)边境。

(一)审查拉施特此处十二省名全单,再参证《元史·地理志》,此省必为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毫无疑义。鲁京府即成都府。拉施特何由而得此名,不可知矣。或为波斯人称成都府之名。唐古忒即西夏。《元史》有时作唐兀,有时曰河西。

第九省 勒姆喀离(一)(Lumkali),商人称之曰兴克兰(Chinkalan)。此为刺桐以南滨海大城,港口广阔。图开南(Tukai Nam)及卢克那丁阿比沙离平章(Ruknaddin Abishari Fanchan)二人,皆其地之长

官也。

(一) 勒姆喀离，哈模译本作孔启 Kunki。其真确读音，颇可疑也。兴克兰之名，见于拔都他《游记》，拼作 Sin-kalan，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拼作 Cynkalan。波斯史家瓦萨甫 Wassaf 之拼法，亦与拉施特相同。鄂多力克《游记》作 Censcalan。据各家记载，其为今广州府毫无疑义。马黎诺里解说之云：兴克兰者，大秦(Great China)也。克兰，波斯语大也。印度西海岸有僧急里港(Cynkali)，小秦(Little China)也。急里，波斯语小也。波斯语兴克兰，实乃梵语摩诃支那(Mahachin)之译义也。古代阿拉伯航海者，喜将国名用以称城邑。例如阿尔比鲁尼 Al Biruny 及拉施特二人，皆用摩诃秦 Mahachin 之名，以称广州府是也。波斯阿拉伯之航海者，称广州似又与印度人略不同也。《高僧传》三集卷二《极量传》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元史》卷六二《地理志》，广州路隶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省城设立于龙兴路，即唐之洪州，今之南昌府也。

第十省 哈喇章(一) (Karajang)，此省以前为独立国，省会立于押赤(二) (Yachi) 大城，全省居民皆奉回教。其地长官为诺颜塔京 (Noyan Takin)，及雅库伯拜克(Yakub Beg)二人。雅库伯乃把鲁克(Baluch，官名)阿力拜克(Ali Beg)之子也。

(一) 哈喇章之名，亦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

十八章。《元史》上此名屡屡见之，吾特摘出数节，以便考证焉：《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至元十年闰六月丙子，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统合刺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十二年春正月己亥，云南总管信直日、石买等刺杀合刺章舍里威之为乱者，以金赏之。秋七月癸酉，诏取茶罕章未附种落。十七年三月己未，诏讨罗氏鬼国。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喇章军一万、西川药刺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十八年夏四月辛未，益云南军征哈喇章。二十二年九月丙寅，省哈喇章、金齿二宣抚司为一，治永昌。十一月甲戌，置哈喇章、四川、建都等驿。十二月戊子，罢哈喇章打金规运所及都元帅。敕哈喇章酋长之子入质京师。中书省臣奏纳速刺丁言，减哈喇章冗官，可岁省俸金九百四十六两。又屯田课程，专人主之，可岁得金五千两，皆从之。二十三年二月，遣使谕皇子也先铁木儿调哈喇章军千人，或二三千人，付阿里海牙从征交趾。仍具将士姓名以闻。夏四月壬子，谕纳速刺丁分哈喇章、蒙古军千人，以能臣将之，赴交趾，助皇子脱欢。《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其鬼蛮即赤秃哥国也。癸丑秋，大军自且当岭入云南境。摩些二部酋长陵火脱因、塔里马来迎降，遂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盖白蛮也。所在寨栅，以次攻下之。……甲寅秋，复分兵取附都善闾，转攻合刺章水城，屠

之。合刺章盖乌蛮也。……遂进至乌蛮所都押赤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朮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元史》卷一三三《赵阿哥潘传》，癸丑，从世祖征哈喇章，数有功。又《阿儿思兰传》，从兀良合台征哈喇章有功。卷一三五《赛典赤赡思丁传》，又奏哈喇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同卷《纳速刺丁传》，二十一年，奏减哈喇章冗官，岁省俸金九百余两。屯田课程，专人掌之，岁得五千两。二十二年，以哈喇章、蒙古军千人从皇子脱欢征交趾，论功赏二千两。《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云南行省，不见哈喇章之名。其地域甚不明了。综观以上所录诸节，云南与哈喇章似有区别，而非一地也。云南为行省，而哈喇章则境内一部落也。《元文类》卷三五，虞集《云南志略序》，亦言乌蛮，云南一部也。然据《马哥孛罗游记》与拉施特此节所载，哈喇章即云南也。察罕章地域，在今丽江府。见《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丽江路。宪宗四年春，平么、些二蛮，立察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立宣慰司。十三年，改为丽江路，立军民总管府。

（二）押赤之名，亦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四十八章。《元史》上此名亦屡见之。有时作鸭池，又有时作鸭

赤。押赤之名，见《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盖乌蛮之所都也，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至元十年闰六月，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统合刺章、鸭赤、赤科、金岗、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至元十一年春正月乙酉，以金州招讨使奇彻率襄阳生熟券军千人戍鸭池。十五年十二月，鸭池等处招讨使奇彻所领南征新军，不能自贍者千人，命屯田于京兆。十九年秋，七月戊辰，征鸭池回军军屯田安西以钞给之。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官迓云南鸭池所遣使。押赤或鸭池，鄙意以为皆汉代益州二字之讹音也。《元史》卷六一《地理志》，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至元十三年立。改善闾为中庆路。

第十一省 京兆府(一) (Kenjangfu)，为唐古忒国(Tangkut)境内一城。那木罕(二) (Numughan)之子阿难达(三) (Ananda)，君临此境，驻平章脑儿 (Fanchan Naur)。阿难达于其地建宫殿一所。

(一)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唐初为雍州，后改关内道，又改京兆府，又以京城为西京，又曰中京，又改上都。元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为安西路总管府。二十三年，四川置行省。改此省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改安西为奉元路。

(二) 名见《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世祖第四

子也。

(三) 据《宗室世系表》，阿难达乃安西王忙哥刺之子。拉施特此处误记。

第十二省 玛朱(Machu) 或曰康姆库(一) (Kamkhu)，亦为唐古忒境内大城，辖境甚广。阿克塔奇(Akhtaki=Achiki) 驻此。爱迷儿火者(Amir Khwaja, 官称) 雅撒姆(Yasam)，其地之长官也。

(一) 亨利玉尔谓康姆库或即甘州。然前第五省肃州，已在唐古忒境内，不得另为省也。拉施特之第十二省，究何所指，实不可知。据《元史·地理志》，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取《元史》所列之名，以较拉施特之表，省之数目固相同，而拉施特将湖广及岭北二省遗脱。福州行省于至元二十二年，已并入江浙行省，而拉施特列之于十二省之数，是重复也。又其第十二省康姆库(或即甘州)，似为甘肃省之重复也。

各城相距甚远。每城有亲王或他达官，治理人民，统率军队，敷布政教，维持法纪。每省行政衙门，皆建于省会。其各省衙门，官吏办事室，多如鳞集。各附属机关之长官，所使用之侍从奴隶，多亦如鲫。彼辈寄宿之房屋亦甚多。故各衙门，视之俨然一小都市也。其

国风俗，常自监狱取囚犯负物、拉车、运石、筑房舍等时期久暂，则视囚徒所犯罪之大小而判决也。

亲王及达官以下之随从官吏，各依其班列，受俸祿也。班列凡有数级。其国古代帝王历史，将于本书附录中详言之，盖非此章范围所宜及也<sup>(一)</sup>。

(一) 拉施特《史记》附录，英、法、德三文，尚无译本。

其国东南各地，皆臣服大汗。惟大洋中有日本国(Chipangu)一岛，迄今未隶版图。日本距朱里真<sup>(一)</sup>(Churche)及高丽(Kaoli)二国海岸不远。其人身躯矮小而腹大，头陷入两肩之中。直东诸国，由海岸<sup>(二)</sup>以至吉利吉思(Kirghiz)边境，皆臣服大汗也。

(一) 即金国，今满洲也。

(二) 拉施特此处似以中国及东亚之海岸线，乃东西行而非南北行。马哥孛罗及鄂多力克二人心中，似亦怀此意见。鄂多力克《游记》载直向东行而至汗八里。

蛮子省(Manzi)西南，刺桐与柯威猎克国<sup>(一)</sup>(Kowelaki)间大海滨，有大丛林。蛮子国皇帝之子，尝避兵于此。惟供给全无，贫乏已极。

(一) 亨利玉尔谓此处之柯威猎克与上方之勒姆喀离必同一地，皆指广东省而言。宋之末主，尝奔至广东厓山死难也。

西为交趾国(一)(Kafché-Kué), 道不易往。其国界哈喇章、印度及海, 亦自王。辖境有卢甲克(二) (Lujak) 及哲撒姆(Jessam) 二城。图甘(三) (Tugan) 统率军队, 驻桂林府(Kwe Lin Fu), 兼镇慑蛮子。大汗命之监视边境不靖之民。图甘率军征交趾, 侵入其境, 占领沿海数城, 纵军大掠一星期。交趾人忽由海面、山中、深林三处来攻。图甘大败, 仓惶脱身遁归(四), 今仍驻桂林府也。

(一) 此处之西, 指蛮子西南境之西。

(二) 法国郭德梅尔谓卢甲克为雷州之讹音, 哲撒姆则海南岛也。鄙意郭说未必确, 盖此二地未尝隶交趾也。

(三) 元世祖第九子镇南王脱欢之讹音也。

(四) 《元史》卷二〇九《安南国传》, 镇南王脱欢尝于至元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二次征交趾陈日烜。多桑《蒙古史》亦皆载之。拉施特此处所记者, 乃至元二十四五年之事也。“至元二十四年, 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七万人, 船五百艘, 云南兵六千人, 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人, 分道以进, 并受镇南王节制。诸军所至克捷。二十五年正月, 陈日烜及其子走入海。镇南王以诸军追之, 不知其所之, 引兵还。诸将因言交趾无城池可守、仓庾可食, 粮船不至, 且天时已热, 恐粮尽师老, 无以支久, 为朝廷羞, 宜全师而还。镇南王从之, 命水兵先还。三月, 王以诸军还, 次内傍关, 贼兵大集。王击破之, 命万



户张均以精锐三千人殿，力战出关。谍知日烜等分兵三十余万，守女儿关及丘急岭，连亘百余里，以遏归师。王遂由单已县趋盩州，间道以出，次思明州。命爱鲁引兵还云南，鄂罗齐以诸军北还。日烜寻遣使来谢，进金人代己罪”。

西北(一)为图伯特(Tibet)，及金齿(二)(Golden-Teeth)两部边界。此方无敌国外患。惟库脱鲁火者(Kutlugh Khwaja)及其军队驻扎地，稍有可虞。然此处有高山为障。敌人在山外，不能飞渡也。为防患未然，故亦略有军队驻守。

(一) 仍是蛮子国西南境之西北。

(二)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緬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爨、曰峨昌、曰驃、曰繻、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金齿蛮。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驃国传》云：“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有黑齿、金齿、银齿三种。见人以漆及镂金银饰齿，寝食则去之。直顶为髻，青布为通裤。”

拉施特《史记》他节，又记金齿民族云：“契丹国西南，有哈喇章省，疆域广漠，介于图伯特、唐古忒(Tangut)、印度丛山、蒙古、契丹及金齿国(Country of the Gold Teeth)之间。印度人称之为康达儿(Kandar)，吾波斯人称之为康达哈儿(Kandahar)，中国人称之为大理(Dailiu)。其王称号曰摩诃拉(Mahara)，犹言大王也。(《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云，至昆泽，擒其国王段智兴及其渠帅马合刺昔以献。马合刺昔印度语 Maharajah 之译音也。宋末元初，云南渠帅称号用梵语。可见是时印度文化已输入云南矣。拉施特之摩诃拉即马合刺昔之别音也。)其都城曰押赤(Yachi)。人民有黑白二种。黑者曰哈喇章，白者曰察罕章(Chaghan Jang)。”又他节云：“中国西北为图伯特及金齿之边境。金齿国位于图伯特及哈喇章之间。其人以金套包牙，食时则取去。”又《马八儿国(Maabar)传》记由该处往中国有二途。其第一途经由赛伦的白(Sarandip, 即锡兰岛)、蓝无里(Lamuri)、苏木都刺(Sumatra)、打尔班德尼雅斯(Darband Nias, 爪哇之属国)、占婆(Champa)、海塘(Haitam, 海南之讹音)而抵大汗国境。次又至摩诃秦(Mahachin, 即广州府)、刺桐(Zaitun, 即泉州府)而至京师(Khinsa, 即杭州府)。“第二途由马八儿往契丹, 全行陆道。自喀巴尔(Cabal, 又读作 Kail, 即加异勒也)至葛斯州(Gosju)及萨伯州(Sabju), 两地皆喀巴尔之属邑也。次至塔姆力法塘(Tamlifatan), 次至喀罗拉马瓦儿(Karoramawar), 次至哈瓦拉文(Hawarawun), 次至达

克离(Dakli), 次至毕哲拉儿(Bijalar), 此地自昔即属德梨(Dehli)王。此时德梨王之从弟, 征服此邦, 叛王而自立。其所率军队, 皆突厥人。由此再前行, 为喀忒班国(Katban), 次至乌蛮(Uman, 依其地位考之, 似即中国《元史》所记云南乌蛮也)。次至柴旦丹(Zardandan, 波斯语金齿之义), 其人用金饰齿, 故曰金齿也。又刺手, 用靛染之, 有须则拔除, 故其人面上无毛也。皆臣服大汗。次至图伯特边境, 人民食生肉, 崇拜偶像。妻与人通奸, 不以为耻。空气恶浊, 下午聚餐, 则人必皆死。饮茶, 饮已簸之谷。”拉施特第二途所经诸地, 或因展转抄写, 字迹多误, 故各地多不可考也。

西北有大沙漠, 横亘于忽必烈大汗所辖境域, 及海都(Kaidu)、笃哇(Dua)二汗国之间。沙漠宽有四十日程, 其交界处, 由东至西, 凡三十日程。各处皆有军队驻扎, 归亲王或他将统率, 常与海都之军队冲突。有五师驻于沙漠之边。第六师驻唐古忒境察罕脑儿(一)(Chaghan Naur; 白湖)。第七师驻畏吾儿(Uighurs)国合刺火者(二)(Karakhoja)城附近。火州介于两国之间, 保守中立。两国边界, 至图伯特国高山为止。夏时, 沙漠中不能行人, 盖无水故也。冬时, 惟有雪水可以供饮而已。(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113—133页)

(一) 蒙古境内, 有三察罕脑儿。其一在上都附近,

见于《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六十章，有皇帝宫在焉。《元史》卷一一，至元十七年五月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儿，即马哥孛罗所言之地也。其二，据周世棠及孙海环《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在东经九十九度十分，北纬四十五度五十分。其三，在东经九十五度，北纬四十六度。拉施特此处之察罕脑儿必指第三者而言。盖此湖最近海都边界也。

(二) 名见《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元史》有时又作火州。卷一二八《阿朮传》作哈喇霍州。莱格尔(Regel)于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游历新疆，谓合刺火者城今仍存在。距吐鲁蕃东南四十俄里。英国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曾在火州发掘，有详细记录，见《中国沙漠遗址》(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1912, pp. 359—360)。

##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波斯 各地之交通

### 一 明与哈烈之交通

哈烈<sup>(一)</sup>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关万二千余里，西域大国也。元驸马帖木儿<sup>(二)</sup>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哈鲁<sup>(三)</sup>据哈烈。洪武时，撒马儿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彩币，犹不至。二十八年，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为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成祖践祚，遣官赍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永乐五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于是年始还。德文，保昌人，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帝嘉之，擢金都御史。明年<sup>(四)</sup>，复遣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sup>(五)</sup>遣使随安朝贡。七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偕其使往报。明年，其酋遣使朝贡。

(一) 哈烈(Herat)今属阿富汗国，古名阿利雅(A-

ria)。中世纪时，名哈利(Hari)，或海利(Heri)，音与《明史》之哈烈最相近。又曰义利(Eri)，音与《元史·太祖本纪》十七年之也里最相近。

(二) 帖木儿于公元一三六九年(洪武二年)，娶察合台西国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赛雷麦尔克汗奴姆(Serai Mulk Khanum)为后，故有驸马帖木儿之称也。

(三) 沙哈鲁(Shah Rokh)为帖木儿第四子，生于一三七七年(洪武十年)。一三九七年(洪武三十年)，帖木儿封沙哈鲁于呼罗珊，驻哈烈城。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帖木儿卒，沙哈鲁独立于哈烈，不受萨马儿罕之命。一四四七年(英宗正统十二年)，沙哈鲁卒于莱夷城(Rei，在波斯京城德黑兰之南)。哈烈城于一三八一年(洪武十四年)，为帖木儿所陷，旧主克尔忒朝(Kurt dynasty)皮儿阿梨(Pir Ali)死之。帖木儿初命其三子弥儿柴米兰沙(Mirza Miran Shah)为哈烈及呼罗珊之总督。米兰沙未久即去，而以四子沙哈鲁代之。

(四) 永乐六年之中国使节，波斯史家阿伯特拉柴克(Abder Razzak)之《沙哈鲁史》亦有载之。其言云：“一四〇九年一月十七日(永乐六年底)，可汗(指沙哈鲁而言)归自赛夷斯坦(Seistan)之远征。中国皇帝遣使吊王父帖木儿之丧，并携带礼物多种。可汗召见，赏赐优礼以后，乃拜别之。”

(五) 把都儿，蒙古语 Bahadur 之译音，犹言勇士也。

撒马儿罕酋哈里(一)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赉敕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二)因赐彩币表里,并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十一年,达京师(三)。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蓝伯等送之。就赉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十三年,达等还。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文豹、西马及他方物。明年,再贡。及还,命陈诚赉书币报之,所过州县,皆宴钱。十五年,遣使随诚等来贡。明年,复贡。命李达等报如初。十八年,偕于阗、八答黑商来贡。二十年(四),复偕于阗来贡。宣德二年,共头目打刺罕亦不刺来朝,贡马。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

(一) 撒马儿罕酋哈里 (Mirza Khalil Sultan) 者, 帖木儿之孙, 米兰沙之子也。帖木儿既卒, 遗命以长孙皮儿摩哈美德 (Pir Mohammed) 继承撒马儿罕之大位, 在位四年。哈里得帖木儿部将柯对达德胡桑尼 (Khodajdad Husseni) 之助逐皮儿而篡位。沙哈鲁不服, 尝于一四〇五年 (永乐三年), 及一四〇六年 (永乐四年) 两次出兵抗命, 皆未交绥而议和。至一四〇九年 (永乐七年), 终为沙哈鲁所废, 幽于波斯国莱夷城 (Rei), 卒于一四一二年 (永乐九年)。

(二) 《明史》所载明成祖给沙哈鲁敕谕, 非全文, 仅节录而已。五百年前阿伯特拉柴克 (Abdur Razzak) 之《沙哈鲁史》中, 有波斯文全豹。一七八五年 (清高宗乾隆五十年), 英国人张白士 (Chambers) 尝将明永乐帝及沙哈鲁之交聘来往国书, 译成英文, 发刊于印度加尔各答 (Calcutta), 题曰《中国皇帝与爱迷儿帖木儿之子算端沙哈鲁交聘国书记》(An Account of Embassies and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Sultan Shah Rokh, son of Amir Timur, Asiatic Miscellany, i, 1785, P. 71.)。吾特译之于下, 以供参考焉:

一四一二年 (此为公元, 由英人翻译时更改者, 波斯原文必为回历也), 秦 (Chin)、马秦 (Machin, 马秦为中国南部, 或为蛮子 Manzi 之讹音。波斯著作家称中国北部曰秦, Chin 有时亦用契丹 Khatai 之名) 及各部之皇帝, 大明汗 (Day Ming Khan) 之使者抵哈烈 (下方有沙哈鲁欢



迎使者礼节之详文，兹从略)。沙哈鲁陛下升殿受贺。国中大臣及使者，皆赴前，执王之手以口亲之（此为其国之大礼，臣民视为王之殊恩也）。大使献上礼物后复呈国书。书云：“大明（Day ming）大皇帝致书撒马儿罕国沙哈鲁把都儿（Sha Rokh Bahadur）曰：上天产生天地间万物，皆欲使之各遂其生，故使朕为地面上君主也。朕受天命以治民，无间远近，皆以平等待之（即《明史》上‘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之语）。朕前闻尔聪慧良善，才能过人，顺从天命，为军民父母，和厚接人，朕心嘉之。朕昔遣使尔国，赐尔锦衣罗绮。尔优遇朕使，听从朕命，举国上下，皆虔心悦服，朕深嘉尚。是后尔遣使贡珍异良马及方物，尤堪嘉美（此节不见《明史》）。一世以前，元政解纽。尔父帖木儿驸马，顺天命，修职贡于我太祖（Tay zuy）高皇帝，时遣使贡献。故我太祖爱护尔国之人，悉使富贵安乐。朕悉尔贤，克承尔父之业，步尔父之精神，故朕遣都指挥白阿斯喀绥（Dujic-hun-bay-azkasay，似即白阿儿忻台）、哈拉刺苏枢（Harara Suchu）、丹青萨达孙孔棋（Danching Sadasun Kunchi，以上二名皆译音，不可考）贺尔，并赐尔衣一袭，又文绮彩币（Kimkhas & torgos）。自后朕将遣专使往尔国，俾两国时通往来，商人可以交易有无也（此节不见《明史》）。哈里算端（Khalil Sultan）为尔兄之子，近亲关系，尔宜善待之。朕信尔将信朕之言，从朕之说也。此皆朕所欲告尔者也（此节即《明史》上‘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

然’诸语也)。”

阿伯特拉柴克史中，又有一函，与礼物同呈进，详言各种礼物。又一函，性似护照，不须交出，专存来使身畔。各书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汉文三种字成之。沙哈鲁既读国书后，知来使之意，允许其请求，并命大臣优待之。中国大使将细事办竣，乃告别归国。沙哈鲁遣摩哈美德拔克西 (Sheikh Mohammed Bakshy) 随之东往。中国皇帝尚未奉回教，饮食起居，亦未能依《可兰经》而行。故沙哈鲁以朋友之谊，上书请崇奉回教。书以阿拉伯及波斯两种文书之。张白士尝译成英文。兹从略。

(三)《明史》记永乐十一年，哈烈使者达京师，必即摩哈美德拔克西之使节也。永乐十八年，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亦有拔克西之名，似即一人。永乐十一年，来使所献有狮子，十八年亦有狮子。盖狮子为阿富汗特产，且投中国人所好也。

(四)《明史》记永乐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皆有哈烈使者抵北京，盖明廷招之来也。读上方阿伯特拉柴克所存之中国国书，即可知也。阿伯特拉柴克记同时中国亦频频有使者至哈烈也。

阿伯特拉柴克又记一四一七年 (永乐十五年) 五月，中国皇帝大明汗之使者抵哈烈 (似即《明史》所记永乐十四年陈诚之使节)，领袖使节者，为毕巴清 (Bibachin, 译音)、屠巴清 (Tubachin, 译音)、贾巴清 (Jatbachin, 译音)。郭德梅尔译作马清 [Matchin]、屠马清 [Toumatchin]、贾

马清〔Djatmatchin〕。第三名贾马清，或即陈诚之讹音也。)三人，带来马三百匹及其地之珍异礼物，若鹰、花绫、文锦(Khimka)、磁器等。分赏国中王公大人。又国书一封，大旨详举两国以前和好历史，并希望以后两国国交，仍得亲睦。尤注意于扫除两国交通障碍。两国相处虽远，但可大开和协之门。俾两国人民商贾，可以自由来往贸易，道途之间，无盗匪搔扰也。又沙哈鲁前遣爱迷儿赛德阿合马达尔罕(Amir Seid Ahmed Tar Khan)献中国皇帝白马一匹，皇帝尤喜爱之。故今遣使携珍物甚多，以报前礼也。礼物中，有中国画家所绘马一匹，其旁有御者，持辔而立。使者特蒙优待后，乃辞别归国。可汗(指沙哈鲁)遣阿儿戴细儿塔瓦斯吉(Ardashir Tavasky)随之往中国。

阿伯特拉柴克记回教纪元八二二年(即公元一四一九年，明永乐十七年)，阿儿戴细儿归自中国，有详细报告，并言中国新使节已在途中，不久即至也。一四一九年十月，中国使者毕马清(Bimachin)、杨马清(Janmachin)抵哈烈(《明史》记永乐十六年，命李达等报聘。由北京至哈烈，行程须一年。故阿伯特拉柴克记迟一年也)，献呈沙哈鲁珍物及中国皇帝国书。书中写皇帝之名于第一行。序事稍低。遇有上帝神祇之名，则另行缮写。国王之名，亦同样写之。国书云：

“大明国大皇帝致书算端沙哈鲁：朕深悉天赋尔聪明善德，政行回邦，故人民丰富宴乐。尔聪敏才能，回邦

之冠。克顺天命，敬勤所事，故能得天佑也。朕前遣爱迷儿赛雷李达 (Amir Seyray Lida, 译音，赛雷二字不知何解。李达名见《明史》) 等至尔国。李达等归报，蒙隆礼优待。尔使拜克布花 (Beg Buka) 等偕李达等归朝，并带来尔所献缟玛瑙、野猫、天方马等，朕皆检阅一过。尔之诚敬，朕已洞悉。西方为回教发源之地，自昔以产圣贤著名于四方。惟能超过尔者，恐无人也。朕承天命，爱育黎元。西域之人，来中国者，皆善为保护礼遇。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天岂有不乐人之相爱者乎。交友之道，礼让为先。不独如是，更有甚焉者也 (此句不甚明了)。朕今遣吴昌国 (Uchang-Ku 译音) 等会同尔国使拜克布花等，携带菲礼鹰七头、文锦若干匹以赐尔。鹰乃朕常亲玩者也，不产中国，来自东海边，至为稀罕。彼人常进献于朕，故朕有鹰甚多。闻尔国无此，故择良者赐尔七头也。尔既雄猛，鹰即所以象德也。其为物也虽小，然用以表情则诚，尔其受之。愿自是以后，两国国交，日臻亲睦。信使商旅，可以来往无阻，两国臣民，共享安富太平之福也。朕望上天，更使尔我得知其慈善也。书不尽言。”

每次中国皇帝致沙哈鲁之国书，辄有三通。每书又用波斯、蒙古及中国三种文写之。波斯文吾等 (阿伯特拉柴克自称) 所用之文也。蒙古字同畏吾儿 (Yegurs = Uighurs) 文，语类突厥。各书义意，皆相同。又有一函，专记各种送来礼物、生物以及珍宝之类。此函亦以三种文字

写之。此外另有护照专函。书函中所用年月，皆皇帝在位之年月也。

一四一九年（永乐十七年）之中国使节，阿伯特拉柴克复有下方之记载云：“回教纪元八二二年拉札泼月之末日（即一四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阿儿戴细儿伴契丹国（Khata）大使，抵撒马儿罕，献方物于弥儿柴俄鲁格拜克（Mirza Ulug Beg），蒙优待。次乃来呼罗珊至哈烈。同年十月，契丹国大使东归，复过撒马儿罕，谒弥儿柴俄鲁格拜克。一四二〇年（永乐十八年）九月九日，阿布花（Abuka）及孛罗帖木儿（Pulad Timur）率随员多人，自中国归抵哈烈，蒙召见，温语慰劳。”

《明史》记永乐十八年，哈烈借于阗、八答黑商（Badakhshan）来贡。阿伯特拉柴克书中亦有记载。此次使节于一四一九年十二月五日离哈烈。一四二〇年二月六日抵撒马儿罕。在该处与八答黑商等国之使者同行，一四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抵北京。寓于是处，直至次年五月，始起程归国。一四二二年九月二日抵哈烈。（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78—285 页）

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敕谕哈烈酋沙哈鲁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尊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万方。纪元宣德，小大政务，悉体皇祖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赍书币往赐，道阻而回。今已开通，

特命内臣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体。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因赐以文绮、罗锦。贵等未至，其贡使法虎儿丁，已抵京师，卒于馆。命官致祭，有司营葬。寻复遣使随贵贡驼马、玉石。明年春，使者归。复命贵护送，赐其王及头目彩币。是年秋及正统三年，并来贡。

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故远方通贡者甚少。至天顺元年，复议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独忠义卫吏张昭抗疏切谏，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义安，而远蕃朝贡不至，分遣武臣赍玺书彩币往谕。于是都指挥海荣、指挥马全往哈烈。然自是来者颇稀。即哈烈亦不以时贡。

嘉靖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杨博言，“西域入贡人多，宜为限制”。礼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贡，贡三百人，送十一赴京，余留关内，有司供给。他若哈烈、哈三、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诸国，道经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贡，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赏赉，如哈密例。顷来滥放入京，宜敕边臣恪遵此例。滥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时哈烈已久不至，嗣后朝贡遂绝。

其国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余里。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甍，中敞，虚空数十间。牖门扉，悉雕刻花文，绘以金碧。地铺毡罽。无君

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国人称其王曰锁鲁檀，犹言君长也。男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仅露双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见止稍屈身。初见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无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酿酒。交易用银钱，大小三等，不禁私铸，惟输税于酋长，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税十二。不知斗斛，止设权衡。无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无刑法，即杀人亦止罚钱。以姊妹为妻妾。居丧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尸而葬。常于墓间设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礼。无干支朔望，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岁以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荤。

城中筑大土室，中置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游学者皆聚此，若中国太学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传箭走报。俗尚侈靡，用度无节。土沃饶，节候多暖少雨。土产白盐、铜铁、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榆、柳、槐、松、桧。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谷有粟、麦、麻、菽。兽有狮、豹、马、驼、牛、羊、鸡、犬。狮生于阿朮河芦林中，初生目闭，七日始开。土人于目闭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则不可驯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并隶其国。（《明史》卷三三二《哈烈传》）

哈烈一名黑鲁，去嘉峪关万三千里，撒马儿罕西南。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居焉，国人称速鲁檀，华言君王也。东有俺都淮、八刺黑诸城，并隶其国。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广百里，四面大山。王并山东北，叠石为屋。屋若高台，无栋梁。并金碧雕嵌，窗垣粲如旁列。帐重茵，错以绮绣。上下相接，直呼名，王亦然。谒见微屈躬，道撒力马力一语，握手或相抱为礼。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燥少雨，市中流水不断。无正朔时日月。亦无斗斛，用权衡为量。贸易以银钱三等，税十二，国用仰给。少炊爨，饮食无匕箸。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男髡首，衣尚白，丧易青黑，亦无棺槨。产巴旦杏、锁服、花毯、金、银、铜、珊瑚、琥珀、珠翠、马、狮、黑白文兽。白盐坚润如水晶，琢磨为器，沃以水，和肉食。田美多获，农不甚劳，每岁更休以完。地力宜桑与蚕，为纨绮，细密逾中国。瓷器尤精巧。赠予宴会丰厚。大抵西域城郭诸国，哈烈最湊乱无耻。然有学舍，聚生徒，讲习经义，省刑薄敛，寡讼好施，兼务农桑，则诸国不逮云。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诏谕酋长，赐金绮。永乐七年，夷目蹇賚等朝贡。十五年，吏部员外郎陈诚使其国。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贡马。（《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 二 《使西域记》记哈烈国

哈烈<sup>(一)</sup>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去陕西肃州嘉峪关万一千一百里。其地四周多山，中有河<sup>(二)</sup>西流。城近东北山下，方十余里。国主居城东北隅，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栋梁陶瓦，中敞虚，室数十间。窗牖门扉雕刻花纹，绘以金碧。地铺毡毯。无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sup>(三)</sup>。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缠头，辫发后髻，服制与国人同，但尊称之曰锁鲁檀<sup>(四)</sup>，盖华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称名，相见惟稍屈身。初相识，行大礼，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饮食不设箸。酿酒多用葡萄。饮则坐于地。大宿会则设小儿案，尊者饮，下人皆跪。行则陈币帛，次进珍宝，又次进金银钱，布之坐上。余者撒坐间，左右执事者竞拾之，喧哗大笑，名曰喜钱。市中交易，用大小三等银钱，下人私造无禁，造成，输纳税于国主，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诸物，皆有征税，什取其二，以资国。不置斗斛，惟用权衡。不设官府，设管事者，称之曰刀完<sup>(五)</sup>。国主与管事，凡有事施，用纸直书其事，各以花押为记。花押之制，以金银为戒指，上镌其事名。国无法律，不施刑罚。伤人命，亦止于罚

钱。婚姻以姊妹为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略露双眸，丧则易以青黑。居丧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瘞之。尝于坟墓设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礼。若拜天若聚会，则择日行之。无月朔甲子。择日，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聚拜之所，筑一大土屋。众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则皆拜。每岁二月十月为把斋月<sup>(六)</sup>。昼不饮食，至乃暮食。周月始食荤，则聚众射胡芦。其制，植长竿高数丈，竿木悬胡芦，中藏白鸽一只，跃马射之，以破胡芦、鸽飞者为得采。国人有通回回教经典者，众称曰满刺<sup>(七)</sup>，为国王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设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土学子弟，皆聚此<sup>(八)</sup>，若中国大学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三二百里。盖自幼习步，有急务，令持箭走报。其俗侈靡，用度无礼节。其土饶沃，气候多暖少雨。土产有白盐、铜、铁、琉璃、金、银、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柳、榆、槐、松、桧、白杨。果有桃、杏、梨、葡萄、石榴。谷有麻、豆、菽、麦、粟。兽有狮、豹、良马、牛、羊、鸡、犬。狮子生于阿木河<sup>(九)</sup>芦林中。云初生时，目闭，七日始开。土人恒于目闭之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大，则不可驯驭云。(陈诚《使西域记》)

(一)《明史·哈烈传》中，多采《使西域记》，故本篇

多相同也。

(二) 哈烈城中有河西流，所谓河，即海利路德河(Herirud)也。

(三) 波斯国房屋皆平顶，房內无家具。波斯人亦席地而坐臥，与日本相同。

(四) 锁魯檀，即算端(Sultan)之别译。

(五) 刀完，波斯语 divan 之译音，华言政府(Council of State)也。

(六) 波斯人每年中，举行两大斋(Fast)。勒墨藏月(Ramazān, 九月)全月，皆为斋期。波斯历以初见月之夜，为月之首，故月期不定。勒墨藏月，可以移至任何季间，不必以其为第九月，而谓在秋间也。勒墨藏大斋外，又于穆哈兰月十日，全国举行敬神。

(七) 满刺(Mollah)，回教牧师也。

(八) 哈烈自昔即为回教诸国学术中心点，多数文人之产生地。大土室中之古铜鼎，直至晚近尚存在也。公元一八三三年，莫洪拉尔(Mohun Lal)尝游哈烈，在其地居留七月，谓“城东边，有回教大教堂一所。为七百年前(南宋初)古尔朝(Gur)王算端盖耶素丁(Sultan Ghiassuddin)所建。堂院之中央，有小水池，为浴身之用。又有大锡鼎一只(铜之误欵)，周围二十抱，鼎边厚一抱。鼎边有镌文，亦刻于七百年前也”。

(九) 阿木河即阿母河。(Amur River)，《明史》作阿朮河。朮字误刊。

### 三 《明一统志·哈烈国记》

哈烈(东北至撒马儿罕一千四百里,东至肃州一万一千里)国记沿革古无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国人尊之为速鲁檀,犹华言君王也。东有俺都淮、八刺黑(原作墨字,今改正)等城,皆隶焉。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诏谕酋长,赐织金文绮。永乐七年,头目夔赉<sup>(一)</sup>等来朝,并贡方物。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贡马及玉石。

(一)头目夔赉,非人名,乃称号也。夔赉,即上节《使西域记》中之满刺。国人称通回教经典者曰满刺也。

风俗服色尚白,金碧饰居(陈诚《使西域记》<sup>(一)</sup>):衣服喜鲜洁,色尚白。有丧,易以青。国主之居,窗壁以金银瑟瑟为饰。地施毡褥,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颇同国主。礼仪简略(同上:礼仪简略,君臣相见,但行跪礼。无刑法,有罪罚钱而已。坊市不设斗斛,但用权衡。凡宴会,环列而坐。酒器用金银,余用陶瓦。食无匕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谓为至亲。死无棺槨,以布囊裹尸瘞之)。国有学舍。俗无正朔(同上:国有学舍,中为一大室,四面皆房廊,以居游学之士,名曰默得儿

塞<sup>(二)</sup>。俗无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为一周。择日用事，则以第一日名阿啼纳<sup>(三)</sup>为上吉，凡拜天聚会用之。酒禁甚严。修行者多不饮酒，恐褻天也。

(一)《明一统志》此处引陈诚《使西域记》诸语，多不见上节所录，岂《学海类篇》所存者，非全书耶。

(二)默得儿塞，波斯语 Medresseh 之译音，华言学府、学校也。

(三)阿啼纳，阿拉伯语 Adhineh 之译音，星期五日也。回教徒于此日休息祈祷，犹之基督教徒之星期日也。

土产葡萄、巴旦杏(有似枣而甜者，名忽鹿麻)、萝卜(大者重十斤)、锁伏(又名梭服，以鸟毳为之，纹如纨绮)、花毯(极细密，色久不变)、金、银、铜、铁、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刚、朱砂、名马、狮子(《尔雅》亦谓之狻猊)。

#### 四 《殊域周咨录》记哈烈

哈烈古无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国人尊之为速鲁檀，犹华言君王也。东有俺都淮、八刺墨<sup>(一)</sup>等城，皆隶之。或云鲁迷等地亦相属。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招谕酋长，赐织金文绮。永乐七年，其酋夔賚等遣使来贡方物。

(一)据《皇明世法录》卷八一哈烈条，墨为黑之误。

八刺黑即 Balhk。《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里黑。

按：自哈密以下诸番使臣进贡到京者，许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剑外，其余段匹纱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买卖，仍禁私自交易。

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遣使来朝，贡马与玉石，后亦间至。嘉靖四年，鲁迷地方进狮子二，西牛一。上诏“狮子西牛送内府交收，原来惯熟从人五名，照例留用调养”。御史张祿疏曰：“臣闻经史所载，周武王却旅獒，汉文帝却千里马。今回夷西方之人，狮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贡是物，其来也远，其行也久，固见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风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异，今留此人以养此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违物之性也。臣闻京师喧传此物罕见，且甚驯习，以为奇兽，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类耳。其驯习亦无他因，彼饲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为奇。岂若麒麟凤凰为国之禎祥者比也。以狮子言之，日食羊二只，月计之则六十只，年计之则七百余只，计价当五百余两矣。以牛言之，食刍豆常理也。今闻食果饼等物，则是牛乃食人之食，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与？断无是理也。至于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费多端，难以数计。臣恐光祿财力有限，不宜濫费如此。静焉思之，以有限之财，而

养此无益之人兽，夫何为也哉？伏愿敕下该部，遣通事明谕夷人，使知中国宝贤人而不贵异物，今后勿使复进，仍返其物，归其人，薄其所赐，以阻其希望之心。可再敕边臣，自今以始，诸夷凡有来王，奏请裁处。如有以禽兽进者，即晓以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

按：鲁迷不知果在何处，但夷使言十年至京，虽其夸远要赏之词，不足为据。然亦必西域遐荒之地。哈烈至肃州亦有一万余里，统谓之回夷。又产狮子，则鲁迷为其所属，或其连界，故附著其事于此。

鲁迷使臣白哈兀丁等奏称：“离家十年，来京进贡狮子、牛、玉、石、刀、铤等物，都蒙圣恩收受。玉、石、刀、铤，赏赐绢匹少了，乞照撒马儿等处进贡之例给赏。”及称“进狮子、西牛，远走七年，多受辛苦，今西牛赏赐四表里，我每无指望回去。”又称：“有本国王子差往瓦刺买狮子、西牛，值银二万，在路使用，既到边上三年，借银三千两，为狮子、西牛吃用，望乞加赐。”

上下礼部议。礼科都给事刘穆疏曰：“窃惟修贡献琛者，远人效顺之诚。计费索偿者，贾人规利之事。今鲁迷使臣进贡方物，复以地理之辽远，费用之繁重，及朝廷赏赉之多寡，管待之腴薄，形诸齿颊，则效顺之诚安在？与贾人索偿之事，殆无异矣。况彼肆口浪言，何所凭信耶？臣思彼辈此来，久处边镇，远驰驿递，今与

勇上旗军餽养人等，群聚禁城，其供亿浩大，需索頻烦。昔召公戒武王勿受旅獒，汉文帝却献千里马，我朝仁宗时罢西域贾胡入贡，宣宗时谕朝鲜国王勿献鹰犬，是皆先代令主之懿规，我朝祖宗之盛节也。乞敕礼部议拟，不可复有增加。戒谕夷使，是后更勿得以狮牛珍玉贡献，以示明王不贵异物，不宝金玉之意。”

上以夷人远至，命加其赏。夷使复奏陈乞。鸿胪寺通事胡仕绅疏曰：“臣思中国驭夷狄之道，恩固不可缺，而威亦不可无也。恩威兼济，使之感而且畏，斯狡猾之心消矣。今有鲁迷地面差来使臣火者把好丁阿力等赴京进贡狮子西牛等物，陛下于方物则纳之，于赏赐则厚之，于求讨则与之，恩宠可谓极隆而无以加矣。奈何各夷贪得无厌，屡求增赏。二次番本，俱蒙圣旨下礼部，看陛下盛心，将欲示我天朝之宽大，嘉被远附之殷勤也。但此数夷，诈伪多端，实难轻信。臣常译审求讨一十四番地面，有相去三四百里者，有相去一千余里者，今一十四番人之中，臣近访知鲁伦刺如捨刺只者，乃鲁迷阿力之亲弟也。如火者亦速者，乃阿力之族弟也。如虎乌亦者，乃阿力之子也。如札吉列儿，如何都辛者，又阿力之仆也。今各诈充正使，又各诈充各番王所差，岂有父子兄弟主仆之间，而各自为一王之统属，且又相去有三四百里，或一千里之远哉？臣原其故，皆由在边



三年之久，其于抚夷诸官，交通贿赂，有以导之也。臣观各夷到京之初，备银二十五两，向臣等馈送，以为见面之礼。臣曰：天子圣明，我不敢取。你远人辛苦，我不忍取。连令各夷持回。次日，又令伴送百户张连、舍人丁成，复持番字纸帖，向臣等告收前馈。臣又谕以朝廷之法度，并一身之名节，各夷称叹而止。以此验之，则各夷之于边官，必不能不致馈也。臣又观去年哈密卫夷人虎力马黑麻诈充忠顺王母所差，有畏兀儿伴送百户金海，曾与臣言：忠顺王母并王妻于正德年间被土鲁蕃抢去，各将弓弦自缢身死。边方移文到京，兵部有案可查，则哈密之无王母久矣。边官岂不知之，乃于册报之中，亦曰忠顺王母所差也。至于求讨番文，亦曰忠顺王母求讨也。若匪交通重贿，岂肯欺君玩法之若是哉？以此验之，则边官之于各夷，必不能不受贿也。臣又观历代史书，尝有一言之善，或一人之贤，而致外夷之畏服者。今各夷固知臣等明知其诈，臣若知而不言，是臣之待外夷也厚，而报陛下也薄，安知各夷之不笑臣之不识也哉？则又安知各夷之不笑中国之可以易欺也哉？伏望陛下将各夷父子兄弟主仆诈充各国正使情由，备降玉音，命礼部宣布国威，严加戒斥。其所领赏赐求讨等物，除应外，其余乞敕兵部差贤能千百户一员，押解边方给散正国原差正使。仍命兵部移文甘肃三

堂，将抚夷诸官，量行惩治，以后务要严加防范，不许交通贿赂，坏我国法，损我国威，庶恩惠可及于同贡之诸王，而奸伪可消于将来之众使矣。”

上乃命给事中锦衣千户各一员，往会镇巡官查看抚夷官员，交通纵容情弊，奏来处置。自后各官，稍知畏法，不受夷贿，夷使亦不敢纵肆奏讨。哈烈至今，时或朝贡，鲁迷后无至云。

其俗：衣服喜鲜洁，色尚白，丧事易以青。国王之居，窗壁以金银瑟瑟为饰，地施毡罽，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颇同国主。礼仪简略，君臣相见，但行跪礼。无刑法，有罪罚钱。坊市无斗斛，但用权衡。凡宴会，环列而坐，酒器用金银，余用陶瓦，饮无匙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谓为至亲。死无棺槨，以布囊裹尸而瘞。国有学舍，中为大室，四面房廊，以居游学之士，名曰默得儿塞。俗无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为一周。择日用事，则以第一日名阿啼纳，为上吉。凡拜天聚会用之。酒禁甚严。修行者，多不饮酒，恐亵天也。

其产：葡萄、巴旦杏（有似枣而甜者名忽鹿麻）、萝卜（大者十斤）、锁伏（又名梭服，以鸟毳为之，纹如纨绮）、花毯（极细密，色久不变）、金、银、铜、铁、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刚、朱砂、名马、狮子。其贡马、玉石。其朝无常期，或三年，或五年。其起送无过三五十

人。其域东北至撒马儿罕一千四百里，东至肃州一万一千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五）

## 五 沙哈鲁之遣使中国

《明史·哈烈传》记永乐十八年，偕于闐八答黑商来贡。波斯文中亦有记载也。阿伯特拉柴克 (Abdur Razzak) 之《沙哈鲁史》(History of Shah Rukh) 有火者盖耶素丁 (Khwaja Ghiassuddin) 之《沙哈鲁遣使中国朝廷记》(The Embassy sent by Shah Rukh to the Court of China)。火者盖耶素丁亦当时随员之一，为有名画家，故浑号为那克胥，波斯语画家也。其书原为波斯文。法国治东方学者郭德梅尔 (Quatremère) 最初节译为法文。见 *Notices et Extraits*, Xiv, pt. i, pp. 387 seqq. 阿斯雷 (Astley) 之《游记丛书》(Voyages) 中，亦尝有节译。亨利玉尔又据法文本译成英文，亦仅节译而已。一八七三年英人莱哈柴克 (Edward Rehatsek) 又据波斯文译成英文，登刊于《印度考古录》(Indian Antiquary, March, 1873, pp. 75-83)，仍非全豹也。亨利考狄修订玉尔之《古代中国闻见录》时，复将莱哈柴克译本多出者，列入注中。余今为汉译，考狄列入注者，余悉提出，列之正文焉。波斯文全书，虽未得读，有此亦或可了解概要也。原文及注内容颇多，现将主要内容摘出翻译。英译中，月令之名，有用回历者，有用欧名者。其由回历合成欧历，无一家相同。余故仍用回名，而将考狄最后之核算，译成汉注。括号内用欧历月令之名。回历月令之名，以前洪钧《元

史译文证补》卷二九《天方教历考》之末，已有译名，余今用焉。兹为利便参考之故，特将洪译之名，并西文原名，别之于下：

第一月曰穆哈兰月(Moharram)。第二月曰萨法勒月(Safar)。第三月曰勒必拉费勒月(Rabbi I. 拉费勒义谓第一)。第四月曰勒必拉喝勒月(Rabbi II. 拉喝勒义谓第二)。第五月曰祝马达拉费勒月(Jumada I)。第六月曰祝马达拉喝勒月(Jumada II)。第七月曰拉札泼月(Rajab)。第八月曰沙班月(Saban)。第九月曰勒墨藏月(Ramazan, Ramadan)。第十月曰绍哇勒月(Shawal)。第十一月曰楚而喀答月(Dhu'lqadah)。第十二月曰都而哈察月(Dhulhajja)。

####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回教纪元八二〇年(公元一四一九年，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已死贤王弥儿柴沙哈鲁(Mirza Shah Rukh)遣沙的火者(Shady Khajah)率亲王弥儿柴贝桑格儿算端阿合马(一)(Mirza Baysangar Sultan Ahmad)及火者盖耶素丁(Khajah Ghaiassuddin)为随员，往契丹国(Khata)充大使。盖耶素丁为有名画家，故绰号那克胥(Nak-kash)。王命使者由哈烈都城起身之日，以迄归国之日，沿途所见道路情形、各国法律、城市地位、房屋构造、国王起居以及各种情形，皆须据实记载，不可妄增，亦不可有遗脱也。

(一) 沙哈鲁之子。

火者盖耶素丁拜命，乃详记途中所见，归而呈献。下方记载，乃自其日记中摘出，盖皆使从人等所亲见者。惟其真伪，则使人自负其责也。

使节中，不仅沙哈鲁有代表人，即沙哈鲁同族中，统治帖木儿建立之帝国各省数亲王，同时亦各遣代表随从。此外又携商人多名，专为营商而往。诸人皆受沙的火者之节制。

回教纪元八二二年楚而喀答月十六日（公元一四一九年十二月四日。莱哈柴克谓为十二月三日。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十一月也），使节离沙哈鲁之哈烈都城，经巴里黑城（(Balkh)）而向撒马儿罕（Samarkand）。都而哈察月九日（公元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巴里黑城。天大雪，酷冷无比。逗留于此，直至八二三年穆哈兰月初，始复起身。至该月二十二日（公元一四二〇年二月七日，永乐十七年底，或十八年初），抵撒马儿罕。沙哈鲁长子弥儿柴俄鲁格拜克（一）（Mirza Olugh Beg）治理此方。俄鲁格拜克精天文学，亦遣算端沙（Sultan Sháh）及摩哈美德拔克西（Muhammad Bakhshi）二人为使，先行。他王皆遣代表来同行。全使节于回教纪元八二三年萨法勒月十日（公元一四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永乐十八年正月）离撒马儿罕。

（一）《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儿罕传》作兀鲁伯。

经达失干(一)(Tashkant)、赛蓝(Sairam,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阿思勃拉(二)(Aspārah)至四月二十五日(公元), 入蒙古(三)阿奕尔(A'yl)境。不久, 爱迷儿库代达特(Amir Khudaidad)来迎。爱迷儿年高德劭, 众望所归。既入城, 得闻阿维斯汗(A'wys Khan)领兵攻歇儿摩哈美德鄂格兰(Shir Muhammad Oghllan)。阿洛斯(A'los)族中大乱, 惟不久即平定。……祝马达拉费勒月(Jomady I)十八日(五月三十一日)抵摩哈美德拜克(Muhammad Beg)所辖之萨鲁裕城(Saluyu)。……二十二日(六月四日), 离该地, 渡蓝格儿河(Langar)。……是月二十八日(六月十日)入裕勒都斯(Yulduz)境之哲尔格城(Jalgah)。又至歇尔拜拉姆(Shir Behram)之阿奕尔城。在该处旷野中(四), 见有坚冰, 厚约二指, 而时正当夏至也。

(一)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隋唐时代之石国也。

(二) 帖木儿时, 阿思勃拉为军事冲要之地, 真确地点不可考。大约在怛逻斯之东, 亦息渴儿湖(Issik Kul)附近。不可与细泽河南之阿思勃拉相混也。

(三) 此处所谓蒙古, 乃指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 而言, 《明史·西域传》之别失八里也。

(四) 玉尔谓此旷野, 必在天山中也。

经亦息渴儿(Issikul)及伊犁河至裕勒都斯(Yulduz)。由裕勒都斯西北,越天山,往吐鲁蕃(Turfan)。七月十一日,抵该处。其地人民大半崇奉佛教,庙宇甚多,俱宽大宏敞。正殿中央,皆供释迦牟尼(Sakya Muni)佛像。七月十三日(公元),离吐鲁蕃往合刺火者(一)(Karakhoja)。七月十六日(公元)抵其境。过合刺火者东行五日,遇中国官吏,将大使以及随从人员之名,悉登录簿中。复前行七日,抵阿塔苏菲城(Atasufi,不可考)。更前行两站,抵柯模里(二)(Kamul)。其地酋长爱迷儿法克尔乌丁(Amir Fakhar-ul-din)费巨金,建回教礼拜寺一所,高大华丽,冠于四方。寺旁有佛教庙宇大小各一所。庙墙壁上,有奇怪绘画。使者又见庙门有二恶鬼之像,似欲互殴者,其状极狰狞。据云,此二鬼乃守门者。缅甸及他奉佛教诸国庙门,皆有此等恶鬼之像,两两对立也。

(一) 明代作火州。

(二) 明代作哈密。

离柯模里抵沙漠,行二十五日始得过之。途间须每隔一日,始能得饮水。第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在沙漠中央,引领四望,平旷无际。遇见有野骆驼一头、野犛牛一头。

八月二十四日(公元),抵中国本部,有中国官吏来

迎。再前行一日，见沙漠中，建有高台。台有帐幕，以避风雨烈日。既抵高台，中国官备佳餐以食使人。其味佳美，即在甚多城市中，亦不能得也。又备各种糕点，供给使从，礼遇优渥。食毕，请大使书明随员人数。既而大人(一)(Dajis)宣誓所书，皆真确无虚。随使节而往之商人，皆列之于侍役之中，欲使人不疑，故商人皆自愿侍候大使也。全体共凡五百十人，在前已行之弥儿柴俄鲁格拜克所遣诸使，及在后尚未抵此之弥儿柴伊伯拉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之使人，皆尚不在内也。

(一) 玉尔谓或中国遣往之使者，随之回国也。大人乃中国官称也。

八月二十六日，驻守边境将士(Dangchi, 译音)，宴请使者。所食丰美，几比王侯。大使皆坐于将士之左手。契丹国以左手为尊，谓人心亦在左也。大使面前有两桌。第一桌上，置肉、鸡及干果等。第二桌上，置饼、糕、馒首及人工制成之花球。其原料皆为纸与丝绸，工作精美。其他客人面前，各有一桌。面前空中，悬有大鼓一具。鼓之前，有大会堂，满布旆旗及银磁制成之杯碟等。两旁有剧场，设备周密，扮演巧妙。有中国达官一人，起至各客座前，举杯劝酒。饮毕，自篮中取出人造花一朵，置于客之帽中。全亭自远望之，几如



一玫瑰花坛也。有幼童，服华丽之衣侍酒。端送盆碟，碟中有榛、枣、胡桃、酸咸菜等，每样分别置于碟内。达官既劝酒后，侍童亦来，献碟于客，俾客可自由取碟中果实而食也。有童男衣妇人之服，面涂红白，演剧跳舞于客前。又有人扮诸兽，亦来舞跃。最巧妙者，为仙鹤一只，音乐作，则点其首，似知音者。其形与真者无异，观者莫不赞赏。吾人第一次所见中国筵宴，可以称为盛会矣。

次日为八月二十七日，复前行。全程尽为沙漠，抵喀劳耳(Karaul)寨。寨极坚固，在山峡中，道途经其中间。守关者来点名，将人名登录后，使者乃得复前行。至肃州(Sukchau)，寓于城门口大驿馆。其人称之为雅姆汗(Yam-Khaan)。

肃州城市极大，城墙为四方形，有坚固炮台。市场无幕盖，宽五十爱尔(ells)，扫除清洁，时时洒水，尘垢不起。人民畜猪屋内。屠户店内，羊肉与猪肉并行而挂列。各街皆有华丽之建筑物，顶上有木制之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城墙上每隔二十步，有一高塔，塔有顶盖。肃州城有四门，每面有一门在中央，东西南北，各相对峙。街市皆矢直，自此门，可望他门，似若相近。然自城之中央，至各门之路程，实甚远也。城门之上，各有两层高楼一所，楼顶甚高，依契丹国法漆之，与在马

粲代兰(Mazanderan)省(在里海南)所见者相同。惟马粲代兰之墙,皆仅以土涂之,而契丹国者,则用磁砖也。城内庙宇甚多,大小不一,大者占地至十亩之多。院内皆扫除清洁,地面皆铺以琉璃瓦,光耀如磨琢之大理石也。

自是时起,全体使节费用,皆由中国官吏供给,俱寄寓驿馆。由肃州至汗八里(Khan baliq)全途驿馆,共有九十九所。每晚不独赐给饭食,并有役人、床铺、被褥等供用也。各驿内,有马驴四百五十匹。皆华饰,以备旅客之用。又轿车五六十辆,每辆需十二人荷之,始得行。管马之幼童,名曰拔夫<sup>(一)</sup>(Bafu),管驴者,谓之驴夫(Lu fu),管车者谓之车夫(Chifu)。……各驿皆有羊、鹅、鸡、米、面、蜜、酒、醴、蒜、盐、葱、菜蔬以供食。每至一城,大使等皆蒙赐宴。政厅所在地曰都森(Duson,译音),宴会皆在该处举行。宴会时,辄虚设皇帝宝座于厅内。座前有帘帐,障蔽宝座。座前地上,有毯铺地,极为华丽。中国官吏及大使,皆坐毯上。其余诸人,则排列而立于后。其情正与回教徒祈祷时无异也。一人立于座旁,以中国语唱礼。中国官吏皆起向宝座叩头,大使等亦不得不从之。

(一) 马夫(Ma fu)二字之讹音。

再前行而至甘州(Kamchau),距肃州凡九驿。城

中将士(Dangchi)于勒墨藏月(Ramadhán, 九月二十日)斋期, 宴大使等。使者不得已辞谢之。将士受谢, 而将已成之珍味, 遣人送至寓所焉。

甘州城内, 有佛寺一所, 方五百骨尺(Cubit), 寺中有卧佛一尊, 长五十步, 足底长九步, 足跗周围二十一骨尺。像之后及头上, 别有佛像多尊, 高皆一骨尺。又有佛教中以前比丘僧(Bakshis)之像, 大小与生时相同。雕塑工夫精致, 故诸像皆与活人无异。近墙处, 亦有像多尊, 雕塑完美。大卧佛(一)有一手, 枕于头上。又一手置股上。全身以金涂之, 名曰释迦牟尼佛(Shakamunifu)。四周人民, 皆来至像前礼拜。……同城内, 又有一寺, 香火之盛, 亦与此寺相同。城中又有八角形塔一座, 由顶至底, 共十五层, 回教徒称之曰天球(Celestial Sphere)。每层外有廊道, 内有房间。房皆以契丹漆傅之, 光彩鲜明。塔底有魑魅魍魉之像, 塔基即负在诸像之肩上。全塔皆以光木构成, 木之外面涂金。工作巧妙, 故人视之, 几如全体皆金也。下有地窖。长铁柱一, 自底至顶, 贯穿塔之中央。柱底置于铁板穴中。其上端, 则负全塔之重量。人立地窖中, 稍用力即可将全塔旋转也。世界木匠、铁匠及漆匠, 欲自己职业兴隆者, 皆不可不来此考查研究也。

(一) 甘州大卧佛, 哈智摩哈美德《谈话记》, 亦言及

之。臥佛乃釋迦牟尼入涅槃之像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玄奘法師在梵衍那都城見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尺。

使節行李皆留于甘州，待歸回時領取。中國人將所有進貢皇帝之禮物取去，僅留彌兒柴貝桑格兒所獻之獅子一頭，仍歸守護人薩拉烏丁(Salah-uddin)料理，待至都城而後給中國人。薩拉烏丁，力士也。

每晚宿于驛館，每星期必另至新城市。回教紀元八二三年紹哇勒月，四日(公元一四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永樂十八年九月)，抵哈喇穆梭河(一)(Karamuran)涯。河之大，與鄂格速斯河(二)(Oxus)相彷彿，有船橋可以渡河。橋以船二十三隻連絡而成。絡船之鐵鏈，粗如人之上腿，鏈系于兩岸鐵柱上。柱粗如人身，深埋地中。河之對岸有大城。城中有大廟一所。婦女之美，馳名四方。故城名曰胡思納拔德(Husnabad)，猶云美城(三)(City of Beauty)也。

(一) 即黃河。

(二) 元之阿母河，唐之烏潁水。

(三) 所言情形，似為蘭州也。唐初置，後改金城郡，又仍為蘭州。宋金因之。

行三十七日後，至十一月十八日(公元)；又抵一大河(一)，其寬約兩倍于鄂格速斯河。用船渡，又行二十三

日，抵萨丁府(二)(Sadinfu)。城中有涂金大佛像一尊，高五十爱儿。离萨丁府，又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夕阳未落时，抵汗八里(北京)城门。稍前，朝廷暂迁至南京(Nan king)。新近又复迁回汗八里，宫殿有尚在重建中者。北京城墙甚为雄壮，全以石砌成，外城尚在建筑之中。全为十余万木架所掩覆，故不得近视。有侍者引大使登城楼，楼亦在建筑中。复下楼步行，至市中，达于皇宫前。宫极宏敞，由宫门再行，道皆以石铺成，长约七百步。再近前，有象五只，立于路旁，以鼻相向。大使等经象鼻间而入宫门。门旁约有十万人聚立，内有官吏及侍役，以待皇帝之出。各人手中持木版一块，长一骨尺，宽二寸半。各人眼皆注视木版。后方有军队、枪兵、骑兵及执刀者，难以数计。万众之中，寂然无声，几乎皆若死者也。皇帝陛下自后宫出，步升银梯，登宝座，座上置一金椅。既坐定，座下万目凝注。皇帝身体中材，面不过大，亦不甚小。有胡须，约二三百茎。分三四卷，长达于胸。宝座左右，有幼女二人侍立(三)，面白如月，发卷成结，顶于头上，面颈无装饰，两耳皆带大珠，手持纸笔，备录皇帝命令。盖二女专司笔录皇帝之言也。皇帝归宫后，二女即将所录者呈阅。皇帝阅后，须更改者，则另速缮清，俾阁中大臣，早得有所遵从也。

(一) 必仍为黄河也。

(二) 以情形观之，萨丁府必即正定府之讹音也。城中有大佛寺，建于隋开皇六年。寺内佛像高七十中国尺。

(三) 所言情形，正合清宫文华殿所藏明成祖像。

皇帝就座后，各官皆就位。有侍人导大使等人前进。又有罪犯若干人，亦同时进。皇帝先审罪犯，犯人共有七百名。有颈带枷者，又有手颈皆置枷中者。每五人，或十人一排，头颈皆伸出木枷之外。每犯有看守者一人，持其发，以待皇帝之判决。有判决监禁者，又有判决死刑者。契丹全国爱迷儿（一）或总督，无权杀人。人民犯罪，则将其罪状，书于犯人所带之木枷上，并依其国法律所受之惩罚，亦书明。犯人带枷镣，送至汗八里皇帝宝座之前。即在一年路程以外者，亦须送来都城，不许停留中途也。

(一) 华言贵官也。

最后大使等被引至宝座之前约十五爱耳。有爱迷儿跪地，用契丹语读表文，谓沙哈鲁王及诸子，自万里之外，遣使献方物，并来御前叩头请安。回教判官哈智玉索甫(Hajji Yusuf)者，管军万户，皇帝近臣，十二部长官之一，偕回教徒数人，来至座前。其人皆知吾国语言，谓大使等曰：“先跪，次叩首三次，以颡抵地。”大使等皆为之低首，然不及地。次乃取出沙哈鲁陛下、贝

桑格儿殿下以及诸王与各爱迷儿之国书呈文，以两手捧之上献。书文皆以黄缎包之。盖契丹国风俗，凡进呈皇帝之物，皆须裹以黄缎也。回教判官来前，取国书呈文，递交于座前之太监，太监送与皇帝。皇帝接阅后，乃交回太监。

皇帝略问数语后，曰：“使人长途跋涉，劳顿已甚。可归馆休息。”大使等退至旁室，稍事休息，即有人来，引至雅姆喀纳 (Yamkhana)，其国之旅馆也。馆中供给一切，设置周备。

次晨，曙光未明，有官其号曰寺人 (Sejnin, Sekjin) 者，来唤使者起，速往皇宫。盖皇帝已在宫中，设席赐宴也。宴时情形，无多兴味，兹不赘述。

都而哈察月十七日 (公元一四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有犯人数名，送刑场斩首。契丹国法令修明，何罪应得何刑，载于专书。书极冗长，刑法惨酷，余不欲详述也。契丹国人审判囚犯，至为慎重。皇帝治下，共有法庭十二级。若有人经十一级法庭判决有罪，而尚未经第十二级判决者，仍有释放之希望也。若有事件，须往六阅月，或更多时间路程之外调查者，在案未明白之先，罪人仅加看守，不得置之死刑也。

穆哈兰月二十七日，回教判官来书云：“明日为新

年。皇帝将往新宫。有令不许衣白。”盖其国以白为丧服也。二十八日午夜时，寺人来引使者往新宫。宫极高大雄伟，经营十九年，至是始告成功。此夜各家各店，皆燃火把烛灯。满街辉煌，使人几疑太阳已升矣。夜中寒冷亦大减。各人皆允许入新宫。皇帝赐宴国中大臣。契丹国各处，大秦 (Tachin, 译音)、马秦 (Machin)、喀尔马克 (Kalmak, 瓦喇部)、图伯特 (Tibet)、哈密 (Kamul)、合喇火者 (Karakhoja)、朱里真 (Jurga = Churche?) 以及滨海各国，各城之人，皆来朝贺。聚于宫内者，不下十万人也。……欲详述宫殿，几不可能。由朝覲殿门起至外门，为程凡一千九百八十五步(一)。……左右两旁，房屋、台榭、园囿，栋椽相连。所有建筑，皆以磨光石块及琉璃砖构成。砖之外彩，与白大理石无异。此间有一段地面，以石块铺填。石块间，无丝毫缝隙不平之处。见之几若以笔画者。磨石建屋，制磁烧砖诸技，世界上无人可与契丹人竞能者矣。即使吾国最巧工匠来见其技，亦当自认不及也。至中午，宴始散。

(一) 莱哈柴克译本作一千九百二十五步。

萨法勒月九日(公元一四二一年二月十三日，永乐十九年正月)晨，皇帝遣人送马于大使。……依其国惯例，皇帝每年至是时，斋戒数日，不茹荤，不近妃嫔，不



见宾客，亲往一宫，祈祷天神 (God of Heaven)。宫中无画像，亦无塑像。今日已出斋期，举行入宫典礼，仪仗甚盛。有象多只，排列而行。象身饰以美服，象背荷涂金圆形鼻床。象队之后，为荷七角旗者。又次为兵士。兵士之后，又有轿五台，亦皆涂金，美丽悦目，以人抬之。同时，丝竹之音大作，其美妙不可言喻也。皇帝前后，有军队五万人，排列而行，步调甚齐。万众之中，寂然无声，所得闻者，军乐耳。皇帝入宫后，众皆散去。

每年当此季，适为灯节 (Feast of Lanterns)。皇帝宫中，有大木球一，挂于空中。球中有孔，各孔中穿绳，绳上系灯无数，望之几如一座绿玉山也。有蜡制成之鼠多只，置顶上。鼠自上下走，将各灯于片刻之间燃明，如是七日。人民在店铺及寓所内，同时亦各燃灯。在此七日间，法庭停刑，皇帝赏赐群臣，赦释囚徒。以示与民同乐。然在今年，因有契丹国之星卜家预言皇帝宫中，恐有大火，故发令不得燃灯。是以使臣等，未得亲见平时之盛况也。各大臣则仍依旧例进宫朝贺，皇帝赐宴颁赏也。

勒必拉费勒月八日(三月十三日)，皇帝遣人召阿合马沙(Ahmed Shah)及拔克西马力克(Bakhshi Malik)二人，与以赏赐。算端沙(Sultan Shah)得银八巴力胥(balish)、朝服三十袭、骡一匹、喀雷(一)(Kalai)二十四

件、马二匹，有一匹给鞍褥，藤箭一百枝、三面开巴儿(二)(Kaibars)五具，皆契丹形式，钞(Chao)五千锭。拔克西马力克所得相同，仅银少一巴力胥而已。大使夫人所得无银，然多衣料也。

(一)亨利玉尔谓此或为锡也，郭德梅尔法文本未译，阿斯雷(Astley)谓为下裤也，均误。喀雷，波斯语日用品也。

(二)亨利玉尔谓开巴儿或为箭筒也，莱哈柴克译作契丹幼女五人，均误。开巴儿，波斯语战衣、战袍也。

勒必拉喝勒月一日(四月五日，莱哈柴克作三月二十五日)，使人得知皇帝已自狩猎处起程归宫，欲见使者等人。消息初至时，大使等适外出，骑马游玩。次日皇帝将至，大使等即归寓所。算端阿合马之蓝鹰已死。有寺人来访云：“今晚可早预备一切，俾明晨最先召见也。”大使等乃策马急行。抵驿馆时，见回教判官形色甚为懊丧。大使等问以何故若是。判官低声曰：“皇帝陛下出猎时，即乘沙哈鲁王所献之马。不意马蹶，皇帝坠地，大怒，谕令将大使等看守，加镣，流至契丹国东鄙。”大使等闻此，皆大惧，不知所措。次日举行晨祷时，即复上马起行。未及中午，已行二十码拉(一)(marrah)，抵皇帝昨晚所宿之帐幕。此幕约占面积五百方英尺。当夜，在幕之四周，筑围墙一道，厚四尺，高十骨尺。墙为土所筑成。在契丹国土墙建筑，至为迅速也。

牆有二門，牆底有溝，牆即溝中之土建成者也。……牆內有黃緞亭一所，小帳幕一所，各飾金寶。亭幕各占二十五方骨尺，用四柱支撐，四周別有黃緞帳多处，皆飾以黃金。

(一) 十六碼拉合一法尔桑 (farsang)，二十碼拉约合三英里半。

当大使等行至距皇帝帳幕五百步时，回教判官告彼等须下马停步，以待皇帝之来。判官独自前行。皇帝抵帳幕，下马后，李大人 (Li-daji) 及杨大人 (Jan-daji) [契丹语称此二人曰四老爷 Serai-id (译音) 及知府 jik-fu (译音)] 皆趋前问安。皇帝乃讨论囚禁大使之事。李大人及杨大人与回教判官玉索甫皆叩头至地，请曰：“使人无罪，不可责。其君王择良马进献，可无疑义。且使臣无权干预其君也。陛下即将使臣斩首，亦无伤其王。四夷将怨，恶闻陛下之名矣。人将言中国皇帝违背一切公理，竟加害于无辜之使臣也。”皇帝闻诸臣之言，欣然从之。判官大喜。来告诸使曰：“皇帝陛下已施恩于外国人矣。”皇帝既赦使者，乃遣人赐食物。惟所赐者，乃猪肉及羊肉，皆回教徒所不食者也。皇帝次乃起行。骑黑马，马有白斑，乃弥儿柴俄鲁格拜克所献者，饰黄金鞍褥。马夫二人，扶马鐙，驰于旁，二人亦皆衣黄金色锦襴朝服。皇帝衣镶金红袍，胸有黑緞袋，

专为藏须之用。有小轿七顶，在帝后，轿中皆皇帝家中少妇也。又有大轿一顶，以七十二人抬之。皇帝左右，相距约一箭之遙，皆为骑兵，行阵甚为整齐，阵线甚长，极目所望皆是也。两阵相隔约二十步。直线排列，行至城门而止。皇帝之骑在中央。同伴者为达大人(Dah-daji, 译音)。回教判官则与李大人、杨大人同行。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曰：“既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沙的火者温言解释之曰：“此马乃昔日大爱迷儿(Great Amir)之马也。大爱迷儿者，爱迷儿帖木儿古儿汗(Amir Timur Kurkan)也。沙哈鲁王献陛下以此马者，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谓贵国必以此马为马中之宝也(一)。”皇帝闻此解释，大悦，仍厚待使者。

(一) 帖木儿卒已十六年。此马在哈烈当然为最敬之马矣。

以后皇帝宠妃某卒。新宫中触电起火。笔记人谓：“出于意料防护之外，星卜家之言，竟实验也。”皇帝春秋已高，复遇此悲伤之事，竟至大病。大使等辞行时，使太子代见，使者以后在北京，亦不复能得以前之供给

矣。

使者归回时，沿途仍受优待，亦如往时。归回道路，亦依前程。祝马达拉费勒月中(公元一四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永乐十九年四月中)离汗八里。拉札泼月一日(七月二日)抵毕干城(一)(Bikan)。本地官吏，大宴使者。沙班月五日(十月三日)使者第二次渡哈喇穆棱河。再行十九日(二)，抵甘州(Kanchau)。取以前留在此处之行李及仆役。蒙古国(三)(Mongol country)有乱事，故在此城勾留凡七十五日。至都而哈察月一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始离甘州。至十七日(十二月三十日)抵博克朱(Bokju)市(四)。得遇失刺思(五)(Shyraz)算端弥儿柴亦伯拉希姆(Mirza Ebrahim)及亦思弗罕(Essfahan)王弥儿柴鲁思图姆(Mirza Rustum)之使者(六)。两国使者详问契丹国风土人情。吾等皆一一告之。抵肃州时，又勾留多日。直至回教纪元八二五年穆哈兰月中之后(公元一四二二年正月九日，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始出契丹国境。当离契丹边境喀亦耳(Qayl)时，又有契丹官吏来稽查。使节全体人员，皆会集。诸名登录后，始放行。蒙古国乱事仍未熄，使者不得已乃取南道。经由沙漠中朱尔(Chul)地方，跋涉甚劳。祝马达拉费勒月九日(五月一日，玉尔注谓五月三十日)抵和阗(Khotan)。离和阗，复前行。拉札泼月六

日（六月二十六日，玉尔作七月五日）抵喀什噶尔（Kashgar）。同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一日）经过俺的干(七)(Andagan)高原，又名泰来克达汪（Terek Dawan）。使者在此分道。有向呼罗珊（Khorasan）者，有向撒马儿罕者。勒墨藏月初（八月十九日）抵巴里黑(八)(Balkh)。同月十日（八月二十八日）抵哈烈京都。蒙沙哈鲁王召见，得入宫，举抱王足之荣，祝王长寿怡乐，祈上帝加增王之荣誉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271—287 页）

（一）亨利玉尔谓似即山西平阳府。

（二）郭德梅尔译本作九日，即沙班月十四日。阿斯雷本作沙班月二十四日。莱哈柴克本亦作沙班月二十四日。由山西南部黄河渡处抵甘州，九日断不能达，故从莱本日期。

（三）非今代蒙古，实乃蒙古里斯坦。《明史》称作别失八里。

（四）博克朱在甘州、肃州之间，然余查地图，实无相似之音也。

（五）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泄刺失。

（六）《明史》卷三三二失刺思及亦思弗罕二国传，皆言永乐十七年遣使贡狮、豹、名马等物。而此处记载，则谓在永乐十九年冬。其使人等尚在甘肃途中向东

来云。两方记载，不知孰是。

(七) 名见《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八) 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

## 六 明与失刺思之交通

失刺思(一) 近撒马儿罕。永乐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实哈儿等八国，随白阿儿忻台入贡方物。命李达、陈诚等赉敕偕其使往劳。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刺金遣使随达等朝贡。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辞还。复命诚偕中官鲁安，赉敕及白金、彩缎、纱罗、布帛赐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綺、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赉彩币、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马儿罕诸国。其酋即遣使贡马。以二十一年八月，谒帝于宣府之行宫。厚赐之，遣还京师，其人遂久留内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还，乃辞去。宣德二年，贡驼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为都指挥僉事。赐诰命冠带，嗣后久不贡。成化十九年，与黑娄、撒马儿罕、把丹沙诸国共贡狮子。诏加优赉。弘治五年，哈密忠顺王陝巴袭封，归国，与邻境野也克力酋结婚。失刺思酋念其贫，偕旁国亦不刺因之酋，率其平

章锁和卜台、知院满可各遣人请颁赐财物，助之成婚。朝议义之，厚赐陕巴，并赐二国及其平章、知院彩币。嘉靖三年，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襴、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贡使亦不至。（《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距撒马儿罕四法尔桑（Farsangs）有小邑，曰失刺思（Shiraz），其地有寨堡。阿伯特拉柴克之《史记》中，失刺思之名数次见之。然据《明史》此节所言情形观之，绝非撒马儿罕附近之小邑也。波斯国法尔斯省（Fars）首府亦曰失刺思。《明史》此节之失刺思即其处也。明初君临法尔斯失刺思城者为莫柴肥朝（Mozafferides）。一三九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帖木儿灭莫柴肥朝，封其第二子弥儿柴俄玛儿夏克（Mirza Omar Sheikh）于其地以镇之。翌年，俄玛儿卒，又以封俄玛儿之子皮儿摩哈美德。（Pir Mohammed）一四一〇年（永乐八年），摩哈美德被弑。其弟爱斯康窆（M. Eskender）代之。爱斯康窆叛沙哈鲁，兵败被废。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沙哈鲁任其第二子弥儿柴亦不刺希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即《明史》之亦不刺金）为法尔斯省总督。亦不刺希常驻失刺思，卒于一四三五年（明宣宗宣德十年）。一四五二年（景泰帝三年），哈烈国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克失刺思。不久，即为突厥马人（Turkomans）所逐。十六世纪初，为亦思美尔索非（Ismael I. Sofy）



征服。《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设刺子。其城建于回教初元。古代法尔斯首府曰亦思塔克尔 (Istakhr = Persepolis)。

## 七 明与亦思弗罕及乞力麻儿之交通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一)。永乐十四年，使俺都淮(二)、撒马儿罕者，道经其地，赐其酋(三)文绮诸物。十七年(四)，偕邻国失刺思共贡狮、豹、西马，赉白金、钞币。使臣辞还，命鲁安等送之。有马哈木者，愿留京师，从其请。成化十九年，与撒马儿罕共贡狮子、名马、番刀、兜罗(五)、锁幅(六)诸物。赐赉有加。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七)遣使臣迷儿阿力朝贡，或云即亦思弗罕。(《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 俺的干 (Andekan) 在费尔干那 (Ferghana)，距亦思弗罕 (Isfahan) 甚远。而《明史》谓相近者误也。丁谦《明史西域传考证》谓即波斯西南阿德罕城，其说或确。然元太祖时，蒙古兵力尚未及亦思弗罕也。

(二) 俺都淮 (Andkhui) 在巴里黑西北，为呼罗珊境内小邑。今仍存在。

(三) 公元一四〇三年 (永乐元年)，帖木儿封其孙弥儿柴鲁思忒姆 (Mirza Rustem) 于亦思弗罕。鲁思忒姆为俄玛儿夏克之子，一四〇八年 (永乐六年)，为其兄

法尔斯王皮儿摩哈美德所逐。皮儿死，又为爱斯基（Mirza Eskender）占领。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沙哈鲁复王鲁思忒姆于亦思弗罕。以后保有王位，至一四四五年（明英宗正统十年）始卒。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突厥马（Turkoman）之白羊朝（White Sheep）始祖乌桑哈散 Uzzan Hassan 杀萨马儿罕算端阿布赛德（Sultan Abu Said）后，奄有帖木儿帝国版图之大半，占领亦腊克（Irak）及法尔斯两省。十六世纪初叶（明孝宗弘治末），波斯新朝之始祖，亦思美尔索非（Ismael I. Sofy）击败突厥马人，遂全有波斯。

（四）《明史》记永乐十七年，亦思弗罕有使者来中国。据前引文《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哈烈之使者，于一四二一年（永乐十九年）八月，在中国边境遇失刺思及亦思弗罕两国使者。岂《明史》记载有误欤？抑哈烈大使所遇者，别一使节欤？

（五）兜罗，一种毛织物。

（六）锁幅，《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作速夫，毛布之精者也。

（七）亦思把罕（Ispahan）即亦思弗罕，《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亦思法杭。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此城甚古。凯柯拔德（Kaikobad）王都于亦思弗罕。以后逐渐移于苏萨（Susa）、拍赛波立斯（Persepolis）及马达因（Madain）。十一世纪及十二世纪时，塞尔柱克朝（Seldjuk）统治伊兰高原时，亦思弗罕又为临时政治

中心点。十三世纪之初，亦思弗罕及伊兰他境，皆为花刺子模国所征服。成吉思汗时，蒙古人未得至亦思弗罕。《元史》卷二，太宗元年己丑，西域伊思八刺纳城酋长遣使来降。《元圣武亲征录》亦记此事。清乾隆帝敕改之《元史》，作伊斯巴尔城，此为亦思弗罕城，可无疑也。多桑《蒙古史》，亦载法尔斯（Fars）王之弟，往窝阔台大汗之廷献珍物。（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112、291页）

亦思把罕广袤近千里，于西南海中为大国。四面皆海，西北多山，东南皆平沙。王居宏丽，城亦坚壮。产饶，俗朴，食惟麦稔。麦粒粗而甘美，少布帛稻麦，多马驼珠珀。亦有中国人流寓，时贾撒马儿罕以取给。永乐中，遣使四十四人来朝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乞力麻儿（一），永乐中遣使来贡，惟兽皮、鸟羽、鬬褐。其俗喜射猎，不事耕农。西南傍海，东北林莽深密。多猛兽毒虫。有逵巷，无市肆。交易用铁钱。（《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乞力麻儿即沿波斯湾之起儿漫（Kerman）也。十六世纪初，葡人巴波撒（Barbosa）称之曰 Quirimane，其音与乞力麻儿尤近。儿与倪同音。起儿漫产地毯最著名。

吃力麻儿山卑水浅，西南傍海，东北林莽，多毒虫猛兽。得中国雄黄、麝香、磁器甚喜。不事农耕，好射

猎。有逵巷，无市肆。交易无期，用铜钱。永乐中，尝使十一人来朝贡方物，惟兽皮、鸟羽、鬮褐之属。（《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 八 明与讨来思之交通

讨来思（一）地小，周径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二）。妇人主家柄。产牛、羊、马、驼。有布缕毛褐。土宜稜麦，无稻。交易用钱。宣德六年入贡（三）。明年，命中官李贵赉玺书奖劳，赐文绮、彩帛。以地小不能常贡。（《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讨来思即《马哥李罗游记》卷一第十一章之 Tauris。又称之曰塔伯利资（Tabriz）。旭烈兀陷报达后，以报达破坏，乃移都于讨来思。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西班牙国遣往帖木儿朝廷之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经过此地，记其城位于平原上，介于两山之间。左面山甚近城，且极热，流下之水，不可饮。

（二）《明史》此节所谓佞佛，非印度之佛，乃回教也。中国古代著作称耶稣教主及回教主亦曰佛。例如赵汝适《诸蕃志》大秦国条云：“惟诵经礼佛。”所谓佛者，必指耶稣基督也。又大食国条云：“有佛名麻霞勿。”麻霞勿，《唐书》作摩诃末，今人多译作摩罕默德者也。

（三）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任其子弥兰沙

(M. Miran Shah)为阿错贝契省(Azerbeidjan, 塔伯利资即其首府)总督。帖木儿卒后数年,全省为突厥马人所占。

## 九 明与忽鲁谟斯之交通

忽鲁谟斯(一);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赉玺书往诸国,赐其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师。命礼官宴赐,酬以马直。比还,赐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贡。和亦再使。后朝使不往,其使亦不来。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其王赛弗丁(二)乃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宴赐有加。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嗣后遂绝。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故宝物填溢。气候有寒暑,春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民富裕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振助之。人多白皙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麇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丧悉用其礼。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

地多碱，不产草木<sup>(三)</sup>。牛羊马驼皆啖鱼腊<sup>(四)</sup>。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厠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sup>(五)</sup>、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sup>(六)</sup>之属。境内有大山，四面异色。一红盐石，凿以为器，盛食物，不加盐而味自和<sup>(七)</sup>。一白土，可涂垣壁。一赤土、一黄土<sup>(八)</sup>，皆适于用。所贡有狮子、麒麟、鸵鸡、福祿<sup>(九)</sup>、羚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

（一）忽鲁谟斯之名始见于元黄潜撰《海运千户杨枢墓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里模子。十六世纪中叶（明世宗时），葡人巴罗斯（De Barros）尚记忽鲁谟斯为一王国之首城，位于哲龙岛（Djerung）上。岛距波斯大陆有三英里之遙。当时其国实奄有波斯湾两岸诸地也。

（二）巴罗斯又记当明宣德时忽鲁谟斯国王名 Scifadin 在位凡二十年。《明史》之赛弗丁即其译音也。

（三）巴罗斯又谓岛土含盐及硫黄，故不产五谷。与《明史》所谓地多碱者，言相合也。

（四）阿拉伯俄曼之海边，牛羊马驼皆啖鱼腊。依宾拔都他及马哥孛罗皆有记载。

（五）把聃，波斯语 badam 之译音，华言杏仁也。

（六）万年枣，又作千年枣，《新唐书·拂菻国传》作鹑莽，皆即 khurma 之译音。

(七) 元文宗至顺元年依宾拔都他、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葡人巴波撒 (Barbosa)、正德十二年科尔撒里 (Corsali) 皆记忽鲁谟斯岛有盐山。拔都他谓“山产盐，名曰达拉尼 (darani)，土人用制花瓶器具等”。巴波撒谓“忽鲁谟斯城外岛上有山，全为石盐及硫黄所构成。盐块甚大，白而美，土人称为印度盐。船由四方来者，皆运盐而归也”。科尔撒里谓“忽鲁谟斯城附近山产石盐，皆带红色”。

(八)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之福格劳 (Figueras)、清嘉庆十八年之金纳儿 (Kinneir) 二人，皆尝至忽鲁谟斯岛，记其地产彩石，各色皆有。

(九) 《明史》之福祿，《明一统志》注谓美斑之兽，类驴。今西人所称斑马 (zebra)，即此也。

忽鲁谟斯国；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所以国民皆富。国王国民皆奉回回教门，尊谨诚信，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斋戒，风俗淳厚，无贫苦之家，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

人之体貌清白丰伟，衣冠济楚标致。婚丧之礼，悉遵回回教规。男子娶妻，先以媒妁。已通礼讫，其男家即置席请加的。加的者，掌教门规矩之官也。及主婚人并媒人、亲族之长者，两家各通三代乡贯来历，写立婚书已定，然后择日成亲，否则官府如奸论罪。如有人

死者，即用白番布为大殓小殓之衣。用瓶盛净水，将尸从头至足浇洗二三次。既净，以麝香片脑填尸口鼻，才服殓衣贮棺内，当即便埋。其坟以石砌，穴下铺净沙五六寸。抬棺至，则去其棺，止将尸放石穴内，上以石板盖定，加以净土，厚筑坟堆，甚坚整也。

人之饮食，务以酥油拌煮而食。市中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喇澈一应面食，皆有卖者。二三口之家多不举火做饭，止买熟食而吃。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径官寸六分，底面有纹，重官秤四分，通行使用。书记皆是回回字。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止无酒馆。国法饮酒者弃市。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各色技艺皆有，其撮弄把戏，皆不为奇。惟有一样，羊上高竿，最可笑也。其术用木一根，长一丈许。木竿头上止可许羊四蹄立于木。将木立竖于地，扶定，其人引一小白羴羊拍手念诵，其羊依拍鼓舞，来近其竿。先以前二足搭定其木，又将后二足一纵立于竿上。又一人将木一根于羊脚前挨之，其羊又将前两足搭上木顶，随将后二脚纵起，人即扶定其木。其羊立于二木之顶，跳动似舞之状。又将木一段趲之，连上五六段，又高丈许，俟其舞罢，然后立于中木，人即推倒其竿，以手接住其羊，又令卧地作死之状，令舒前脚则舒前，令舒后脚则舒后。又有将一大黑猴，高三尺许，演诸弄般本事了，然后令一



闲人，将巾帕重重折叠，紧缚其猴两眼，别令一人潜打猴头一下，深深避之，后解其帕，令寻打头之人，猴于千百人中径取原人而出，甚为怪也。

其国气候寒暑，春开花，秋落叶，有霜无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四面出四样之物，一面如海边出之盐，红色，人用铁锄如打石一般凿起一块，有三四十斤者，又不潮湿，欲用食，则捶碎为末而用。一面出红土，如银硃之红。一面出白土，如石灰，可以粉墙壁。一面出黄土，如薑黄色之黄，俱着头目守管。各处自有客商来贩卖为用。

土产米麦不多，皆是别处贩来巢卖，其价极贱。果有核桃、把聃果、松子、石榴、葡萄干、桃干、花红、万年枣、西瓜、菜瓜、葱、韭、蕓、蒜、萝卜、甜瓜等物。其胡萝卜红色如藕大者至多。甜瓜甚大，有高二尺者。其核桃壳薄白色，手捏即破。松子长寸许。葡萄干有三四样，一样如枣干，紫色；一样如莲子大，无核，结霜；一样圆颗如白豆大，略白色。把聃果如核桃样，尖长色白，内有仁，味胜核桃肉。石榴如茶钟大。花红如拳大，甚香美。万年枣亦有三样，一样番名噪沙布，每个如拇指大，核小结霜如沙糖，忒甜难吃。一样揆烂成二三十个大块，如好柿饼及软枣之味。一等如南枣样，略大，味颇涩，彼人将来喂牲口。

此处各番宝货皆有，更有青红黄雅姑石，并红刺祖把碧、祖母刺、猫睛、金刚钻。大颗珍珠如龙眼大，重一钱二三分。珊瑚树珠并枝梗、金珀、珀珠、神珠、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各色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剪绒花单，其绒起一二分，长二丈，阔一丈，各色梭幅、撒哈喇毡、毯罗、毯纱、各番青红丝嵌手巾等类皆有卖者。驼马骡牛羊广有。其羊有四样，一等大尾棉羊，每个有七八十斤，其尾阔一尺余，拖着地，重二十余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样，其尾长二尺余。一等斗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毛长拖地，后半截皆剪净，其头面颈额似棉羊，角弯转向前，上带小铁牌，行动有声。此羊性快斗，好事之人喂养于家，与人斗赌钱物为戏。又出一兽名草上飞，番名昔雅锅失，如大猫大，浑身俨似玳瑁斑猫样，两耳尖黑，性纯不恶，若狮豹等项猛兽，见他即俯伏于地，乃兽中之王也。国王亦将船只载狮子、麒麟、马匹、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瀛涯胜览》）

忽鲁谟斯国，自古里国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驼马皆食海鱼干。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畜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碟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

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矢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妆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真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真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货用金银钱、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其酋长感慕恩赐，贡献方物。（《星槎胜览》卷四）

忽鲁谟斯国，其国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其地倚山临海，其国富。以石为城，是多番商。其王修回回教，有礼拜寺，日五度而礼拜，恒斋沐。其俗淳厚。其人白身而魁伟。其男卷发，长衫，善骑射。女编发四垂，黄漆其顶，服长衫。出则色布盖首，红纱蔽面，珥络索金钱，以黛饰眉，花纹饰唇。项佩珠宝、珊瑚、璎珞，四腕俱约金银镯。其婚丧用加的礼。掌礼之官，谓之加的（凡婚礼，男家先宴加的的亲族媒氏，然后二姓述三代谱系，为之书，而后成礼，否则以奸论。丧礼以细白布为大小殓衣，瓶盛净水，三灌尸。以麝脑填口鼻，服衣入棺。坟以石砌，圻藉净沙五六寸。棺至，出尸入圻，石板盖土，筑成隆阜）。其书记用回回字。其市肆咸备。国有酒禁，饮者弃市。其国胜兵、良马、医卜、技

艺，皆冠于西洋。其民有羊猿之戏（羊戏用木尺许，顶平正，可容羊四蹄者树地。一人拍手念诵，羊依拍鼓舞。近木，前足搭木顶，后足跃上，似舞状。人将木断段五六次，接上高丈许。于中推断，接羊置地，羊卧作死状。令舒前足，即前舒之。令舒后足，即后舒之。猿戏以三尺黑猴，演弄毕，令一人帕缚猴眼，别令一人潜击猴首，杂于众中解缚。猴于千人中径取出击首者）。其交易以银钱，名曰那底儿。其利玉石。其谷宜稻麦。其畜宜六扰（银钱径官寸六分，面底有纹，重官秤四分）。其土气有寒暑，有霜雪，少雨多露，春而花开，秋而叶零。有山焉，其阳多红盐，其阴多白垩，其东多丹麓，其西多黄垩。其珍宝之类有八：一曰五色雅姑刺石，二曰粗耙碧，三曰祖母喇，四曰猫睛石，五曰金刚钻，六曰珊瑚，七曰五色玉器皿，八曰大珠，状如龙眼者有之。诸珀谓撒白植。其类有五：一曰金珀，二曰并珀，三曰珠神珀，四曰蜡珀，五曰黑珀。织之类有四：一曰十样锦，剪绒，绒起一分，长二丈，阔一丈。二曰五色梭幅。三曰撒哈刺毯纱。四曰青红丝嵌手巾。羊之类有四：一曰九尾羊，二曰大尾羊，三曰狗尾羊，四曰斗羊（一等尾阔尺余拖地，重二十余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尾长二尺余。一等斗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留毛，后剪净，头似绵羊，角弯向前，上带铁牌，行动有声，此

羊快斗，好事者畜之，以博钱物)。有兽焉，其状如猫，质如玳瑁，黑耳而性仁，出则百兽伏地，其名曰草上飞，番名曰昔雅锅失。其萝卜状如藕而红色。其胡桃质薄而白。其松子长寸许。其葡萄四等，有如莲子色白而无核者，有如白豆圆而白者，有红者，有紫者。有果焉，状如胡桃，尖长色白，内仁甘美者，名曰把聃果。其石榴花如拳，果如钟。有林檎桃、甘蔗、西瓜。其万年枣一名埃沙布，凡三等。有状如拇指，小核而结霜，味如石蜜者。有接烂而成软块，味如柿者。有状如南枣者而味涩，是用养牲者。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遣其臣将麒麟等物，并备金叶表文，跟随西洋宝船进贡）。（《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忽鲁谟斯在西南海中，东连大山，自古里国十昼夜至。土沃民饶，广麦少谷。垒石为城屋。山五色皆盐，凿为槃碟，因餐焉。男子伟貌拳发，穿长衫，善骑射。女子编发四垂，漆顶。出则布幔兜头，用青红纱布蔽面，两耳轮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点眼眶唇脸花纹为美饰。市用金银钱。产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绒毯。或曰产大马、西洋布、驼鸡、福祿、灵羊。喜作佛事、歌舞，俗颇淳直。永乐三年，遣使来朝，贡方物及驼鸡。上命侍臣金幼孜为之赋。驼鸡如鹤，长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驼，行亦如之。其国又云忽

鲁母思，或曰忽鲁母思国小，土瘠产薄，在东南海中。皆莫考。（《皇明世法录》卷八二）

忽鲁谟斯在西南海中。东连大山，西傍海。国中土厚，宜耕种。人质直，状貌伟硕。喜作佛事，常歌舞，恶杀。前代无考。自古里国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地无草木。牛羊驼马皆食海鱼干。本朝永乐初，遣使朝贡。七年，中官郑和往赐其国。酋长感慕天恩，躬献方物及驼鸡。儒臣金幼孜作赋曰：

“永乐己亥秋八月旦吉，西南之国有以异禽来献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载籍而难辨。皇帝御奉天门，特以颁示群臣。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愕，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其为状也，驰首凤喙，鹤颈鳧臆，苍距矫攫，修尾齿岑，雄姿逸态，鸷武且力，衡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驼鸡，生彼番国。想其质胞火德，体孕阳精。目含碧而星耀，顶凝紫而云蒸。颯凌风以耸拔，翼摩空而崢嶸。冠峨峨以高翥，声胶胶而振腾。岂羽毛之同族，实异状而殊形。感圣德之远被，将献琛于天庭尔。其分重译，辞海陬，贮以雕笼，载以长舟。风驭指以前路，川后导以安流。鸱鹏相参以回翔，精卫从之而夷犹。骇天吴兮走列缺，慑苍螭兮奔素虬。晞晨光于暘谷，弄夕景于瀛洲。倏忽万里，达于九重。阔步长趋，气凌大空。性实驯狎，貌甚雍容。昂首拂青云，鼓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



2 028 0496 5

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瑤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繫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洎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蓄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旋为盘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其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纱布以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项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纓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梭幅、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殊域周咨录》卷九）